

437

金粉世家

集續

張恨水著 第二冊

William



行印局書界世

第八集目次

- 第六十七回 一客遠歸來落花早謝 合家都怵悅玉樹雙輝
- 第六十八回 堂上說狂歡百優誌慶 車前驚乍過迎伴留痕
- 第六十九回 野草閑花突來空引怨 翠簾繡幕靜坐暗生愁
- 第七十回 救友肯馳驅彌縫黑幕 釋囚何慷慨接受黃金
- 第七十一回 四座驚奇引觴成眷屬 兩廂默契墜帕種相思
-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財難中求助 逍遙爲急使忙裏偷閑
- 第七十三回 扶榻問黃金心醫解困 並頭嘲白髮蔗境分甘
- 第七十四回 三戒異時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壽斷句寫哀思
-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樓祝嘏開小宴 酒酣謝席赴約賞濃裝

第六十七回 一客遠歸來落花早謝 合家都怵悅玉樹雙輝

鳳舉好容易熬到了次日早上，先到燕西書房裏坐着，派人把他催了出來。燕西一來，便道：這件事不怨我們照應不到，他要變心，我們也沒有什麼法子。鳳舉皺了眉，跌着脚道：花了錢，費了心血，我都不悔。就是逃了一個人，朋友問起來，面子上難堪得很。燕西道：這也無所謂，又不是明媒正娶的，來十個也不見得什麼榮耀，丟十個也不見得損失什麼面子。鳳舉道：討十個固然沒有什麼面子，丟十個那簡直成了笑話了。這都不去管他。只求這事保守一點祕密，不讓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萬幸了。燕西道：要說熟人，瞞得誰過。要說社會上，只要不在報上披露出



來，也值不得人家注意。燕西說時，鳳舉靠了沙發的靠背斜坐着，眼望着天花板，半晌不言語，最後長歎了一聲。燕西道：人心真是難測，你那樣待他好，不到一年，就是這樣結局。由此說來，金錢買的爱情，那是靠不住的。鳳舉又連嘆了兩聲，又將腳連蹙了幾下。燕西看他這樣懊喪的樣子，就不忍再說了，呆坐在一邊，對坐着沉默了一會子。鳳舉問道：你雖寫了兩封信告訴我，但是許多小事情，我還不知道，你再把經過的情形，詳細對我說一遍。燕西笑道：不說了，你已夠懊悔的，說出來，你心裏更會不受用，我不說罷。鳳舉道：反正是心裏不受用的了，你完全告訴我，也讓我學一個乖。燕西本來也就覺得肚子裏藏不住這事了，經不得鳳舉再三的來問，也就把自己在電影院裏碰到晚香和晚香兩個哥哥，也搬到家裏來住，種種不堪的事，詳細細細的一說。



鳳舉只管坐着聽，一句話也不答，竟把銀盒盛的一盒子烟捲，都抽了一半。直等燕西說完，然後站起來道：寧人負我罷。停了一停，又道：別的罷了，我還有許多好古玩字畫，都讓他給我帶走了，真可惜得很。燕西道：人都走了，何在乎一點古董字畫。鳳舉道：那都罷了，家裏人對我的批評怎麼樣？燕西道：家裏除了大嫂，對這事都不關痛癢的，也無所謂批評。至於大嫂的批評如何，那可以你自己去研究了。鳳舉笑了一笑，便走開了。走出房門後，又轉身來道：你可不要對人說，我和你打聽這事來了。燕西笑道：你打聽也是人情，我也犯不着去對那個說。鳳舉這才走了。可是表面上，雖不見得就把這事掛在心上，但是總怕朋友見面問起來，因之回家來幾天，除了上衙門而外，許多地方都沒有去。回了衙門就在家裏。佩芳心裏暗喜，想他受了這一個打擊，也許已經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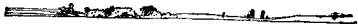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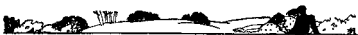
悟了。這日星期，鳳舉到下午兩點鐘還沒有出門，佩芳道：今天你打算到那裏去消遣？鳳舉笑道：你總不放心我嗎？但是我若老在上海不回來，一天到晚在僚子裏也可以，你又怎樣管得了呢？佩芳道：你真是認識好歹。我怕你悶得慌，所以問你一問，你倒疑心我起來了嗎？鳳舉笑道：你忽然有這樣的好意待我，我實在出於意料以外。你待我好，我也要待你好才對。那末，我們兩人，一塊兒出門去看電影罷。佩芳道：我不好怎樣罵你了，你知道我是不能出房門的，你倒要和我一塊兒去看電影嗎？鳳舉笑道：真是我一時疏忽，把這事忘了。我爲表示我有誠意起見，今天我在家裏陪着你了。佩芳道：話雖如此，但是要好也不在今天一日。鳳舉道：老實告訴你罷。我受了這一次教訓，對於什麼娛樂，也看的淡得多了，對於娛樂，我是一切都引不起興趣來。佩芳笑道：你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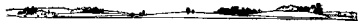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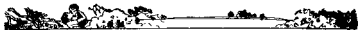
話簡直該打。你因爲得不着一個女人，把所有的娛樂都看淡了。據你這樣說，難道女人是一種娛樂，把娛樂和他看成平等的東西了。這話可又說回來了，像那些女子，本來也是以娛樂品自居的。鳳舉笑道：我不說了。我是左說左錯，右說右錯。我倒想起來了，家庭美術展覽會，不是展期了嗎？那裏還有你的大作，我不如到那裏消磨半天去。佩芳笑道：你要到那裏去，倒可以看到一樁新聞。我妹妹現在居然有愛人了。鳳舉原是坐着的，這時突然站立起來，兩手一拍道：這真是一樁新聞啦。他逢人就說守獨身主義，原來也是紙老虎。他的愛人，不應該壞，我倒要去看看。佩芳道：這又算你明白一件事了。女子沒有愛人的時候，都是守獨身主義的。一到有了愛人，情形就變了。難道你這樣專研究女人問題的，這一點兒事情都不知道。鳳舉笑道：專門研究女人問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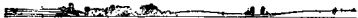


的這個雅號，我可擔不起。佩芳道：你本來擔不起，你不過是專門侮辱女子的罷了。鳳舉不敢和佩芳再談了，口裏說着我倒要去看看，我這位未來的連襟，是怎樣一個尊重女性者？一面說着話，一面便已將帽子戴起，忽忽的走到院子裏來了。今天是星期，家裏的汽車，當然是完全開出去了。鳳舉走到大門口，見沒有了汽車，就坐了一輛人力車到公園來。這車子在路上走着，快有一個鐘頭，到了公園裏，遇到了兩個熟人，拉着走路談話，耗費的光陰又是不少，因此走到展覽會的會場，已掩了半邊門，只放遊人出來，不放遊人進去了。鳳舉走到會場門口，正待轉身要走，忽然後面有一個人嚷道：金大爺怎樣不進去？鳳舉看時，是一個極熟的朋友，身上掛了紅綢條子，大概是會裏的主幹人員。因道：晚了不進去了。那人就說自己熟人，不受時間的限制，將鳳舉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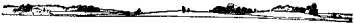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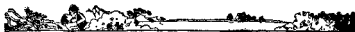
了進去了。走進會場看時，裏面許多隔架，陳設了各種美術品，裏面却靜悄悄的，只有會裏幾個辦事員，在裏面徘徊。其中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有兩個鳳舉認識的，和他點了點頭。鳳舉也就點了點頭，但是其中並不見有吳藹芳，至於誰是他的愛人，更是不可得而知了。因之將兩手背在身後，挨着次序，將美術陳列品一樣一樣的看了去。看到三分之二的時候，却把佩芳繡的那一架花卉找到了。鳳舉還記得當佩芳繡那花的時候，因為忙不過來，曾讓小憐替他繡了幾片葉子。自己還把情苗愛葉的話去引小憐，小憐也頗有相憐之意。現在東西在這裏，人却不知道到那裏，雙宿雙飛去了。自己呢，這一回又在情海裏打了一個滾，自己覺得未免太沒有豔福了。心裏這樣想着，站定了腳，兩隻眼睛，只管注視着那架繡花出神，許久許久，不曾移動。這個時候，心神定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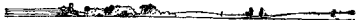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便聽到一種喁喁之聲，傳入耳鼓，忽然省悟過來，就傾耳而聽，這聲音從何而來。仔細聽時，那聲音發自一架繡屏之後。那繡屏放在當地，是朝南背北的。聲音既發自繡屏裏，所以只聽到說話的聲音，並不看見人。而且那聲音，一高一低，一強一柔，正是男女二人說話，更可以吸引他的注意了，便索興呆望着那繡花，向下聽了去。只聽到一個女的道：天天見面，而且見面的時間又很長，爲什麼還要寫信。又有一個男的帶着笑聲道：有許多話，嘴裏不容易那樣婉轉的說出來。惟有筆寫出來，就可以曲曲傳出。女的也笑道：據你這樣說，你以爲你所寫給我的信，是曲曲傳出嗎？男的道：在你這種文學家的眼光看來，或者覺得膚淺，然而在我呢，却是盡力而爲了。這受限於人力的事，叫我也無可如何呀。女的道：不許再說什麼文學家哲學家了。第二次你再要這樣





第六十七回

說，我就不依你了。男的道：你不依我，又怎麼辦呢？請說出來聽聽。女的忽然失驚道：呀！時間早過了，我們還在這裏高談闊論呢。女的說這句話時，和平常人說話的聲音一樣高大，這不是別人，正是二姨吳藹芳。鳳舉一想，若是他看到了我，還以為我竊聽他的消息，却是不大妙，趕緊向後退一步，就要溜出會場去，但是這會場乃是一所大殿，四週只有幾根大柱子，並沒有掩藏的地方，因之還不會退到幾步，吳藹芳已經由繡屏後走將出來。隨着又走出一個漂漂亮亮的西裝少年，臉上是笑嘻嘻地，鳳舉一見，好生面熟，却是一時又想不起在什麼地方會和他見過。自己正這樣沉吟着，那西裝少年，已是用手扶着那呢帽的帽沿，先點了一個頭。吳藹芳就笑道：呵！是姐夫。我聽說前幾天就回來了。會務正忙着，沒有看你去，你倒先來了。那西裝少年也走進前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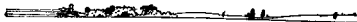
步，笑道：大爺，好久不見，我聽到密斯吳說，你到上海去了。燕西今天不會來嗎？他這樣一提，鳳舉想起來了，這是燕西結婚時候作儂相的衛璧安。便笑着上前，伸手和他握了一握手。笑道：我說是誰，原來是密斯脫衛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鳳舉這幾句話，說得語無倫次，不知所云。衛璧安却是不懂。但是藹芳當他一相見時，便猜中了他的意思，及至他說話時，臉上現出恍然大悟之色，更加明白鳳舉的來意。却怕他儘管向下說，直道出來了，衛璧安會不好意思，便笑道：姐夫回來了，我……藹芳說到這裏，一個們字，幾手連續着要說將出來。所幸自己發覺得快，連忙頓了一頓，然後接着道：應該要接風的。不過上海這地方，有的是好東西，不知道給我帶了什麼來沒有？鳳舉耳朵在聽藹芳說話，目光却是在他兩人渾身上下，看了一週。藹芳說完了，鳳舉還是觀察着未停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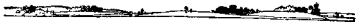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七回

口裏隨便答應道：「要什麼東西呢？等我去買罷。」藹芳笑道：「姐夫，你今天
在部裏喝了酒來嗎？我看你說話有點心不在焉。」鳳舉醒悟過來，笑道：
「並不是喝醉了酒，這陳到品裏面，有一兩樣東西，給了我一點刺激。我
口裏說着話，總忘不了那事。哦！你是問我在上海帶了什麼禮品沒有
嗎？說着，皺了一皺眉頭，歎一口氣道：「上海除了舶來品，還有什麼可買
的？」上一次街就是舉行一次提倡洋貨。藹芳笑道：「姐夫，你不用下許多
轉筆，乾脆就說沒有帶給我，豈不是好？」我也不能綁票一樣的強要啊。
鳳舉笑道：「有是有點小東西，不過我拿不出手。那一天有功夫，你到舍
下去玩玩，讓你姐姐拿給你罷。最好是密斯脫衛也一同去，我們很歡
迎的。」衛璧安覺得他話裏有話，只微笑了一笑，也就算了。鳳舉本想還
開幾句玩笑，因會場裏其他的職員也走過來了，他們友誼是公開的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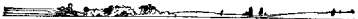


愛情却未曾公開，不要胡亂把話說出來了。因和衛璧安握了一握手道：「今天晚了，我不參觀了，那一天有功夫再來罷。」說畢，便走出會場來了。吳藹芳往常見着，總要客客氣氣在一處多說幾句話的。現在却是默然微笑，讓鳳舉走去。鳳舉心裏恍然回得家來，見了佩芳，笑道：「果然，你妹妹眼力不錯，找了那樣好的一個愛人。」佩芳笑道：「你出乎意料以外罷。你看看他們將來的結果怎麼樣，總比我們好。」鳳舉正有一句話要答覆佩芳，見他兩個眉頭，幾乎皺到了一處，臉上的氣色，就不同往常，一陣陣的變成灰白色，他雖極力的鎮靜着，似乎慢慢的要屈着腰，才覺得好過似的。因此在沙發椅子上坐了一會，又站了起來，站了起來，先靠了衣櫥站了，復又走到棹子邊倒一杯茶喝了，只喝了一口，又走到床邊去靠住。鳳舉道：「你這是怎麼了？要不是……佩芳連忙





站起來道：不要瞎說，你又知道什麼？鳳舉讓他將話一蓋，無甚可說的了。但是看他現在的顏色，的確有一種很重的痛苦似的。便笑道：你也是外行，我也是外行，這可別到臨時抱佛脚，要什麼沒有什麼。寧可早一點預備，大家從容一點。佩芳將一手撐着腰，一手扶了棹沿，側着身子，皺了眉道：也許是吃壞了東西，肚子裏不受用。我爲這事，看的書不少，現在還不像書上說的那種情形。快開晚飯了，這樣子，晚飯我是吃不成功的，你到外面去吃飯罷，這裏有蔣媽陪着我就行了。鳳舉道：這不是鬧着玩的。書上的話，沒有實驗過，知道準不準？你讓我去給產婆通個電話，看他怎樣說罷。佩芳道：那樣一來，你要鬧……一句話不曾說完，深深的皺着眉哼了一聲。鳳舉道：我不能不說了，不然，我負不起這一個大責任。說畢，也不再徵求佩芳的同意，竟自到金太太這邊來。





金太太正和燕西梅麗等吃晚飯。看到鳳舉形色倉惶走了進來，就是一驚。鳳舉叫了一聲媽，又淡笑了一笑，站在屋子中間。金太太連忙放筷子碗，站將起來，望着鳳舉臉上道：「佩芳怎麼樣？」鳳舉微笑道：「我摸不着頭腦，你老人家去看看也好。」金太太用手點了他幾點道：「這孩子，這是什麼事，你還是如此不要緊的樣子。」金太太一走，燕西首先亂起來，便問鳳舉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是大嫂臨產了。鳳舉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我看他屋子裏起坐不安，我怕是的，所以先來對母親說一說。」燕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還有什麼疑問，一定是的。你還不趕快打電話去請產婆。產婆不見得有汽車罷，你可以先告訴車房，留下一輛車子在。家裏。」鳳舉道：「既是要派汽車去接他，乾脆就派汽車去得了，又何必打什麼電話？」在屋子裏，梅麗是個小姐，清秋是一個未開懷的青春少婦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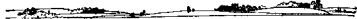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七回

自然也不便說什麼。他兄弟兩人，一個說的比一個緊張，鳳舉也不再考量了，就按着鈴，叫一個聽差進來，吩咐開一輛汽車去接產婆。這一個消息傳了出去，立刻金宅上下皆知。上房裏一些太太少奶奶小姐們，一齊都擁到佩芳屋子裏來。佩芳屋子裏坐不下，大家擠到外面屋子裏來。佩芳皺了眉道：「我叫他不要言語，你瞧他這一嚷，鬧得滿城風雨。」金太太走上前，握了佩芳一隻手，按了一按，閉着眼，偏了頭，凝了一凝神，又輕輕就着佩芳耳邊，輕輕的說了幾句，大家也聽不出什麼話，佩芳却紅了臉，微搖着頭，輕輕的說了一個不字。二姨太太點了點頭道：「大概還早着啦。這裏別擁上許多人，把屋子空氣弄壞了。大家聽說，正要走時，家裏老媽子提着一個大皮包，引着一個穿白衣服的矮婦人來了，那正是日本產婆。這日本產婆後面，又跟着年紀輕些的兩個





女看護。大家一見產婆來了，便有個的實的消息，要走的也不走，又在這裏等着報告了。產婆進了房去，除了金太太，都擁到外面屋子來了。據產婆說，時候還早，只好在這裏等着了。鬧了一陣子，不覺夜深，佩芳在屋子裏來往徘徊，坐立徬徨，只問產婆，你給我想點法子罷。金太太雖是多兒多女的人，看見他的樣子，似乎很不信任產婆，便出來和金銓商量。金銓終日紀念着國家大政，家裏兒女小事，向來不過問的。今天晚上，却是口裏唧着雪茄，背着兩手，到金太太屋子裏來過兩次。到了第三次頭上，金銓便先道：太太，這不是靜候佳音的事，我看接一位大夫來瞧瞧罷。金太太道：這產婆是很有名的了。而且特意在醫院裏帶了兩個看護來。另找一個大夫來，豈不是令人下不去嗎？金銓道：那倒不要緊，還找一位日本大夫就是了。他們都是日本人，商量商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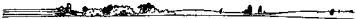
也好。可以幫產婆的忙，自然是好。不能幫他的忙，也不過花二十塊錢的醫金，很小的事情。金太太點點頭，於是由金銓吩咐聽差打電話，請了一位叫井田的日本大夫來。而在這位大夫剛剛進門的時候，鳳舉在外面也急了，已經把一位德國大夫請了來，兩位大夫，在客廳裏面却是不期而遇。好在這些當大夫的，很明瞭闊人家治病，決不能信任一個大夫的，總要多找幾個人看看，才可以放心。因此倒也不見怪，就分作先後到佩芳屋子裏去看了看，又問產婆的話，竟是很好的現象，便對鳳舉說并用不着吃什麼藥，也用不着施行什麼手術，只要聽着產婆的話，安心待其瓜熟蒂落就是了。兩個大夫，各拿了幾十塊錢，就是說了這幾句話就走了。在這時，賬房賈先生，又向鳳舉建議，請了一位中醫來。這位中醫是賈先生的朋友，來了之後，聽說並不是難產，就

沒有進去診脈，口說了幾個助產的丹方也就走了。大家直鬧了一晚，鳳舉也是有點疲乏。因為產婆說，大概時候還早，就在外面燕西書房裏，和衣在沙發上躺下。及至醒來時，只見小蘭站在榻邊，笑道：大爺大喜啊！太太叫你瞧孩子去，挺大的個兒，又白又胖的一個小小子。鳳舉揉着眼睛坐了起來，便問道：什麼時候添的，怎麼先不來叫我一聲兒？小蘭道：添了一個多鐘頭了。有人說叫大爺來看。太太說，別叫他，他起來了，也沒他的什麼事，讓他睡着罷。現在孩子洗好了，穿好了，再來叫你了。鳳舉牽扯着衣服，一面向自己院子裏來。剛進院子門，就聽到一陣嬰兒啼哭之聲，那聲音還是很宏亮。鳳舉走到外邊屋子裏，還不會進去，梅麗就嚷道：大哥，快瞧瞧你這孩子，多麼相像啊！鳳舉一腳踏進屋時，却看到金太太兩手向上托着一個絨衣包裹的小孩，梅麗拉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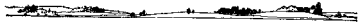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七回

鳳舉上前，笑道：「你瞧，你瞧，這兒子多麼像你啊！鳳舉正俯了身子，看這小孩，忽聽得鶴蓀在窗子外問道：『媽還在這裏嗎？』金太太道：『什麼事？你忙着這個時候來找我。』鶴蓀道：『不知道產婆走了沒有，若是沒走，讓他等一會子。』佩芳原是高高的枕着枕頭，躺在床上，眼睛望了桌上那芸香盒子裏燒的芸香，凝着神在休息着。聽了鶴蓀的話，笑道：『我說慧兒怎麼沒有來露過面，正納悶呢，原來他也是今天，那就巧了。』金太太從從容容的，將小孩雙手捧着交給佩芳，笑道：『我也是這樣說，他那樣一個好事的人，那能够不來看看。或者因為頂着大肚子有點害臊，所以我也就沒追問了。他倒有耐性，竟是一聲兒也不響。』金太太說着這話，已經是出了房門了。鶴蓀見母親出來了，笑道：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你老人家先別嚷。』金太太道：『這又不是什麼祕密事情，你們爲什麼都犯』





了這種毛病，老是不願先說，非事到臨頭不發表。鶴蓀笑道：是他們身上的事，他要不對我說，我怎樣會知道？金太太也不和他辨論，已是走得很快的，走進房來，只見慧厂坐在桌子邊，一手撐着腰，一手在桌上抹着牙牌，過五關。金太太心裏想着，他一定也是和佩芳一樣，無非是嬌啼婉轉。現在見他還十分鎮靜，倒有些奇怪。不過看他的臉上，也是極不自然，便道：你覺得怎麼樣？慧厂將牌一推，站了起來，笑道：我實在忍耐不住了。只說得這一句，臉上的笑容，立刻就讓痛苦的顏色，將笑容蓋過去了。金太太伸着兩手，各執住慧厂的一雙手腕，緊緊的按了一按，失聲道：啊！是時候了。你怎麼聲張得這樣緩呢？鶴蓀見母親如此說，情形覺得緊張，便笑道：怎麼樣？金太太一回頭道：傻子。還不打電話去叫產婆快來。鶴蓀聽了這話，才知這是自己耽誤了事，趕快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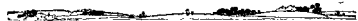


出去，吩咐聽差們打電話。大家得了這個消息，都轟傳起來。說是這喜事不發動則已，一發動起來，却是雙喜臨門，太有趣了。上上下下的人，鬧了一宿半天，剛剛要休息，接上又是一陣忙碌。所幸這次的時間，要縮短許多，當日下午三點鐘，慧厂也照樣添了一個白胖可愛的男孩。當佩芳男孩安全落地之時，金銓因為有要的公事，就出門去了。直到下午四點多鐘回來，金太太却笑嘻嘻的找到書房裏來，笑道：恭喜恭喜！你添孫子了。金銓摸着鬍子道：中國人這宗法社會觀念，總打不破，怎麼你樂得又來恭喜了。金太太道：這事有趣得很，我當然可以樂一樂。金銓道：樂是可以樂，但是我未出門之先，我早知道了，回來還要你告訴我作什麼？難道說你樂糊塗了嗎？金太太道：鬧到現在，大概你還不知道。我告訴你罷。你出去的時候，知道添了孩子，那是一件事。現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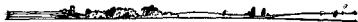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告訴你添了孩子，可又是一件事了。金銓道：那是怎麼說？我不懂。金太太笑道：你看看巧不巧，慧兒也是今天添的孩子。自你出門去以後，孩子三點鐘落地，我忙到現在方才了事。金銓笑道：這倒很有趣。兩個孩子，那個好一點。金太太道：都像他老子。金銓笑道：這話還得轉個彎，不如說是都像他爺爺罷。金太太道：別樂了，你給他取個名字是正經。將來這兩個小東西，讓他就學着爺爺罷。金銓且不理會他夫人的話，在皮夾子裏取出一枝雪茄來，自擦了火柴吸着，將兩隻袖子一籠，便在屋子裏踱來踱去。轉過身，又將兩隻手，背在身後，點點頭道：有了一個叫同先，一個叫同繼罷。金太太道：兩個出世的孩子，給他取這樣古板板的名字，太不活潑了。金銓又背了手，踱了幾週，點了點頭，又搖了一搖頭。金太太笑道：瞧你這國務總理。人家說宰相肚裏好撐船，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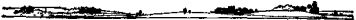


兩個乳名，會費這麼大事。還是我來罷，一個叫着小雙，一個叫着小同，怎麼樣？金銓笑道：很好，就是這個罷。金太太道：還有一件事，要徵求你的同意。不過這件事，你似乎不反對才好。金銓道：什麼事呢？還不會說出來，已經是非我同意不可了，那還用得着徵求我的同意嗎？金太太笑道：你想，一天之間，我們家添兩個孩子，親戚朋友，有個不來起轟的嗎？後日又正是星期，家裏隨便樂一天，你看行不行？金銓道：還有什麼可說的。這種情形，分明是贊成也得贊成，不贊成也得贊成，我還有什麼可說的？金太太笑道：從來沒有這樣乾脆過，今天大概你也是很樂吧？金銓笑道：我雖不見得淡然視之，我也並不把這事認爲怎樣重大。金太太笑道：我不和你討論這些不成問題的話了。於是笑嘻嘻走回自己屋裏，自己計劃着，應當怎樣熱鬧。一面就叫小蘭把燕西梅麗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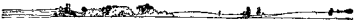
來。梅麗一進門，金太太就笑道：「八小姐，該有你樂的了。後天咱們家裏得熱鬧一下子，你看要怎麼熱鬧才好。二姨太太也是跟着梅麗一路來的。」便笑道：「太太今天樂太發了，累的這個樣子，一點不覺得，這會子對孩子這樣叫起來了。」金太太笑道：「你也熬着今天，算添了孩子了，你就不樂嗎？」陳二姐哩，來把昨天人家送來的茶葉，新沏上一壺，請二姨太太喝一杯，他久不相逢的家鄉味。二姨太太真不料今天有這種殊遇，太太一再的客氣，還要將新得的茶葉，特意泡一壺茶，讓我嘗嘗家鄉味，這實在是「不常見的事」。因笑道：「太太添了兩孩子，我們還沒道喜，倒先要叨擾起來。」金太太先笑着，有一句話不曾答應出來。梅麗笑道：「他老人家，今天真是太高興了。剛才叫了我一聲八小姐，真把我楞住了。我想不出什麼事做的太貴重了，所以媽倒說着我，後來一聽，敢情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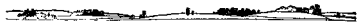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七回

他老人家高興得這樣叫呢。金太太道：你聽聽他這話兒。憑着你親生之母當面，我沒有把你不當是肚子裏出來的一樣看待呀。我要罵你，要打你，儘可以明說，爲什麼我要倒說？人家都說我有點偏心，最喜歡阿七和你呢。阿七罷了，你是另一個母親生的，我樂得人家說我偏心。燕西聽見母親叫他，正同了清秋一塊兒來，剛走到門外，便接嘴道：這話我不承認啦。金太太道：你不承認嗎？大家不但說我偏心向着你，連你的小媳婦，我都有偏愛的嫌疑哩！二姨太太笑道：沒有的話，手背也是肉，手掌也是肉，那裏會對那個厚那個薄？金太太用手點了點二姨太太道：你這話可讓我挑眼了。梅麗不是我生的，算手背算手掌呢？說着，將右手掌翻覆着看了幾看。二姨太太笑道：您瞧着吧？誰是手背，誰是手掌呢？其實這話，不應當那樣說呀。你想，就算我存那個心事，我只一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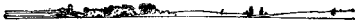
太太是七個，混在一堆兒算，我有多麼合算，我們何必要分那個彼此？我一進來，太太就給我道喜，說我添了兩個孩子。要分彼此的話，我就先沒分了。我真有那個心眼，我也只有放在心裏，不能說出來呀！而且梅麗這東西，他簡直的就不大親近我，和太太自己生的一樣，我不論背地裏當面，都是這樣說的，隨便誰都能證實的，這那是我心眼兒裏的話，我要分個彼此……梅麗道：得了得了，別說了。一說起來，您就開了話匣子。這一篇話，您先來了三個分彼此。梅麗挨着金太太坐的。金太太將手舉着他頭上，盧擊了一擊，笑道：你這孩子，真有些欺負你娘，我大耳光子打你。知道的說你娘把你慣壞了。不知道的還要說我教你狗仗人勢呢。梅麗笑着向清秋這邊一躲，笑道：我惹下禍了，你幫着我一點罷。燕西笑道：今天大家這一個樂勁兒，真也了不得，樂得





第六十七回

要發狂了。連二姨媽，一個有名的吳老實，都能說起來。梅麗笑着對清秋道：你瞧，媽喜歡小孩子，喜歡到了什麼地步。要不，你趕快的……清秋不等他向下說完，暗地裏握着他的手胳膊，輕輕擰了一把，對他飄了一眼道：你還瞎說。梅麗笑着又避到燕西這邊來。燕西道：別鬧了，別鬧了。媽不是叫我們來有話說的嗎？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呢？金太太於是把計畫着的事一說，大家都歡喜起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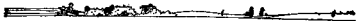


原书空白页



第六十八回 堂上說狂歡召優誌慶 車前驚乍過迎伴留痕

金太太笑對大家道：叫你們來，那裏還有什麼重要的事說。後天咱們家裏要熱鬧一番，你們建個議，怎樣熱鬧法子？燕西道：唱戲是最熱鬧的了。省事點呢，就來一堂大鼓書。梅麗道：我討厭那個。與其玩那個，還不如叫一場玩戲法兒的呢。燕西道：唱大戲是自然贊成者多，就是怕戲台趕搭不起來。梅麗道：還有一天兩整晚哩，爲什麼搭不起來。燕西道：戲台搭起來了，邀角也有相當的困難。金太太道：你們哥兒幾個，玩票的玩票，捧角的捧角，我有什麼不知道的。漫說還有兩天限期，就是要你們立刻找一班戲子來唱戲，也辦得到的。這時候，又向着我假





惺惺。燕西笑道：戲子我是認得幾個，不過是別個介紹的。可是捧角沒有我的事。梅麗道：當着嫂子的面，你又要胡賴了。清秋笑道：我向來不干預他絲毫行動的，他用不着賴。金太太道：管你是怎樣認得戲子的，你就承辦這一趟，差使試試看。錢不成問題，在我這裏拿。燕西坐着的，這就拍着手站了起來，笑道：只要有人出錢，那我決可以辦到，我這就去。說着就向外走。金太太道：你忙些什麼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。但是燕西並不曾把這話聽到，已是走到外面去了。金貴因有一點小事，要到上房來稟報。燕西一見，便道：搭戲台是棚鋪裏的事嗎？你去對賬房裏說一聲，叫一班人搭戲台。金貴摸不着頭腦，聽了這話，倒楞住了。燕西道：發什麼楞，你不知道搭戲台是歸那一行管嗎？金貴道：若是堂會的話，搭戲台是棚鋪裏的事。燕西道：我不和你說了。一直就到賬房裏



來，在門外便問道：「買先生在家嗎？」買先生道：「在家，今天喜事重重，我還分得開身來嗎？」燕西說着話，已經走進屋子裏來了。問道：「老賈，若是搭一座堂會的戲台，你看要多少時候？」買先生笑道：「七爺想起了什麼心事，怎麼問起這一句話來？」燕西道：「告訴你罷。太太樂大發了，自己發起要唱戲。這事連總理都同了意，真是難得的事呀。而且太太說了，要花多少錢，都可以實報實銷。買先生笑道：「我的爺，你要我辦事出點力都行。你不要把這個甜指頭給我嘗。就算是實報實銷，我也不敢開謊賬。」

燕西道：「這是事實，我並不冤你。老賈，我金燕西多會查過你的賬的，你幹嗎急？」買先生笑道：「這也許是實情。他這樣說着，臉可就紅起來了。」燕西笑道：「這話說完了，就丟開不談了。你趕緊辦事，別誤了日期。」買先生道：「搭一所堂會的台，這耗費不多了。大功夫，我負這個責任，準不誤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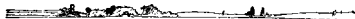


只是這邀角兒的事，不能不發生困難吧？燕西道：這個我們自然有把握，你就別管了。說時按着鈴，手只管放在機上。聽差屋子裏，一陣很急的鈴子響。大家一看是賬房裏的銅牌落下來，就有人道：這兩位賬房先生常是要那官牌子，我就有點不服。說着話時，鈴子還是響。金貴便道：你們別扯淡了。我看見七爺到賬房裏去，這準是他。金榮一聽，首先起身便走，到了賬房裏，燕西的手，還按在機上呢。金榮連叫道：七爺七爺，我來了，我來了。燕西道：你們又是在談賭經，或者是談賭經呢，按這久的鈴，你才能夠來。金榮道：我聽到鈴響就來了。若是按久了，除非是電線出了毛病。燕西道：這個時候，我沒有工夫，和你說這些了。三爺到那裏去了，你知道嗎？你把他常到的那些地方，都打一個電話找找看。我在這裏等你的回話，快去！金榮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，





料着是片刻也不許耽誤的，不敢多說話，馬上就出來打電話。不料鵬振所常去的地方，都打聽遍了，並沒有他的踪影。明知燕西是要找着才痛快的，也只好認着挨罵去回話。他正在爲難之際，只見玻璃窗外有個人影子忽忽過去，正是鵬振，連忙追了出來，嚷道：真是好造化，救星到了。鵬振聽到身後有人嚷，回頭一看，見是金榮，便問道：誰是救星到了。金榮道：還有誰呢？就是三爺呀。於是把燕西找他的話說了一遍。鵬振道：他又惹了什麼大禍，非找我不可！金榮道：他在賬房裏等着呢。金榮也來不及請鵬振去了，就在走廊子外叫道：七爺，三爺回來了。燕西聽說，他就追了出來。一見鵬振，遠遠的就連連招手，笑道：你要給花玉仙找點進款不要，現在有機會了。母親要在孩子的三朝，演堂會戲呢，少不得邀他一角。戲價你愛說多少，就給多少，一點也不含糊。鵬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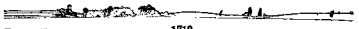
四週看了一眼，因皺着眉道：「一點子事你就大嚷特嚷，你也不瞧這是什麼地方，就嚷起來。」燕西道：「唱堂會，叫你邀一個角兒，這又是什麼祕密，不能讓人知道。」鵬振聽了半天，還是沒有聽到頭腦，就和他一路走到書房裏去，問他究竟是怎樣一回事。燕西一說清楚了，鵬振也笑着點頭道：「這倒是個機會，後天就要人，今天就得開始去找了。我們除自己固定的人而外，其餘別麻煩，交劉二爺一手辦去，說着，就將電話插銷插上，要劉寶善的電話。劉寶善恰好在家裏。一接到電話，說是總理太太自己發起堂會，要熱鬧一番，便道：「你哥兒們別忙，都交給我罷，我就來，不說電話了。」電話掛上，還不到十五分鐘，劉寶善就來了。笑道：「難得的事，金夫人這樣高興。七哥就去說一聲，這事已經全部交我負責辦理就是了。此外還有什麼事，可以一齊交給我辦。」燕西道：「你去辦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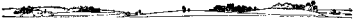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八回

就是了，何必還要先去說上一聲。鵬振笑道：若不去說上一聲，功勞簿上怎樣記這筆賬？劉寶善紅了臉道：府上有什麼大喜事，我九二碼子，敢說不効勞嗎？和金夫人去說一聲，也無非是讓他老人家放心一點的意思，那裏就敢以功自居。鵬振笑道：不要功勞就好，這一筆小小功勞，讓給老七罷。燕西笑道：我幹嗎那樣不講交情，下次還有找人家的時候呢。劉寶善鬧得真有點不好意思，便笑道：我先來擬幾個戲碼罷，不好再請二位更改。於是借着寫字，就避開他兄弟倆的辨論。因問燕西道：把白蓮花也叫來，好不好？燕西道：他在天津，怎麼把他叫來？劉寶善道：一個電話到天津，說是金七爺叫他來，他能不來嗎？燕西沉吟半晌，又笑了一笑，因道：那又會鬧得滿城風雨的。依我說，少他一個人，也不見得就減少興趣。多他一個人，也不見得就增加興趣。劉寶善道：減





是不會減少興趣，可是他若真來了，增加興趣，就不在少處了。燕西笑道：要打電話，我也不攔阻你們，可是別打我的旗號。劉寶善道：只要說是金府上的堂會就得了，不打你的旗號，那是沒有關係的。再說他到了北京來，還怕你不會殷勤招待嗎？燕西沉吟了一會子，笑道：電話讓我自己來打也好。劉寶善笑道：你瞧，馬上就自己露出馬腳來了不是？可是這長途電話，好幾毛錢三分鐘，別在電話裏情話綿綿的，有那筆費用，等他到了京以後，買別的東西送他得了。燕西道：就算要說情話，反正後天就見面了，我爲什麼要花那種錢呢？我是怕他沒有同我親自說話，會疑心人家開玩笑，少不得還要打電話來問的。與其還要他來一次電話，不如就是我自己打電話去罷。而且他打電話來，我未必在家，那就要耽誤時間了。鵬振道：這倒也是事實。既是要他來，當然你





第六十八回

要招待的。這電話，可以到了今天晚上再打，那時候，他正由戲院子裏回了家。你也不必打裏面的電話，到外客廳裏來打電話得了，省得又鬧得別人知道。劉寶善聽他說時，只管向着他微笑。他說完了，才道：嘿！你哥們真有個商量。鵬振道：你知道什麼？你想，我要不叮囑他，由他鬧去，一定會鬧得上下皆知的。那個時候，我們不方便，倒沒有什麼關係，就怕白蓮花來了，從中要受一絲一毫波折，你看這是多難爲情。劉寶善笑道：我有什麼不知道的，我不過和你們說笑話罷了。那末，花玉仙、白蓮花兩個人，就讓你們自己電召。其餘的男女角，都歸我去邀。燕西道：你先擬一個戲單罷。讓我拿進去，老人家瞧瞧。若是戲有更動的話，或者還要特別找幾個人，也未可定。劉寶善道：這話說得是，要不是這樣，臨時才覺得戲有點不對，老人家勁，那就遲了。說着，就把剛才文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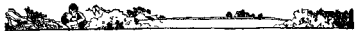
加點擬的一個草單，揉成一團，擰到字紙簍裏去了。却又另拿了一張紙恭恭敬敬的寫了一個戲單子。原來點着幾齣風情戲，如花田錯，貴妃醉酒，都把來改了。燕西將單子接了過來，從頭至尾一看，皺眉道：「你這擬得太不對勁了。老太太聽戲，老實說，不怎樣內行，就愛個熱鬧與有趣。武的如水簾洞，文的如荷珠配，那是最好的了。你來上二進宮，上天台，打金枝這樣整大段的唱工戲，簡直是去找釘子碰。」劉寶善道：「我的七哥，你爲什麼不早說？於是把那張單子接過去，又一把撕了。坐下來，又仔細斟酌着戲碼寫將起來。鵬振笑道：「我真替你着急。這樣一擋子事，你會越辦越糟。你若就先用原先那個單子，我瞧太體還能用。你這平空一捉摸，倒完全不對勁。」劉寶善笑道：「並不是我故意捉摸。我聽七哥說這回堂會是金夫人發起的，年老的人，當然意見和我們不同。」

燕西道：你也不必擬了，你就還把原先那個戲碼膽正罷。縱然要改也，不過一兩樣，比二次三次的強的多。劉寶善現在一點主張也沒有了，就照他們的話，把最先一個單子，從字紙篋裏找了出來，重新膽了一份。燕西拿着，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笑道：這個就很好。你要從新改兩遍，真是庸人自擾。劉寶善在懷裏掏出方手帕，揩着額角上的汗珠，強笑道：得了，這分兒差使，總算沒有巴結上。你兄弟倆的指示，這回是受教良多，下次我就有把握了。燕西也笑了起來，就拿戲單進去。劉寶善却和鵬振依舊在外面等信，約有半個鐘頭，燕西出來了，拍着劉寶善的肩膀道：我說怎麼樣？家母就說這戲碼大體可以，自己用筆圈了幾個，除了這個不必更動而外，其餘聽我們的便。劉寶善將單子接過來一看，只見第一個圈圈，就圈在貴妃醉酒上面。鵬振笑道：你看這事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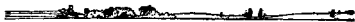


怎麼樣？不是我們猜得很準嗎？劉寶華拱了一拱手笑道：甚爲感激。要不然，我準碰一個大釘子。這是大家快樂的時候，就是我一個人碰釘子，也未免有點難爲情。燕西道：要論起你拿話挖苦我們來，我們就應該讓你碰釘子去。劉寶華拿着單子又拱了幾拱手道：感激感激，這件差事，我已經摸着一些頭緒了，還是交給我罷。鵬振兄弟本來就怕忙，二來也不知堂會這種事要怎樣去接洽，當然是要交給人去辦的。一點也不留難，就讓劉寶華拿着單子去了。有了他這一個宣傳，大家在外面一宣揚，政界裏先得了信，知道金銓一天得兩個孩子，再有幾個輾轉，這消息傳到新聞界去了。有兩家通訊社和金銓是有關係的，一聽說總理添了兩個孫少爺，便四處打電話，打聽這個消息。有這樣說的，有那樣說的，究竟聽不出一個真實狀況來。後來只得冒了重大的





危險，向金宅打電話，請大爺說話。鳳舉又不在家，通訊社裏人說，就隨便請那一位少爺說話罷。聽差找着燕西把話告訴他。燕西彷彿知道父親曾津貼兩家通訊社，可不知道是那家。現在說是通訊社裏的電話，他便接了。那邊問話，恭喜，總理今天一次添兩個孫少爺嗎？燕西答應是的。那通訊社裏便問，但不知是那一位公子添的。燕西雖然覺得麻煩，然而既然說上了，又不便戛然中止，便答道：我大家兄添了，二家兄也添了。通訊社便問，是兩個嗎？燕西就答應是兩個。那邊又問，都是兩個嗎？燕西覺得實在麻煩了，便答應道：都是兩個。說畢，便將電話掛上了。通訊社裏以爲是總理七公子親自說的話，那裏還有錯的。於是大書着，本社據金宅電話，金總理一日得了四個孫子。乃是大公子夫人學生兩個，二公子夫人學生兩個。學生不足奇，同日學生，實爲希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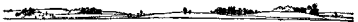


之盛事云云。這個消息一傳出去，人家雖然知道有些捧場的意味，然而這件事很奇，不可放過，無論那家報上，都登了出來。金銓向來起得不晚，九點多鐘的時候，連接着幾個朋友的電話，說是府上有這樣喜事，怎麼不先給我們一個信呢？金銓這才知道報上登遍的了，他一日學生四孫，只得對朋友說了實話，報上是弄錯了。一面就叫聽差，將報拿來看。因為闖人們是不大看報的，金銓也不能例外。現在聽了這話，才將報要來一查。一見報上所載，是有關係的通訊社傳出去的，而且他所得的消息，又是本宅的電話。不覺生氣道：這是誰給他們打電話的，自己家裏爲什麼先造起謠言來？聽差見總理不高興，直挺挺的垂手站在一邊，不敢作聲。金銓道：你去把賈先生請來。聽差答應着去，不多一會兒，賈先生便來了。金銓問道：現在還在家裏拿津貼的那兩家

通訊社，每月是多少钱？買先生聽到這話，倒嚇了一跳。心想一百扣二十，還是和他們商量好了的，難道他們還把這話轉告訴了老頭子不成。金銓是坐在一張寫字台上，手上拿着雪茄，不住的在煙灰缸子上擦灰，眼睛就望着買先生，待他答話。買先生道：現在還是原來的數目。金銓道：原來是多少钱？我已經不記得了。買先生道：原來是二百元一處。金銓道：家裏爲什麼要添這樣一筆開支，從這月起，將他停了罷。買先生躊躇道：事情很少，省了這筆錢……也不見得能補蓋那一方面。沒有這一個倒也罷了，既然有了，突然停止，倒讓他們大大的失望。金銓道：失望又要什麼緊，難道在報上攻擊我嗎？買先生微笑道：那也不見得。金銓道：怎樣沒有？你看今天報上登載我家的新聞嗎？他們造了謠言不要緊，還有說是據金宅的電話，把謠言證實過來。知道的，說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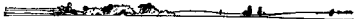


他們造謠言。不知道的，豈不要說我家裏胡亂鼓吹嗎？說着話，將雪茄連在烟灰缸上敲着幾下響。賈先生一看這樣子，是無疏通之餘地的了。只得連答應了幾聲，就退出去了。口裏却自言自語的道：拍馬拍得好，拍到馬腿去了。他這樣一路說着，正好碰着了燕西，燕西便攔住他問道：你說誰拍馬沒有拍着？賈先生就把總理吩咐，停了兩家通訊社津貼的事說了一遍。燕西笑道：糟糕，這事是我害了他。他昨天打電話問我，我就含糊着答應了他們，大概他們也不考量，就作了消息。天下那有那末巧的事，同日添小孩子，還會同是雙胞兒嗎？一路說着，就同到賬房裏來。賈先生道：你一句話，既是把人家的津貼取消，你得想點法子，還把人家津貼，維持着才好。燕西道：總理今天剛發了命令，今天就去疏通，那明擺着是不行。他們是什麼時候領錢？賈先生道：就是





這兩天，往常都領過去了，惟有這個月，我有事壓了兩天，就出了這個岔兒。燕西笑道：那有什麼難辦的，你就倒填日月，發給他們就是了。不然，我也不管這事，無奈是我害得人家如此的，我良心上過不去，不能這樣。賈先生躊躇着道：不很妥當吧，您要是不留神，給我一說出來，那更糟了。燕西道：是我出的主意，我那有反說出來之理。賈先生笑道：好極了，明天我讓那通信社，多多捧捧七爺的人兒罷。燕西爲着明日的堂會，正忙着照應這裏，那有工夫過問這些閒事，早笑着走開了。這一天不但是金家忙碌，幾位親戚家裏，也是趕着辦好禮物，送了過來。清秋因爲自己家裏清寒，抵不上那些親友的豪貴，平常是不主張母親和舅舅向這邊來的，不過這次家中一日添雙了，舉家視爲重典，母親也應當來一次才好，因此趁着大家忙亂，私下回娘家去了一轉，留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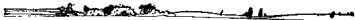
下幾十塊錢，叫母親辦一點小孩兒東西。又告囑母親明日要親去道喜。冷太太聽說金家要大會親友，也是不願來，但是不去，人情上又說不過去，只是對清秋說，明天到了金家要多多照應一點。清秋道：那也沒有什麼，反正多客氣少說話，總不會鬧出錯處來。叮囑一遍，就忽忽的回來，自己是坐着人力車的，剛要到家門，只見後面連連一陣汽車喇叭響，一回頭，汽車挨身而過，正是燕西和一個年輕的女子坐在裏面，燕西臉正向了那女子笑着說話，却沒有看到清秋。讓汽車過去了，清秋立刻讓車夫停住，給了車錢，自走回家來。他走到門口，號房看見，却吃了一驚，便迎着上前道：七少奶沒坐車嗎？清秋笑道：我沒有到那裏去，我走出胡同去看看呢。號房見他是平常衣服，却也信了，等他進去以後，却去告訴金榮道：剛才七爺在車站上接白蓮花來，少奶知道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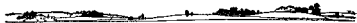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八回

了，特意在大門外候着呢。金榮道：我們這位少奶奶，很好說話，大概不至於那樣的，可是他一人到門口來作什麼呢，我還是給七爺一個信兒的好。於是走到小客廳裏，在門外逡巡了幾趟，只聽到燕西笑着說，難得你到北京來的，今天晚上，我得陪你那兒玩玩去才好。金榮輕輕的自言自語道：好高興，真不怕出亂子呢。接上又聽到鵬振道：別到處去瞎跑了，到綠陰飯店開個房間打牌去罷。金榮一聽，知道屋子裏不是兩個人，這才放重脚步，一掀簾子進去。見燕西和白蓮花坐在一張沙發上，鵬振又和花玉仙坐在一張沙發上。於是倒了一倒茶，然後退了站着一邊，燕西對他看時，他却微微點了點頭。燕西會意，於是走到隔壁小屋子裏去，隨後金榮也就跟着來了。燕西問道：有什麼事嗎？金榮把號房的話說了一遍。燕西道：不是他一個人出去的吧？金榮却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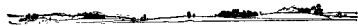
是不知道，只是聽到號房如此說的。燕西沉吟了一會，因輕輕的道：不要緊的，不必對別人說了。燕西依舊和白蓮花在一處說笑了一會，不過放心不下，就走回自己院子裏來，看看清秋作什麼，只見他站在那株盤松下面，左手攀着松枝，右手却將松針一根一根的，扯着向地下扔，目不轉睛的却望了天空，大概是想什麼想出了神呢。燕西道：你這是作什麼？清秋猛然聽到身邊有人說話，倒吃了一驚。因手拍着胸道：你也不作聲的就走了來，倒嚇我一跳！燕西道：你怎麼站在這兒？清秋皺了眉道：我心裏煩惱着呢？回頭我再對你說罷。說着這話，一個人竟自低着頭走回屋子去了。燕西看他的樣子，分明是極不高興，這倒把金榮的話證實了。本想追着到屋子裏去問幾句，說明白了，也無非是爲了和白蓮花同事的事。這時白蓮花在前面等着，若是和清秋一討



論起來，怕要消磨許多時間，暫時也就不說了。便掉轉身軀出去。這一出去，先是陪着白蓮花吃晚飯，後來又陪着在旅館裏打牌，一直混到晚上，兩點多鐘回來，清秋早是睡熟了。燕西往常回來得晚，也有把清秋叫醒來的時候。今天房門是虛掩的，既不用他起來開門，自己又玩得疲倦萬分，一進房也就睡了。清秋睡得早，自然起來得早。又明知道今天家裏有許多親友來，或者有事，起來以後，就上金太太那邊去。燕西一場好睡，睡到十二點鐘才醒，一看屋子裏並沒人。及至到金太太那邊去，已經有些親戚來了。清秋奉着母親的命令，也在各處招待，怎能找他說話。到了下午一點鐘，冷太太也來了。金太太因為這位親母是不常來的，一直出來接過樓房門外。敏之潤之因為母親的關係，也接了出來。清秋是不必說，早在大門口接着，陪了進來。冷太太見了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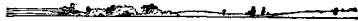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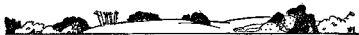
太太又道喜他添了孫子，又道謝不敢當他接出來。金太太常聽到清秋說他母親短於應酬，所以不大出門。心想自己家裏客多，一個一個介紹，一來費事，二來也讓人苦於應酬，因此不把他向內客廳裏讓，直讓到自己屋子裏來。清秋也很明白婆婆是體諒自己母親的意思，更不躊躇就陪着母親來了。冷太太來過兩回，一次是在內客廳裏坐的，一次是在清秋屋子裏坐的，金太太屋子裏還沒到過。金太太笑道：親母今天請到我屋子去坐罷。外面客多，我一週旋着，又不能招待你了。冷太太笑道：我們是這樣的親戚，還客氣嗎？金太太道：不，我也要請你談談。說着話，進了一列六根朱漆大柱落地的走廊。裏面細雕花木格扇，中露着梅花海棠芙蓉各式玻璃窗。一進屋，只覺四壁輝煌，腳下的地毯，其軟如棉。也不容細看，已讓到右手一間屋。房子是長方形，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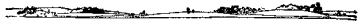


面是一副紫絨堆花的高厚沙發，沙發上是五鳳朝陽的地毯，地毯上是寬矮的踏櫬，這踏凳也是用堆花紫絨蒙了面子的。再看下手兩套紫檀細花的架格，隨格大小高下，安放了許多東西，除了古玩之外，還有許多不識的東西。也常聽到清秋說過，金太太自己私人休息的屋子，他所需要的東西，都預備在那裏，另外有兩架半截大穿衣鏡，下面也是紫檀座櫥，據說，一邊是藏着無線電收音器，一面是自動的電器話匣子。冷太太一看，怪不得這位親母太太，是如此的氣色好，就此隨便閑坐的屋子，都佈置得這樣舒服。金太太道：親母就在這裏坐罷，雖然不恭敬一點，倒是極可以隨便的。說着讓冷太太在紫絨沙發上坐了。冷太太一看這屋子，全是用白底印花的綢子，裱糊的牆壁，沙發後，兩座人高的大磁瓶，瓶子裏全是顛倒四季花。最妙的是下手一座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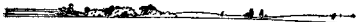
花磁缸，却用小斑竹搭着架子，上面繞着綠蔓，種着幾朵黃花，幾隻王瓜。心裏便想着，五六月天，我們鷄籠邊，也搭着王瓜架，值得如此鋪張嗎？金太太見他也在賞鑑這王瓜，便笑道：親母，你看，這不很有意思嗎？冷太太笑道：很有意思。金太太道：有人送了我們早開的牡丹和一些茉莉花，另外就有兩架王瓜。這磁缸和斑竹架子都是他們配的，我就單留下了這個。這屋子裏陽光好，又有煖氣管，是很合宜的。金太太將王瓜誇獎了一陣子，冷太太也只好附和着。清秋見他母親雖是敷衍着說話，可是態度很自然的。今天家裏既是客多，自己應該去陪客，不能專陪着自己母親，就轉身到內客廳裏來。玉芬一見，連忙走過來，拍着他的肩膀道：你來的正好，我聽說伯母來了，我應該瞧瞧去。這許多客，你幫着招待一下子罷。勞駕勞駕！清秋道：我也是分內的事，你幹嗎





第六十八回

說勞駕呢？玉芬又拍拍他的肩道：「我是想休息休息，這樣說了，你就可以多招待些時候了。」清秋笑着點了點頭道：「你儘管去休息罷，都交給我，還有五姐六姐在這兒呢，我不過擺個樣子，總可以對付的。」玉芬笑道：「老實說我在這裏，真沒有招待什麼，我都讓兩位姐姐上前，不過是做個幌子而已。」清秋連忙握他一隻手，搖撼了幾下道：「好姐姐，您可別多心，我是一句謙遜話。」玉芬笑道：「你說這話，才是多心呢。我多什麼心呢。別說廢話了，我瞧伯母去說着，他就走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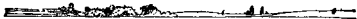


原书空白页



第六十九回 野草閑花突來空引怨 翠簾綉幕靜坐暗生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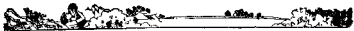
清秋站在客廳門外，懊悔不迭，自己來招待就來招待便了，又和他謙虛個什麼，這人是個笑臉虎，說不多心一定是多心了。正在發楞，客廳却有一班客擠出來了，清秋只得敷衍了幾句，然後自己也進客廳去。這時玉芬已經到了金太太屋子裏來了。他見冷太太和婆婆同坐在沙發上，非常的親密，便在屋子外站了一站，冷太太早看見了，便站起身來，叫了一聲三少奶奶。金太太道：你請坐罷。和晚輩這樣客氣。玉芬想不進來的，人家這樣一客氣，不得不進來了。便進來寒暄了幾句。冷太太道：清秋對我說，三少奶奶最是聰明伶俐的人，我來一回愛一





回，你真個聰明相。玉芬笑道：您不要把話來倒說着罷。我這人會讓人見了一回愛一回。冷太太連稱不敢。金太太笑道：這孩子誰也這樣說，掛着調皮的相。但是真說他的心地却不怎樣調皮。冷太太連連點頭道：這話對的，許多看去老實，心真不老實。許多人看去調皮，實在倒是忠厚。玉芬笑道：幸而伯母把這話又說回來了，不然，我倒要想個法子，把臉上調皮的樣子改一改才好。這一說，大家都笑了。玉芬道：前兩大廳上，已經開戲了，伯母不去聽聽戲去。金太太道：這時候好戲還沒有上場，我和伯母，倒是談得對勁，多談一會兒，回頭好戲上場再去罷。你要聽戲，你就去罷。玉芬便和冷太太笑道：伯母，我告罪了，回頭再談罷。說着，走了出來，便回自己的屋子裏，只見鵬振脅下夾了一包東西，忽忽就向外跑。玉芬見着，一把將他拉住道：你拿了什麼東西走，讓我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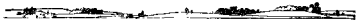


查檢查。鵬振笑道：你又來搗亂，並沒有什麼東西。說着，一捧玉芬的手，就要跑。玉芬見他如此，更添了一隻手來拉住，鼻子一哼道：你給我來硬的，我是不怕這一套，非得讓我瞧不可。鵬振將包袱依舊夾着，笑道：你放手，我也跑不了。檢查就讓你檢查，但是我有幾句話，要和你講一講理，你看成不成。玉芬放了手，向他前面攔着一站，然後對他渾身上下看了一看，笑道：怎麼不講理？鵬振道：講理就好，你拿東西進進出出，我檢查過沒有？爲什麼你就單單的檢查我。我拿一個布包袱出去，都要受媳婦兒的檢查，這話傳出了，叫我臉向那裏攔？玉芬道：你說的很有理，我也都承認。可是有一層，今天無論如何，我要不講理一回，請你把包袱打開，給我看一看。我若是看着不着內容，我是不能讓你過去的。鵬振笑道：真的，你要看看得啦，怪麻煩的，晚上我再告訴你就是了。玉





芬臉一板，兩手一叉腰，瞪着眼道：廢話！硬來不行，就軟來，軟來我也是不受的。鵬振也板着臉道：要查就讓你查。查出來了，我認罰，查不出來呢，你該怎麼樣？玉芬道：哼！你虎我不着，我要是查不出什麼來，我也認罰，這話說得怎麼樣？鵬振道：搜不着，真能受罰嗎？玉芬道：君子一言，驢馬難追，說了出來，那有反悔之理。鵬振就不再說什麼了。將包袱輕輕悄悄的遞了過去，笑道：請你檢查吧！諸事包涵一點。玉芬將包裹接過去，忽忽忙忙，打開一看，却是一大包書，放在走廊短欄上，翻了一翻，都是燕西所定閱的雜誌。此外却是大大小小一些畫報，拿了幾本雜誌，在手裏抖了一抖，却也不見一點東西落下來。便將書向旁邊一推，落了一地，鼻子一哼道：怪不怕我搜，你把祕密的信件，都夾在這些書裏面呢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我知道你的祕密藏在那一頁書裏。我現在



不查，讓我事後慢慢打聽，只要我肯留心，沒有打聽不出來的。你少高興，你以為我不查，這一關就算你闖過去了。我可要慢慢的來對付，總會水落石出的。一口氣，他說上了一遍，也不等鵬振再回復一句，一掉頭，挺着胸脯子就走了。鵬振望着他身後，發了一會子楞。等他走遠了，一個人冷笑道：這倒好，豬八戒倒打了一耙。他搜不着我的贓證，倒說我有贓證，他沒功夫查。忽然身後有人笑道：幹嗎，一個人在這裏說話？又是抱怨誰？鵬振回頭一看，却是翠姨，因把剛才事略微說了一說。翠姨道：你少給他過硬罷，這回搜不着你的贓證，下回呢？鵬振又歎了一口氣道：今天家裏這麼些親戚朋友，我忍耐一點子，不和他吵了。可是這樣一來，又讓他興了一個規矩，以後動不動，他又得檢查我了。翠姨笑道：你也別儘管抱怨他。若是你總是好好兒的，沒有什麼弊在人

家手裏，我看他也不至於無緣無故的，興風作浪的。今天這戲子裏面，我就知道你捧兩個人。鵬振道：不要又用這種話來套我們的消息了。翠姨道：你以為我一點不知道嗎？我就知道男的你捧陳玉芬，女的你捧花玉仙，對不對？鵬振笑道：這是你瞎指的。舉姨道：瞎指有那麼碰巧？全指到心眼裏去嗎？老實告訴你，我認識幾個姨太太，他們都愛聽戲捧坤角，還有一兩個人，簡直就捧男角的呢。他們在戲子那裏得來的消息，知道你就捧這兩個人。因為不干我什麼事，我早知道了，誰也沒有告訴過。你今天當着我面胡賴，我倒成了造謠言了，我不能不說出來。老實說，你們在外頭胡來，以為只要瞞着家裏人，就不要緊，你就不許你們的朋友對別人說，別人傳別人，到底會傳回來嗎？你不要我舉幾個例？鵬振一聽這話，的確不大好，向翠姨拱了一拱手，笑道：多

多包涵罷。說畢，竟自出去了。這個時候，金氏兄弟，和着他們一班朋友，都擁在前面小客廳裏，和那些戲子說笑着，因為由這裏拐過一座走廊，便是大禮堂。有堂會的時候，這道寬走廊，將活窗格一齊掛起，便是後台。左右兩個小客廳，就無形變成了伶人休息室。右邊這小客廳，尤其是金氏弟兄願到的地方，因為這裏全是女戲子。鵬振推門一進來，花玉仙就迎上前道：我說隨便借兩本雜誌看看，你就給我來上這些。鵬振道：多些不好嗎？花玉仙道：好的，我謝謝你。這一來，我慢慢的有得看了。燕西對鵬振道：你倒慷他人之慨。花玉仙沒有懂到這句話，只管望了燕西。燕西又不好直說出來，只是笑笑而已。孔學尼伸出右手兩個指頭，作一個闊叉子形，將由鼻子梁直墜下來的近視眼鏡，向上托了一托。然後擺了一擺腦袋，笑道：這種事情，我得說出來。於是走近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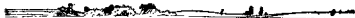
步，望着花玉仙的臉道：老實告訴你，這些書，都是老七的，老三借去了。看了不算，還一齊送人，當面領下這個大情，不但是乞諸其隣而與之，真有些掠他人之美。鵬振笑道：孔夫子，這又挨上你背一陣子四書五經了。這些雜誌，每月寄了許多來，他原封也不開，儘管讓他去堆着。我是看了不過意，所以拆開來，偶然看個幾頁。我給他送人，倒是省得辜負了這些好書，不然，都送給換洋取燈的了。燕西笑道：你瞧瞧，不見我的情倒罷了。反而說一大堆不是。花玉仙怕鵬振兄弟，倒爲這個惱了，便上前一手拉着他的手，一手拍着他的肩膀道：我事先不知道，聽了半天，我這才明白。我這就謝謝你，你要怎樣謝法呢？燕西笑道：這是笑話了，難道爲你不謝我，我才說上這麼些個嗎？花玉仙笑道：本來也是我不對，既是得了人家的東西，還不知道誰是主人，不該打嗎？白





第十六回

蓮花也在這裏坐着的，就將花玉仙的手一拖道：「你有那麼些閑功夫，和他說這些廢話。」說着，就把花玉仙輕輕一推，把他推得遠遠的。孔學尼擺了兩擺頭道：「在這一點上面，我們可以知道，親者親，而疏者疏矣。」王幼春在一邊拍着手笑道：「你別瞧這孔夫子文謨謨的，他說兩句話，倒是打在關節上。」玉仙那種道謝，顯然是假意殷勤。蓮花出來解圍，顯然是帮着燕西。白蓮花道：「我們不過鬧着好玩罷了，在這裏頭，還能安什麼小心眼兒嗎？你真是鋸碗找岔兒。」說着向他飄了一眼，嘴唇一撇。滿屋子人都拍手頓足，哈哈大笑起來。孔學尼道：「不是我說李老板，說話還帶飛眼兒，豈不是在屋子裏唱賣胭脂，怎麼叫大家不樂呢？」這樣一來，白蓮花倒有些不好意思，便拉花玉仙走出房門去了。劉寶善在人叢裏站了起來道：「鬧玩笑倒不要緊，可別從中挑撥是非，你們這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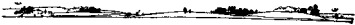
一來，他倆不好意思，一定是躲開去了。我瞧你們該去轉園一下子，別讓他倆溜了。鵬振道：那何至於，要是那樣……燕西道：不管怎樣，得去看看，知道他兩人到那裏去了。說着，就站起身來追上去。追到走廊外，只見他兩人站在一座太湖石下，四望着屋子。燕西道：你們看什麼？白蓮花道：我們看你府上這屋子，蓋得真好，讓我們在這裏住一天，也是舒服的。燕西道：那有什麼難，只要你樂意，住週年半載，又待何妨？剛才你所說的是你心眼裏的話嗎？花玉仙手扶着白蓮花的肩膀，推了一推，笑道：傻子，說話不留神，讓人家討了便宜去了。白蓮花笑道：我想七爺是隨便說的，不會討我們的便宜的。要是照你那樣說法，七爺處處都是不安好心眼兒的，我們以後還敢和他來往嗎？燕西走上前，一手挽了一個笑道：別說這些無味的話了，你們看看我的書房罷？我帶你



們去看。他想着，這時大家都聽戲陪客去了，自己書房裏，決沒有什麼人來的。就一點不躊躇，將二花帶了去坐。坐了不大一會兒，只見房門一開，有一個女子伸進頭來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清秋。二花倒不爲意，燕西未免爲之一楞，清秋原是在內客廳裏招待客的，後來冷太太也到客廳裏來了。因爲冷太太說，來幾次都沒有看過燕西的書房，這一回倒是要看看，所以清秋趁着大家都起身去看戲，將冷太太悄悄的帶了來。總算是他還是格外的小心，先讓冷太太在走廊上站了一站，先去推一推門，看看屋子裏還有誰。不料只一開門，燕西恰好一隻手挽了白蓮花的脖子，一隻手挽着花玉仙的手，同坐在沙發上。清秋看二花的裝束，就知道是女戲子。知道他們兄弟，都是胡鬧慣了的，這也不足爲奇，因此也不必等燕西去遮掩，連忙就身子向後一縮。冷太太看他



那樣子，猜着屋子裏必然有人，這也就用不着再向前進了。清秋過來，輕輕的笑道：不必瞧了，他屋子裏許多男客。冷太太道：怎麼斯斯文文，一點聲音都沒有呢？清秋道：我看那些人，都在棹子上哼唧唧的，似乎是在作詩呢。冷太太道：那我們就別在這裏打攪了。有的是好戲，去聽戲去罷。於是母女倆仍舊悄悄的回客廳來。清秋雖然對於剛才所見的事，有些不願意，因為母親在這裏，家裏又是喜事，只得一點顏色也不露出，像平常一樣，陪着母親聽戲。也不過聽了兩齣戲，有個老媽子悄悄的走到身邊，將他的衣襟，扯了一扯，他已會意，就跟老媽子走了開來。走到沒有人的地方，清秋才問道：鬼鬼祟祟的有什麼事？老媽子道：七爺在屋子裏等着您，讓您去有話說呢。我不知道是什麼事？清秋心裏明白，必定是爲剛才看到那兩個女賓，他急於要向我解釋，其



實我那裏管這些閑賬，也就不甚爲意的走回屋子裏來。只見燕西板着臉，兩手背在身後，只管在屋子裏走來走去。看見人來，只瞅了一眼，並不理會，還是來回的走着。清秋見他不作聲，只得先笑道：「叫我有什麼事嗎？」燕西半晌又不作聲，忽然將腳一頓，地板頓得響的一響。哼了一聲道：「你要學他們那種樣子，處處都要干涉我，那可不行。」清秋已是滿肚子不舒服，燕西倒先生起氣來，便冷笑道：「你這是給我一個下馬威看嗎？我想我很能退讓的了，我什麼事干涉過你？」燕西道：「你說下馬威就是下馬威，你怎麼樣辦吧？」清秋見他臉都氣紫了，便道：「今天家裏這些個人，別讓人家笑話。你有什麼話，只管慢慢的說，何必先生上氣。」燕西道：「你還怕人家笑話嗎？昨天你就一個人到街上偵探我的行動去了。剛才你還要我的好看，一直找到我書房裏去。」清秋道：「你別囉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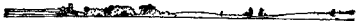


讓我解釋。我絕對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在那裏。因為母親要看你的書房，所以我引了他去。燕西道：很好，我以為不過是你要和我搗亂呢。原來你把你母親也帶去調查我的行動，事情總算你查出來了，你要怎樣辦，就聽你怎樣辦。清秋不會說得他一句。他倒反過來生氣，一肚子委屈，也不知道怎麼說好，只在這一難之間，兩道眼淚，就不期然而然的流下來了。燕西道：這又算委屈你了，得我還是忍耐一點，什麼也不說，省得你說我給了你下馬威看。他說畢，掉轉身子就走了，清秋一點辦法沒有，只得伏到床上去哭了一陣，一會子，只聽得玉兒在外面叫道：七少奶，你們老太太請你去哩。清秋連忙掏出手絹，將臉上淚痕一陣亂擦，向窗子外道：你別進來，我這兒有事。你去對我們老太太說，我就來。玉兒答應着去了。清秋站起來，先對鏡子照了一照，然後走到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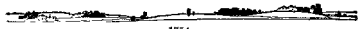


後洗澡間裏去，趕忙洗了一把臉，重新撲了一點粉，然後又換了一件衣服，才到戲場上來。冷太太問道：你去了大半天，作什麼去了？清秋笑道：我又不是客，那能夠太太平平的坐在這裏聽戲哩？我去招待了一會子客，剛才回屋子裏去換衣服來的。冷太太道：你家客是不少，果然得分開來招待。若是由一個人去招待，那真累壞了。燕西呢？我總沒瞧見他，大概也是招待客去了。清秋點點頭。清秋三言兩語，將事情掩飾過去了，就不深談了。這金家的堂會戲，一直演到半夜三四點鐘。但是冷太太因家裏無人，不肯看到那麼晚。吃過晚飯之後，只看了一齣戲，就向金太太告辭。金太太也知道他家人口少，不敢強留，就吩咐用汽車送，自己也送到大樓門外，清秋攜着母親的手，送出大門，一直看着母親上了汽車，車子開走了，還站着呆望，一陣心酸，不由得落下幾點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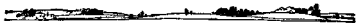
淚。一個人悵悵的走回上房，只聽得那邊大廳裏鑼鼓喧天，大概正演着熱鬧戲。心裏一陣陣難受，那裏還有興致去聽戲，便順着走廊，回自己院子裏來。這道走廊正長，前後兩頭，也不見一個人，倒是橫樑上的電燈，都亮燦燦的，走到自己院子門口，門却是虛掩的，只檐下一盞電燈亮着，其餘都滅了。叫了兩聲老媽子，一個也不會答應。大概他們以爲主人翁決不會這時候進來，也偷着聽戲去了。院子裏靜悄悄的，倒是隔壁院子下房裏，嘩啦嘩啦抄動麻雀牌的聲音，隔牆傳了過來，自己並不害怕，家裏難得有堂會，兩個老媽子，聽戲就讓他聽去，不必管了。一個人走進屋子去，擰亮電燈，要倒一杯茶喝，一摸茶壺，却是冷冷冰冰的。於是將珞珈瓷壺拿到浴室自來水管子裏灌了一壺水，點了火酒爐子來燒着了。火酒爐子，燒得呼呼作響，不多大一會，水就開了。



他自己沏上了一壺茶，又撮了一把台灣沉香末，在御瓷小爐子裏燒了。自己定了一定神，便拿了一本書，坐着燈下來看。但是前面戲台上的鑼鼓，噦噦噦噦，只管一片傳來。心境越是定，越聽得清清楚楚，那裏能把書看了下去？燈下坐了一會，只覺無聊，心想今天晚上，坐在這裏，是格外悶人的，不如還是到戲場上去混混去。屋子裏留下一盞小燈，便向戲場上來。只一走進門，便見座中之客，紅男綠女，亂紛紛的。心想，明是快樂的，惟有我一個人不快樂，我爲什麼混在他們一處，還不會落座，於是又退了回去。到了屋子裏，那爐裏檀烟，剛剛散盡，屋子裏只剩下着一股稀微的香氣。自己坐到燈邊，又斟了一杯熱茶喝了。心想這種境界，茶熱香溫，酒闌燈拖，有一個合意郎君，並肩共話，多麼好。有這種碧窗朱戶，繡簾翠幕，只住了我一個含辱忍垢的女子，真是彼此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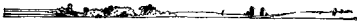
辜負了，自己明明知道燕西是個純袴子弟，齊大非偶。只因他忘了貧富，一味的遷就，覺得他是個多情。到了後來，雖偶然也發現他有點不對的地方，自己又成了騎虎莫下之勢，只好嫁過來。不料嫁過來之後，他越發是放蕩，長此以往，不知道要變到什麼樣子了。今天這事，恐怕還是小發其端吧？他個人靜沉沉的想着，想到後來，將手托了頭，支着在棹上。過了許久，偶然低頭一看，只見棹上的絨布棹面，有幾處深色的斑點，將手指頭一摸，濕着沾肉，正是滴了不少的眼淚。半晌嘆了一口氣道：過後思量儘可憐。這時，夜已深了，前面的鑼鼓和隔牆的牌聲，反覺得十分吵人，自己走到銅床邊，正待展被要睡，手牽着被頭，站立不住，就坐下來，也不知道睡覺，也不知道走開，就是這樣呆呆的坐在床沿上。坐了許久，身子倦得很，就和衣橫伏在被上睡下去。自己也





第六十九回

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醒了過來，只覺身上涼颼颼的，趕忙脫下外衣，就向被裏一鑽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聽得棹上的小金鐘，和隔壁的掛鐘，同時噹噹敲了三下響，一聽外面的鑼鼓無聲，牆外的牌聲也止了。只這樣一驚醒，人就睡不着，在枕頭上抬頭一看，房門還是自己進房時虛掩的，分明是燕西還不會進來。到了這般時候，他當然是不進來了。他本來和兩個女戲子似的人在書房裏糾成了一團，既是生了氣，索興和他們相混着在一處了。不料他一生氣，自己和他駁辨了兩句，倒反給他一個有詞可措的機會。夫妻無論怎樣的恩愛，男子究竟是受不了外物引誘的，想將起來，恐怕也不免像大哥三哥那種情形吧？清秋只管躺在枕頭上望了天花板呆想，鐘一次兩次的，報了時刻過去，總是不曾睡好，就這樣清醒白醒的天亮了。越是睡不着，越是愛想閒事，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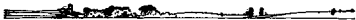
後想到佩芳慧厂添了孩子，家裏就是這樣驚天動地的熱鬧，若臨到了自己，應該怎麼樣呢？只想到這裏，把幾個月猶豫莫決的大問題，又更加擴大起來，心裏亂跳一陣，接上就如火燒一般。還是老媽子進房來掃地，見清秋睜着眼，頭偏在枕上，因失驚道：少奶奶昨天晚上不是比我們早回來的嗎？怎麼眼睛紅紅的，倒像是熬了夜了。清秋道：我眼睛紅了嗎？我自己不覺得呢？你給我拿面鏡子來瞧瞧看。老媽子於是捲了窗簾子，取了一面帶柄的鏡子，送到床上，清秋一翻身向裏，拿着鏡子照了一照，可不是眼睛有些紅嗎？因將鏡子向床裏面一扔，笑道：究竟我是不大聽戲的人。聽了半天的戲，在床上許久，耳朵裏頭，還是噲噲噲的敲着鑼鼓，那裏睡得着，我是在枕上一宿沒睡，也怪不得眼睛要紅了。老媽子道：早着呢，你還是睡睡罷。我先給您點上一點兒香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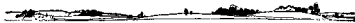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九回

你定一定神。於是找了一撮水沉香末，在檀香爐裏點着了，然後再輕輕的擦着地板，清秋一宿沒睡，只覺心裏難受，雖然閉上眼睛，但屋子裏屋子外，一切動作，都聽得清清楚楚，那裏睡得着。聽得金鐘敲了九下，索興不睡，就坐起來了。不過雖然起來了，心裏只是如火焦一般，老想到自己沒有辦法。尤其是昨日給兩個姪子作三朝，想到自己身上，的事，好像受了一個莫大的打擊。以前燕西和自己的感情，如膠似漆，心想總有一個打算，而今他老是拿背對着我，我怎麼去和他商量，好便好，不好先受他一番教訓，也說不定。一個人在屋子裏就是這樣發愁，到了正午，勉強到金太太屋子裏去吃飯，燕西也不會來，只端起來，爬了幾口飯，便覺吃不下去。掉上的葷菜，吃着嫌油膩，素菜吃着又沒有味，還剩了大半碗飯，叫老媽到廚房裏去要了一碟子十錦小菜，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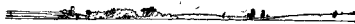


了一碗開水，連吞帶喝的吃着。金太太看到使問道：你是吃不下去吧？你吃不下去，就別勉強。勉強吃下去，那會更不受用的。清秋只淡笑了一笑，也沒回答什麼。不料金太太的話，果然說得很對，走到自己房裏來，只覺胃向上一翻，哇的一聲，來不及就痰孟子，把剛才吃的水飯，吐了一地板，一吐之後，倒覺得肚子裏舒服多了。不過這種痛快，乃是頃刻間的。一個好好的人，大半天沒吃飯，總不會舒服。約莫過了半個鐘頭，清秋又覺心裏有種如焦如灼的情況，不好意思又叫老媽子到廚房裏去要東西，便叫他遞錢給聽差，買些乾點心來吃。乾點心買來了以後，也只吃了兩塊就不想吃。因為這些點心，嚼到嘴裏，就像嚼着木頭渣子一樣，一點也沒有味。倒是沏了一壺好濃茶，一杯一杯的斟着，都喝完了。心裏自己也說不出那一種煩悶，坐也不好，睡也不好，看了





一會書，只覺眼光望到書上，一片模糊，不知所云。放了書，走到院了裏來，便只繞着那兩棵松樹走，說不出個滋味。走得久了，人也就疲倦得很。他這樣心神不安的，鬧了大半天，到了下午四點以後，人果然是支持不住，便倒在床上去睡了。一來昨晚沒有睡好，二來是今天勞苦過甚，因此一上床就昏着睡過去了。醒過來時，只見侍候潤之的小大姐阿因，斜着身子坐在床沿上。他伸了手握着清秋的手道：五小姐六小姐剛才打這裏去，說是你睡了，沒敢驚動。叫我在這裏等着你醒，問問可是身上不舒服？清秋道：倒要他兩人給我擔心，其實我沒有什麼病。阿因和他說話，將他的手握着時，便覺他手掌心裏熱烘烘的，因道：您是真病了，讓我去對五小姐六小姐說一聲兒。清秋握着他的手連搖了幾下道：別說，別說！我在床上躺躺就好了，你要去說了，回頭驚天動



地，又是找中國大夫找外個大夫，鬧的無人不知。自己本沒什麼病，那樣一鬧，倒鬧得自己怪不好意思的。阿囡一想，道話也很有理由，便道：我對六小姐是要說的，請他別告訴太太就是了。要不然，他倒說我撒謊。您要不要什麼？清秋道：我不要什麼，只要安安靜靜的躺一會兒就好了。阿囡聽他這話，不免誤會了他的意思，以爲他是不願人在這裏打攪，便站起身來說道：六小姐還等着我回話呢。清秋道：六小姐是離不開你的，你去罷，給我道謝。阿囡去了，清秋便慢慢的坐了起來，讓老媽擰了手巾擦了一把臉。老媽子說，大半天都沒吃東西，可要吃些什麼。清秋想了許久，還是讓老媽子到廚房去要點稀飯吃。自己找了一件睡衣披着，慢慢的起來，廚房知道他愛吃清淡的菜，一會子，送了菜飯來了，是一碟子炒紫菜苔，一碟子蝦米拌黃瓜，一碟子素燒扁豆，一

碟子冷蘆筍。李媽先盛了一碗玉田香米稀飯，都放在小圓棹上。清秋坐過來，先扶起筷子，夾了兩片黃瓜吃了，酸涼香脆，覺得很適口，連吃了幾下。老媽子在一邊看見，便笑道：您人不大舒服，可別吃那些個生冷。您瞧，一碟子生黃瓜，快讓你吃完了。清秋道：我心裏燒得很，吃點涼的，心裏也痛快些。說着，將筷子插在碗中間，將稀飯亂攪。李媽見他要吃涼的，又給他盛了一碗涼的上來。清秋將稀飯攪涼了，夾着涼菜喝了一口，覺得很適口，先吃完了。伸着碗，便讓老媽子再盛。李媽道：七熱，清秋端起來，不多會。又吃完了。伸着碗，便讓老媽子再盛。李媽道：七少奶奶，我瞧您，可真是不舒服，您少吃一點吧？涼菜您就吃的不少，再要鬧上兩三碗涼稀飯，您那個身體，可攔不住。清秋放着碗，微笑道：你倒真有兩分保護着我。於是長嘆了一口氣，站起來道：我們望後瞧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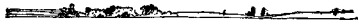
罷。李媽也不知道他命意所在。自打了手巾把子，遞了漱口水過來。清秋踏着鞋向痰盂子裏吐水。李媽道：「您還光着這一大截腿子，可仔細招了涼。清秋也沒理會他，抽了本書，坐到床上去，將床頭邊壁上倒懸的一盞電燈開了。正待要看書時，只覺得胃裏的東西，一陣一陣的要向外翻。也來不及踏鞋，連忙跑下床，對着痰盂子，嘩啦嘩啦，吐個不歇。這一陣惡吐，連眼淚都帶出來了。李媽子聽到嘔吐聲，又跑進來，重擰手巾遞漱口水。李媽道：「七少奶，我說怎麼着，你要受涼不是？你趕快去躺着罷。於是挽着清秋一隻胳膊，扶他上床，就疊着枕頭睡下，吩咐李媽將床頭邊的電燈也滅了，只留着橫壁上，一盞綠罩的垂絡燈。李媽將碗筷子收拾清楚，自去了。清秋一人睡在床上，見那綠色的燈，映着綠色的垂幔，屋子裏便陰沉沉的，這個院子，是另外一個附設的部





第 六 十 九 回

落，上房一切的熱鬧聲音，都傳不到這裏來。屋子裏是這樣的淒涼，屋子外，又是那樣沉寂。這倒將清秋一肚子思潮，都引了上來。一個人想了許久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了，忽然聽到院子裏呼呼一陣聲音，接上那盞垂絡綠罩電燈，在空中搖動起來，立刻人也涼颼颼的。定了一定神，才想起過去一陣風，忘了關窗子呢。床頭邊有電鈴，按着鈴，將李媽叫來，關了窗子。李媽道：七爺今晚又沒回來嗎？兩點多鐘了，大概不回来了。我給你帶上門罷。清秋聽說，微微的哼了一聲，在這一聲哼中，他可有無限的幽怨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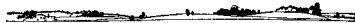
原书空白页

第七十回 救友肯馳驅彌縫黑幕 釋囚何慷慨接受黃金

這一晚上，清秋迷迷糊糊的，混到了深夜。躺在枕上，不能睡熟，人極無聊，便不由得觀望壁子四週，看看這些陳設，有一大半，還是結婚那晚就擺着的，到而今還未曾移動。現在屋子還是那樣子，情形可就大大的不同了。想着昔日雙紅燭下，照着這些陳設，覺得無一點不美滿，連那花瓶子裏插的鮮花，那一股香氣，都覺令人喜氣洋洋的。還記得那些少年惡客，隔着綠色的垂幔，偷聽新房的時候，只覺滿屋春光旖旎。而今呢，雙紅畫燭，換了一盞綠色的電燈，那一晚上也點着，但不像此時此地，這些淒涼。自己心裏，何以只管生着悲感，却是不明白。正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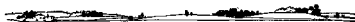
樣想着時，忽聽得窗子外頭，滴滴搭搭的響了起來。仔細聽時，原來是在下雨，起了檐溜之聲，那松枝和竹葉上，稀沙稀沙的雨點聲，漸漸兒聽得清楚。半個鐘頭以後，檐溜的聲音，加倍的重大，滴在石階上的磁花盆上，與吧兒狗的食盆上，發出各種叮噹劈卜之聲，在這深沉的夜裏，加倍的令人生厭。同時屋子裏面，也自然加重一番涼意。人既是睡不着，加着雨聲一鬧，夜氣一涼，越發沒有睡意，迷迷糊糊聽了一夜的雨，不覺窗戶發着白色，又算熬到了天亮。別什麼病自己不知道，失眠症，總算是很明顯的了。不要自己害着自己，今天應當說出來，找個大夫來瞧瞧。一個人等到自己覺得有病的時候，精神自覺更見疲倦。清秋自窗戶發白以後，漸覺身上有點酸痛，也很口渴，很盼望老媽子他們有人起來伺候。可是窗戶雖然白了，那雨還是淅淅瀝瀝的下着，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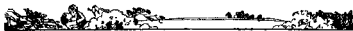


此窗戶上的光亮，老是保持着天剛亮的那種態度，始終不會大亮。自從聽鐘點響起，便候着人，然而候到鐘響八點，還沒有一個老媽子起來。實在等不過了，只好做向來不肯做的事，按着電鈴，把兩個老媽子催起來。劉媽一進外屋子裏，就啣了一聲說，八點鐘了，下雨的天，那裏知道。清秋也不計較他們，就叫他們預備茶水。自己只拾了一抬頭，便覺得暈得厲害，也懶得起來，就讓劉媽擰了手巾，端了水盂，自己伏在床沿上，向着痰盂胡亂洗盥了一陣。及至忙得茶來了，喝在口內，覺得苦澀，並沒有別的味，只喝了大半杯，就不要喝了，窗子外的雨聲，格外緊了，屋子裏陰暗暗的，那盞過夜的電燈，因此未滅。清秋煩悶了一宿，不耐再煩悶，便昏沉沉的睡過去了。睡着了，魂夢倒是安適，正彷彿在一個花園裏，日麗風和之下，看花似的，只聽得燕西大呼大嚷道：倒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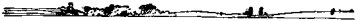
倒霉，偏是下雨的天，出這種岔事。清秋睜眼一看，見他只管跳着腳說：我雨衣在那裏？快拿出來罷，我等着要出門呢。清秋本想不理會，看他那種皺了眉的樣子，又不知道他惹下了什麼麻煩，只得哼着說道：我起不來，一刻也記不清在那箱子裏收着。這床邊小抽屜棹裏有鑰匙，你打開玻璃格子第二個抽屜，找出衣服單子來，我給你查一查。燕西照着樣辦了，拿着小賬本子自己看了一遍，也找不着，便扔到清秋枕邊，站着望了他，清秋也不在意，翻了本子，查出來了，因道：在第三隻皮箱子浮面，你到屋後擱箱子地方，自己去拿罷。那箱子沒有東西壓着，很好拿的。燕西聽說，便自己取雨衣來穿了。正待要走，清秋問道：我又忍不住問，有什麼問題嗎？燕西道：你別多心，我自己沒有什麼事。劉二爺搗了漏子了。清秋這才知道劉寶善的事，和他不相干的。因道：劉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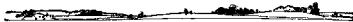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七回

爺鬧了什麼事呢？燕西本懶得和清秋說，向窗外一看，突然一陣大雨，下得嘩啦啦直響。檐溜上的水，瀑布似的奔流下來。因向椅上一坐，道：這大雨，車子也沒法子走，只好等一等了。誰叫他拚命的摟錢呢？這會子有了真憑實據，人家告下來了，有什麼法子抵賴？我們看着朋友分上，也只好盡人事罷了。清秋聽了這話，也驚訝起來，便道：劉二爺人很和氣的，怎麼會讓人告了？再說外交上的事，也沒有什麼弄錢的事。情。燕西道：各人有各人的事，你知道什麼？他不是造幣局兼了採辦科的科長嗎？他在買材料裏頭，弄了不少的錢，報了不少的謊賬。原來幾個局長，和他有些聯絡，都過去了。現新來的一個局長，是個巡閱使的人，向來歡喜放大砲。他到任不到一個月，就查出劉二爺有多少弊端。也有人報告過劉二爺，叫他早些防備。他倚恃著我們這裏給他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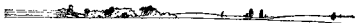


腰，並不放在心上。昨天晚上，那局長雷一鳴，叫了劉二爺到他自己宅裏去，調了局子裏的賬一查，雖然表面上沒有什麼漏洞，但是仔細盤一盤，全是毛病。我今天早上聽見說，差不多查出有上十萬的毛病呢。到了今天這個時候爲止，劉二爺還沒回來，都說是又送到局子裏去看管起來了。一面報告到部，要從嚴查辦。他們太太也不知是由那裏得來的消息，把我弟兄幾個人都找遍了。讓我們想法子。清秋道：你同官場又不大來往的人，找你有什麼用？燕西道：他還非找我不行呢。從前給我講國文的梁先生，現在就是這雷一鳴的家庭教授，只有我這位老先生，私下和姓雷的一提，這事就可以暗消，我不走一趟，那行？說時，外面的雨，已經小了許多，他就起身走了出來，燕西一走出院門，就見金榮在走廊上探頭探腦。燕西道：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？金榮道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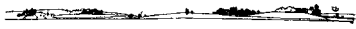


劉太太打了兩遍電話來催了。我又不肯進去冒失說。燕西道：你們以爲我這裏當二爺三爺那裏一樣呢。這正正經經的事，有什麼不能說。剛才那大雨，我怎樣走？爲了朋友，還能不要命嗎？說着話，走到外面。汽車已經由雨裏開出去了，汽車夫穿了雨衣，在車上扶機盤，專等燕西上車。燕西道：我以爲車子還沒開出來呢，倒在門口等我。你們平常沾劉二爺的光不少，今天人家有事，你們是得出一點力。要是我有這一天，不知道你們可有這樣上勁？車夫和金榮都笑了。這時，大雨剛過，各處的水，全向街上湧。走出胡同口，正是幾條低些的馬路，水流成急灘一般，平地一二尺深，浪花亂滾。汽車深水裏開着，濺得水花飛起好幾尺來。燕西連喝道：在水裏頭，你們爲什麼跑得這快，你們瞧見道嗎？撞壞了車子還不要緊，若是把我摔下來了，你們打算怎麼辦？汽車夫笑





着回頭道：七爺，您放心，這幾條道，一天也不知走多少回，閉了眼睛也走過去了。口裏說着話，車子還開着飛跑。剛要拐灣，一輛人力車拉到面前，汽車一閃，却碰着人力車的輪子，車子車夫和車上一個老太太，一齊滾到水裏去。汽車夫怕這事讓燕西知道了，不免挨罵，理也不理，開着車子飛跑。燕西在車子裏，似乎也聽到街上有許多人，呵了一聲，同時自己的車子，向旁邊一折，似乎撞着了什麼東西了。連忙敲着玻璃隔板問道：怎麼樣，撞着人了沒有？汽車夫笑道：沒撞着，沒撞着。這寬的街，誰還要向汽車上面撞，那也是活該。燕西那裏會知道弄的這個禍事，他說沒有撞着，也就不問了。汽車到了這造幣局雷局長家門口，小汽車夫先跳下來，向門房說道：我們金總理的七少爺來拜會這裏梁先生。門房先就聽到門口汽車聲音，料是來了貴客，現在聽說是總



理的七少爺，那敢怠慢，連忙迎到大門外，燕西下了車子，因問梁先生出去沒有？門房說：這大的雨，那會出去？我知道這位梁先生，從前也在你府上待過的。這兒您來過嗎？燕西厭他絮絮叨叨，懶和他說得，只是由鼻子裏哼着去答應他。他說着話，引着燕西轉過兩個院子，就請燕西在院門旁邊站了一站，搶着幾步，先到屋子裏像報告。燕西的老業師梁海舟由裏面迎了出來，老遠的笑着道：這是想不到的事，老弟台今天有功夫到我這裏來談談。說着便下台階來，執着燕西的手。燕西笑道：早就該來看看的，一直延到了今天呢。於是二人一同走到書房來。這時正下了課，書房裏沒有學生。梁海舟讓燕西坐下，正要寒暄幾句話。燕西先笑道：我今天來是有一件事，要求求梁先生講個情。這事自然是冒昧一點，然而梁先生必能原諒的。於是就把劉寶善的事情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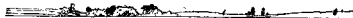


詳詳細細的說了，因輕輕的道：劉二爺錯或者是有錯的。但是這位局長，恐怕也是借題發揮。劉二爺也不是一點援救沒有的人。只是這事弄得外面知道了，報上一登，他在政治上活動的地位，恐怕也就發生影響。最好這事，就是這樣私了，大家不要傷面子。梁先生可以不可以去和雷局長說一說？大家方便一點。燕西的話雖然搶着一說，梁海舟倒是懂了。因道：燕西兄到這兒來，總理知道嗎？燕西道：不知道，讓他老人家知道，這就扎手了。您想，他肯對雷局長說，這事不必辦嗎？也許他還說一句公事公辦呢。連這件事，最好是根本都不讓他曉得。梁海舟默然了一會，點了點頭道：劉二爺也是朋友，老弟又來託我，我不能不幫一個忙，不過我這位東家雖然和我很客氣，但是不很大在一處說話。我突然去找他講情，他或者會疑心起來，也未可知。說着，將手輕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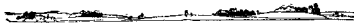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拍了一下棹沿道：然而我決計去說。燕西聽說，連忙站起來和他拱手，笑道：那就不勝感激之至。只是這件事越快越好，遲了就怕挽回不及了。正說到這裏，聽差的對燕西說，宅裏來了電話，請七爺說話。燕西跟着到了接電話的地方，一接電話，却是鵬振打來的。他說，這老雷的脾氣，我們是知道的，光說人情，恐怕是不行，你簡直可以託梁先生探探他的口氣，是要不要錢？若是要錢的話，你就斟酌和他答應罷。燕西放下電話，回頭就來把這話輕輕的對梁海舟說了。梁海舟躊躇了一會，皺着眉道：這不是玩笑的事，我怎樣說哩？我們東家，這時倒是還沒有出去，讓我先和他談談看，老弟你能不能在我這裏等上一等？燕西道：爲朋友的事，有什麼不可以？梁海舟便在書架上找了一部小說，和一些由法國寄來的美術信片，放在棹上，笑道：勉強解悶罷。於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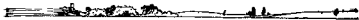


就便去和那位雷一鳴局長談話去了。去了約一個鐘頭，他笑嘻嘻的走來，一進門便道：幸不辱命，幸不辱命！燕西道：他怎麼說了？梁海舟道：我繞了一個很大的灣子，才說到這事，他先是很生氣。他後來說了一句，歷任局長未必有姓劉的弄得錢多，應該讓他吃點苦才好。梁先生你別和他疏通，請問他弄了那些個錢，肯分一個給你用嗎？燕西笑道：他肯說這句話，倒有點意思了。梁先生應該乘機而入。梁海舟道：那是當然。我就說從前的事，那是不管了。現在若是要他吐出一點子來，也不怕他不依。這種事情，本來可大可小，與其讓他想了法子來彌補，倒不如搶先罰他一筆款子，倒讓他真感受着痛苦。這位雷局長說，罰他一下也好。我是不要錢，我們大帥，正打算在前門外軍衣莊上，要付一筆款子，他若肯擔任下來，我就放過他。可是我又怕傳出去了，人家倒





疑惑我弄錢，我背上這一個名聲，未免不值得。我就說：這事情不辦則已，若一辦起來，只要他簽一張支票，派人到銀行把款子取將出來，有誰知道？他聽了我這話，只管抽着煙微笑，那意思自然是可以了。我就說，這位劉君，我雖不大熟識，但是也見過幾次面，他那方面，倒有人和我表示，事是做錯了。只要有補救之法，倒無不從命。他就說：你不能和他直接嗎？我聽他說了此話，分明是成功了，索興把這話從頭至尾，詳細說一說。他也就說：和劉二爺並沒有什麼惡感，只要公事上大家過得去，他又何必和劉二爺爲難。既有金府上人來轉圜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他願擔一半責任，不把這事告到部裏去，也不打電報給趙巡閱使，只要大家過得去就是了。總而言之，他是完全答應了。燕西道：事情說到這種程度，自然是成功了，但不知開口要多少錢？梁海舟笑道：





這個數目，他好意思說出口，我倒不好意思說出口。你猜他要多少？他要十萬。燕西道：什麼？梁海舟笑道：你不用驚訝，我已聲明在先，連我都不好意思說的。燕西道：難道他還把劉二爺當肉票，大大綁他一筆不成？劉二爺這事，大概也不致於砍頭，他若是有這麼些錢，不會留在那裏，等着事情平了，他慢慢的受用，何必一下子拿出來給人家去享福呢？梁海舟望了一望院子外，然後走近一步，輕輕的道：這話不是那樣說，他反正有人抗叉桿兒的。設若他綁票綁到底，把劉二爺向他的主人翁那兒一送，你猜怎麼樣？那結果不是更糟糕嗎？燕西聽了這話，心裏倒爲之軟化起來，躊躇着道：不過一開口就要十萬，這叫人可沒有法子還價。事情太大了，我也不敢作主，讓我和他太太商量商量看。不過由我看來，他太太就是願出，破了他的產，未必還湊合得上呢。梁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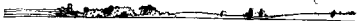


舟笑道：老弟究竟是個書生，太老實了。他說要十萬，我們就老老實實的給十萬嗎？自然要他大大的跌一跌價錢。給我草草的說了一番，他已經打了對折了。因為我不知道劉二爺那方面的事，不敢擔負講價，所以沒有把價錢說定。由大勢說來，自然還是可以減的。燕西道：既是數目還可以通融，那就好辦。現在我先回去，和劉太太商量一下，究竟能出多少錢，讓他酌定。梁海舟笑道：這個你放心，他既願意妥洽，當然不把事情擴大起來的。我等候你的電話罷。燕西見這方面已不成問題，就坐了車子一直到劉寶善家來。劉太太和劉寶善一班朋友，都是熟極了的人，燕西一來了，他就出來相見。燕西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，劉太太道：只要能平安無事，多花幾個錢，倒不在乎。七爺和寶善是至好朋友，他的能力，七爺總也知道，七爺看要怎樣辦呢？燕西笑道：這個

我可不敢胡來。據那老雷的意思，是非五萬不可的了，我那敢擔這種的擔子呢。劉太太道：錢就要交嗎？若是就要交的話，我就先開一張支票請七爺帶去。燕西道：二爺的支票劉太太代簽字有效嗎？劉太太沉吟了一會子，因道：我不必動他名下的，我在別處給他想一點法子得了。說着，他走進內室去，過了一會子，就由裏面拿出了一張支票來交給燕西。燕西接過來看時，正是五萬元的支票，下面寫了雲記，蓋了一顆小圖章，乃是何岫雲三個字簽字，這正是劉太太的名字。燕西看到心裏很是奇怪，怎麼他隨隨便便就開了一張五萬元的支票來，這樣子，在銀行沒有超過一倍的數目，不能一點也不躊躇呢。他既如此，劉寶善又可知了。他心裏想着，自不免在臉上有點形色露出來。劉太太便道：七爺，你放心拿去罷。這又不是抵什麼急債，可以開空頭支票。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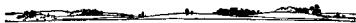


西笑道：「我有什麼不放心？寶善有了事，劉太太難道還捨不得花錢把他救出來嗎？我暫時回家去一趟，和三家兄大家兄商量一下子，看着這支票，是不是馬上就要交出去，若是還可以省得的話，就把這支票壓置一兩天。劉太太皺了眉道：『不罷！我們南方人說的話，花了錢，折了災，只要人能夠早一點平平安安的恢復自由，那也就管不得許多，只當他少掙幾個得了。』燕西道：『好罷，那我就這樣照辦罷。於是告別回家。』今天天氣不好，鳳舉弟兄都在家裏坐在外面小客廳裏，大家正在討論劉寶善的事，正覺沒有辦法。燕西一回來，大家就先爭着問事情怎麼樣？燕西一說，鵬振便首先要了支票去看，因笑道：『人家說劉二爺發了財，我總不肯信，於今看起來，平邊實在方便。我看總有個三五十萬。』鶴蓀嘆了一口氣道：『我們空負着虛名，和劉老一一比，未免自增慚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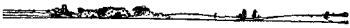


愧了。鳳舉笑道：見錢就眼饞。那又算什麼，值得歎一口氣。鶴蓀道：並不是我見錢眼饞，我佩服劉老二真有點手段，那雷一鳴綁了票，他有這些個錢，你想搜刮豈是容易嗎？燕西道：人家正等我們幫忙，我們倒議論人家。我是拿不着主意，現在劉太太這張支票，是不是交出去呢？鳳舉道：他自己都捨得花錢，還要你給他愛惜作什麼。他惹了那大的禍，用五萬塊錢脫身，他就是一件便宜事了。你就把這張支票送去罷。不過你要梁先生負責，支票交了出去，可就得放人。他們這種票匪，可講什麼江湖上的義氣，回頭交了錢，他不放人，那可扎手。鵬振道：能用錢了，這事總算平易，就怕要鬧大呢，那邊既是等着你回話，你就去罷。燕西見大家都如此主張，他也不再猶豫，揣了支票，又到雷家來。見了梁海舟，將支票交給他，笑道：款子是遵命辦理了，人能夠在今天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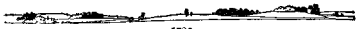


復自由嗎？梁海舟道：大概總可以吧？讓我去和他說說看。於是將支票藏在身上，去見雷一鳴了。那雷一鳴等着梁海舟的消息，却也沒有出門，過了一會，梁海舟笑嘻嘻的走來，進門對燕西拱拱手道：事情妥了，妥了！我原想銀行裏兌過支票以後，才能放人的。他倒更直接痛快，說是人家乾脆，我也乾脆，已經打了電話給局子裏，將監視劉二爺的警察取消了。燕西道：這樣說來，人是馬上可以恢復自由了。梁海舟道：當然。他還說了，你若願意送他回家，你就可以坐了你的汽車去接他出來。燕西不料輕輕悄悄的就辦成了這樣一件大事，很是高興。便道：既然馬上可以接他，我又何必不順便去接他出來。於是一面和梁海舟道謝，一面向外走。坐上汽車，就告訴汽車夫，直開造幣局。汽車走了一截路，才想起來，劉寶善被監視在什麼地方也不曾打聽清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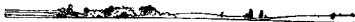


再說，只有撤銷監視的話，究竟讓不讓人來接他，也沒有一句切實的話。況且雷局長通電話到現在，也不到一點鐘，急忙之間，是否就撤銷了監視，還未可知。自己馬上就來接人，未免太大意一點了，他在車上，正自躊躇着，汽車已到造幣局門口停住，燕西要不下車，也是不可能。只好走下車來，直奔門房。不料剛到門房口，就見劉寶善由裏面自自在在的走將出來。他老遠的抬起一隻手，向燕西招了一招，笑道：我接到梁海舟的電話，說是你已經起身由那裏來了。我知道你是沒有到這兒來過的，所以我接到外邊來。說着話，二人越走越近，劉寶善就伸着手握了燕西的手，連連搖了幾搖，笑道：把你累壞了，感激得很，將來有用我老大哥的時候，我是盡着力量幫忙。燕西笑道：你出來了，那就很好。你太太在家裏，惦記得很，我先送你回家去罷。劉寶善跟他一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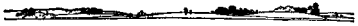


上車，燕西和他一談，他才知道家裏拿出了五萬塊錢來贖票，因笑道：我們太太究竟是個女流，經不得嚇。人家隨便一敲，就花了五萬元了。燕西道：什麼？據你這樣說，難道說這五萬塊錢出得很冤嗎？我原打算考量考量的。可是我也問過好幾位參謀，都說只要人出來就得了，花幾個錢却不在乎。我因為衆口一詞，都是如此說，也就不肯胡拿主意。若是照你的辦法，又怎麼樣呢？大概你還能有別的良好法脫身嗎？劉寶善笑道：雖然不能有良法脫身，但我自信賬目上並沒有多大的漏縫，罪不致於坐監。我就硬挺他一下子，他也不過把我造幣局裏的地位取銷。可是政治上的生活，日子正長，咱們將來，也不知道鹿死誰手呢。燕西道：那末，這五萬塊錢，算是扔到水裏去了。劉寶善微笑了一笑道：出錢也有出錢的好處，我相信我這位置，他是不能不給我保留的，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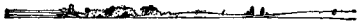
末……說着，又微笑了一笑。燕西待要問個究竟，汽車已經停在門口了。劉太太聽說劉寶善回來了，喜不自勝，一直迎了出來，笑道：怎麼出來得這樣快？這都是七爺的力量，我們重重的謝謝。燕西道：別謝我，謝那五萬元一張的支票罷。劉寶善夫婦，說得頂高興的，燕西一想，就不必在這裏誤了人家的情話，就道：劉二爺，回頭見罷，我忙了一上午，還沒有吃飯呢。也不等劉寶善表出留的意思，他已經抽開身子，走得很遠了。燕西到了家，很是得意的，見着人就說，把寶善接回來了。這個時候，家裏已吃過了飯，回房換了衣服的時候，就叫老媽子去吩咐廚房裏，另開一客飯，送到外面屋子裏吃，這時清秋勉強起了床，斜靠在沙發椅上。燕西先是沒有留心到他的顏色，以爲他對於前天的事，還沒有去懷，不理會他的好，後來找了一個鞋拔子拔了鞋，一隻腳放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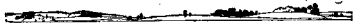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回

小方凳上，一彎腰正對着清秋的臉色，見他十分的清瘦，便問道：你真的病了嗎？清秋微笑道：你這話問的有點奇怪。我幾時又假病過呢？燕西且不答覆他的話，只管使勁去拔鞋，把兩隻鞋都拔好了，還把刷子去刷了一刷。雖和清秋相距很近，並不望着他的臉。清秋道：這下雨的天，穿得皮鞋好好的，幹馬又換上一雙絨鞋。換了也就得了，這樣苦刷作什麼？燕西這才把鞋拔子一扔，坐到沙發上道：忙一早上，真够了，我這一換鞋，今天不出去了。清秋道：結果怎麼樣呢？燕西就把大概情形說了一說，又道：我出了面子來說，總得辦好，若不是我，恐怕要出十萬也未可知呢。話又說回來了，就是十萬，劉二爺也出得起。我真奇怪，他怎麼會有許多錢？清秋道：我不說心裏忍不住說出來，或者你又會不快活。據我看，他發財是該的，一點不希奇。這種人高比一點，是我們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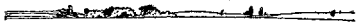
的門客，實在說一句，是你們賢昆仲的幫閒。你歡喜小說，你不曾看到紅樓夢上說的賴大家裏，還蓋着園子嗎？這賴大家裏有這樣子好，那些少爺那比得上？燕西道：你胡扯，劉二爺是我們的朋友，怎把他當起老管家的來。清秋道：據我看還比不上呢。你想，他終年到頭，都是陪着你們玩，有屁大的事情，你們也叫他幫忙，他口裏雖有時也推諉一下，但是實際上，沒有不出全力和你們去辦的。你們請客，是假座他家，你們打小牌，也是假座他家。還有許多在家裏不方便做的事情，都可以在他家裏辦。若說是朋友，天下有這樣在朋友家裏鬧的嗎？若說他是父親的僚屬，勉強敷衍你們賢昆仲，那也不過偶爾爲之，出於不得已罷了。現在終年屢月這樣，那決不能是不得已，要是不得已的話，那就寧可得罪你們賢昆仲，放事不幹了。燕西道：據你這樣說，難道他還





第七十回

措我們的油嗎？清秋笑道：憑你這句話，你就糊塗，你們賢昆仲一年玩到頭，花錢雖冤，都是爲着裝面子，明明的花去，若是要你們暗中吃虧，是不可能的。劉二爺那敢措你們的油？就措油，又能措你們多少錢呢？燕西道：據你說，他就有錢，也是他的本事弄來的，與我們無干。你怎麼又說他是門客幫閒那些話。清秋望着燕西，不由得微笑了一笑道：我猜你不是裝傻，惟其你們不明白這道理，他才好弄錢。你想，他因爲和你們熟識，父親有什麼事，他全知道，得着你們的消息，他要作投機的事，比之別人，總是事半功倍。同時，人家要有什麼事，不能不求助於父親的，又不能不找個消息靈通的人接洽接洽。劉二爺終年到頭和你們混，無論他能不能在父親面前說話，人家也會說他是我們的親信。他對於外面，就可借此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要求什麼不得。對於內呢，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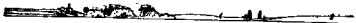
用你們賢昆仲給他通消息，父親有點對他不滿，你們還有不告訴他的嗎？他自然先設法彌補起來。他若是要求得父親一句話，一張八行，在父親分明是隨便的，人家就以爲是金總理係薦了他的親信，總要想法子給他一分兼差，有了差事之後，他那樣聰明的人，還不會弄錢嗎？他有錢不必瞞別人，只要瞞我們金家人就行了。外人知道他有錢，他是沒關係的。你們知道他有錢，把這事傳到父親耳朵裏去，那裏還能信他窮，到處給他想法子找事呢？所以他應該發財，你們也應該不知道。燕西將他的話，仔細一想，覺得很對，因笑道：你沒做官，你也沒當過門客，這裏頭的訣竅，你怎麼知道這樣清楚？清秋道：古言道得好，王道不外乎人情，這些事，我雖沒有親自經歷，猜也猜出一半。況且你們和劉二爺來往的事，你又歡喜回來說，我冷眼看看，也就知道不少了。





第十七回

你想，他也是像你們賢昆仲一樣，敞開來花錢嗎？他可沒有你們這樣的好老子呢。燕西聽了他夫人這些話，仔細想了一想，不覺笑道：聽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清秋道：這就不敢當，你回家來，少發我一點大爺脾氣，我也就感激不盡了。燕西覺得夫人如此聰明，說得又如此可憐，不覺心動，望着夫人的臉，只管注意。男女之間，真是有一種神秘，這一下子，燕西夫婦，又回復到了新婚時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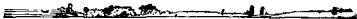


原书空白页



第七十一回 四座驚奇引觴成眷屬 兩廂默契墜帕種相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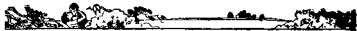
清秋如此說了一遍，燕西雖覺得他言重一點，然而是很在理的話，只是默然微笑。在他這樣默然微笑的時候，眼光不覺望到清秋面上，清秋已是低了頭，只看那兩腳交叉的鞋尖，不將臉色正對着燕西，慢慢的呆定着。燕西一伸手，摸着清秋的脸道：你果然是消瘦得多了，應該找位大夫瞧瞧才好。清秋把頭一偏，笑道：你不要動手罷，摸得人怪癢癢的。燕西執着他一隻手，拉到懷裏，用手慢慢的摸着。清秋要想將胳膊抽回去，抬着頭看看燕西的顏色，只把身子向後仰了一仰，將胳膊拉的很直。燕西又伸了手，將一個指頭，在清秋臉上爬了一爬，笑道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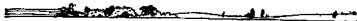


你爲了前天的事，還和我生氣嗎？清秋道：我根本上就不敢生氣，是要和我過不去。你既是不生氣，我有什麼氣可生呢？我不過病了，打不起精神來罷了。燕西道：你這話我不信，你既是打不起精神來，爲什麼剛才和我說話有頭有尾，說了一大堆。清秋道：要是不能說話，我也好了，你也好了。現在偶然患病，何至於弄到不能說話哩？燕西道：你起來，我倒要躺躺了。早上既是冒着雨，跑了這大半天，昨天晚上又沒有睡得好。清秋聽他昨天晚上這句話，正想問他昨晚在那裏睡的？忽然一想，彼此發生了好幾天的暗潮，現在剛有一點轉機，又來挑撥他的痛處，他當然是不好回答，回答不出來，會鬧成什麼一個局面呢？如此想着，就把話來忍住。燕西便問道：看你這樣子有什麼話要說，又忍回去了。是不是清秋道：可不是？我看你的衣服上，有幾點油漬，不免注意起來。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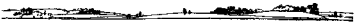


這一轉念頭，可就把手要說的話忘了。燕西倒信以為實，站起來，伸了一伸懶腰，和衣倒在床上睡了。不多大的工夫，他就睡得很酣了。李媽進來看見，笑道：床上不離人，少奶奶起來，七爺倒又睡下了。他早上回家，兩邊臉腮上，紅紅的，好像熬了夜似的，怪不得他要睡。清秋道：他大概是打牌了。李媽却淡淡的一笑，不說什麼走了。清秋靠着沙發，只管望了床上，只見燕西睡得軟綿綿的，身子也不會動上一動，因對他點了點頭，又嘆了一口長氣。燕西一睡，直睡到天色快黑方才醒過來。陰雨的天，屋子裏格外容易黑暗，早已亮上了電燈。燕西一個翻身，向着外道：什麼時候了？天沒亮，你就起來了。清秋道：你這人真糊塗，你是什麼時候睡的，大概你就忘了。燕西忽然省悟，笑着坐了起來，自向浴室裏去洗臉，只見長椅上放了一套小衣，澡盆邊掛的鐵絲絡子裏，又添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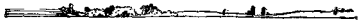
一塊完整的衛身皂。燕西便道：這爲什麼，還預備我洗澡嗎？清秋道：今天晚上，我原打算你應該要洗個澡才好，不然，也不舒服的。衣是我預備好了的，洗了換上罷。燕西想不洗，經他一提，倒真覺得身上有些不爽。將熱水汽管子一扭，只見水帶着一股熱氣，直射出來，今天汽水燒得正熱，更引起人的洗澡興趣。這也就不作聲，放了一盆熱水，洗了一個澡。洗澡起來之後，剛換上小衣，清秋慢慢的推着那扇小門，隔了門笑問道：起來了嗎？燕西道：唉！進來罷。怕什麼，我早換好衣服了。清秋聽說，便托了兩雙線襪，一雙絲襪，笑着放到長椅上。燕西笑道：爲什麼拿了許多襪子來？清秋道：我知道你願意要穿那一種的？說着話，清秋便伸手要將燕西換下來的衣襪，清理在一處。燕西連忙上前攔住道：晚上還理他作什麼？說着，兩手一齊抱了，向澡盆裏一扔。清秋在旁看到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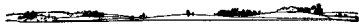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一回

要攔阻已來不及，只是對燕西微笑了一笑，也就算了。燕西穿好衣服，出了浴室，搭訕着將棹上的小金鐘，看了一眼，便道：「不早了，我們應該到媽那兒吃飯去了吧？」清秋道：「你看我坐起來了嗎？」我一身都是病呢，還想吃飯嗎？」燕西道：「剛才我問你，你只說是沒精神，不承認有病。現在你又說一身都是病。」清秋道：「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脾氣，我害病是不肯鋪張的。」燕西道：「你既有病，剛才爲什麼又給我拿這樣拿那樣呢？」清秋却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只是對他一笑。燕西遠遠的站着，見清秋側着身子斜伏在沙發上，一隻手只管去撫摩靠枕上的繡花，似乎有心事說不出來，故意低了頭。燕西凝神望着他一會，因笑道：「你的意思，我完全明白了，但是你有點誤會。」十二點鐘以後，我再對你說。清秋道：「你不要胡猜，我並沒有什麼誤會。」不過我自己愛乾淨，因之也願意你乾





淨，所以逼你洗個澡，別的事情，我是不管的。燕西道：得啦！這話說過去，可以不提了。我們一路吃飯去罷。你就是不吃飯，下雨的天，大家坐在一處，談談也好，不強似你一個人在這裏納悶。清秋搖了一搖頭道：不是吃不吃的問題，我簡直坐不住，你讓我在屋子裏清靜一會子，比讓我去吃飯強的多。燕西一人走到金太太屋子裏來吃飯，只見金太太和梅麗對面而坐，已經在吃了。梅麗道：清秋姐早派人來告訴了，不吃飯的，倒不料你這匹野馬，今天回來了。燕西笑道：媽還沒有說，你倒先引起來。說着也就坐下來吃飯。金太太道：你媳婦不舒服，你也該去找大夫來給他瞧瞧。你就是公忙，分不開身來，也可以對我說一聲，他有幾天不曾吃飯了。燕西道：不是我不找大夫，他對我還瞞着，說沒有病呢。看也是看不出，他有什麼病來。金太太將一隻長銀匙，正舀着火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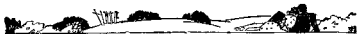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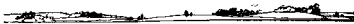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一回

冬瓜湯，聽了這話，慢慢的呷着，先望了一望梅麗，將湯喝完，手持着筷子，然後望着燕西道：我看他那種神情，要不是病吧？你這昏天黑地的渾小子，什麼也不懂的，你問問他看吧？要是呢？可就要小心了，他是太年輕了，而且又住在那個偏僻的小院子裏，我照應不着他。梅麗笑道：媽這是什麼話，既不是病，又要去問問他。金太太瞪了他一眼，又笑罵道：作姑娘的人，別管這些閒事。梅麗索興放下手上的筷子，站起來鼓着掌笑道：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七哥，恭喜你啊！金太太鼓着嘴又瞪了他一眼。梅麗道：別瞪我，瞪我也不行。誰讓你當着我的面說着呢。金太太不由得噙味一聲笑了，因道：你這孩子，真是淘氣，越是不讓你說，你是越說得厲害，你這脾氣幾時改？燕西道：梅麗真是有些小孩子脾氣。梅麗道：你娶了媳婦幾天，這又要算是大人，說人家是小孩子。燕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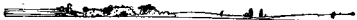


笑着正待說什麼，梅麗將筷子碗一放，說道：「你別說，我想起一樁事情來了。說罷，他就向屋外一跑。燕西也不知道他想起了什麼心事，且不理會，看他拿什麼東西來。不一會功夫，只見梅麗拿着幾個洋式信封進來，向燕西一揚道：「你瞧這個。明天有一餐西餐吃了。燕西拿過來看時，却是吳藹芳下的帖子，請明日中午在西來飯店會餐，數一數帖子，共有八封，自己的兄弟妯娌姊妹們都請全了。有一人一張貼子，有兩人共一張帖子的。燕西道：「怪不得你飯也不要吃，就跑去拿來了，原來是吳二小姐這樣大大的破鈔，要請我們一家人。無緣無故，這樣大大的請客，是什麼用意呢？」梅麗道：「我也覺得奇怪。我把請帖留着，還沒有給他分散呢。我原是打算吃完了飯拿去問大嫂的。」燕西道：「你去問他，他也和我們一樣的不知道。帖子是什麼時候送來的，該問一問下帖





子的人就好了。梅麗道：是下午五點才送來的，送的人，送來了還在這裏等着人家問他嗎？要問也來不及了。金太太道：你們真是愛討論，人家請你們吃一餐飯，也很平常，有什麼可研究的。燕西道：並不是我們愛討論，可是這西來飯店，不是平常的局面，他在這地方請我們家這多人，總有一點意思的。他說着，覺得這事很有味，吃完了飯，馬上就拿着帖子去問潤之和敏之。潤之道：這也無所謂，他和我們家裏人常在一處玩的，我們雖不能個個都做過東，大概做過東的也不少，他那樣大方的人，當然要還禮。還禮的時候，索興將我們都請到，省去還禮的痕跡，這正是他玩手段的地方，有什麼不了解的呢？燕西點頭道：這倒有道理。五姐六姐都去嗎？潤之道：我們又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事情的人，若是不去，會得罪人的，那是自然要去的。燕西見他們都答應去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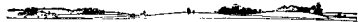
自己更是要去的了，到了次日，本也要拉着清秋同去的。清秋推了身上的病沒有好，沒有去，燕西却和潤之敏之梅麗同坐一輛汽車到西來飯店去，一到飯店門口，只見停的汽車馬車人力車，却不在少處。只一下車，進飯店門，問着茶房，吳小姐在那裏請客。茶房說是大廳，燕西對潤之輕輕的笑道：果然是大幹。潤之瞪了他一眼，於是大家齊向大廳裏來，一路進來，遇到的熟人，却不少。大廳裏那大餐棹子，擺成一個很大的半圓形，大廳兩邊，小屋子裏，衣香帽影，真有不少的人，而且有很多是不認識的。燕西姊妹們，找着許多熟人一塊坐着，同時鳳舉鶴孫鵬振三人也來了。看看在場的人，似乎臉上都帶有一層疑雲，也不外是吳藹芳何以大請其客的問題。這大廳兩邊小屋子裏，人都坐滿了，藹芳却只在燕西這邊招待，對過西邊，也有男客，也有女客，他却不在。



去。不過見着衛璧安在那裏走來走去，似乎他也在招待的樣子。他本來和藹芳很好的，替藹芳招待招待客，這也不足爲奇，所以也不去注意。過了一會子，茶房接着鈴，藹芳就請大家入座。不料入座之後，藹芳和衛璧安兩個人，各佔着棹子末端的一個主位。在座的人，不由得都吃了一驚，怎麼會是這樣的坐法呢？大家剛剛是落椅坐下，衛璧安敲着盤子噹噹響了幾下，已站將起來。他臉上帶着一點笑容。從從容容道：各位朋友，今天光降，我們很榮幸得很。可是今天光降的佳賓，或者是兄弟請的，或者是吳女士請的，在未入席之前，都只知道那個下帖子的一位主人翁，現在忽然兩個主人翁，大家豈不要驚異嗎？對不住，這正是我們弄點小小的玄虛，讓諸位驚異一下子。那末，譬之讀一首很有趣味的詩，不是讀完了就算了事，還要留着永久給諸位一種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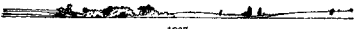


憶的呢？說到這裏，衛璧安臉上的笑容格外深了。他道：「但是，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引得大家感到趣味呢？就是引了大家今日在座一笑而已嗎？那又現得太簡單了。現在我說出來，要諸位大大的驚異一下子，就是我和吳女士請大家來喝一杯不成敬意的喜酒，我們現在訂婚了。不但是訂婚了，我們現在就結婚了，不但是結婚了，我們在席散之後，就到杭州度蜜月去了。這幾句話說完，在席的人，早是發了狂一般，嘩啦嘩啦，鼓起掌來。等大家這一陣潮湧的鼓掌聲過去了，衛璧安道：「我對於吃飯中間來演說，却不大贊成。因爲一來大家只聽不吃，把菜等涼了。只吃不聽，却又教演說的人感覺不便。所以我今天演說，在吃飯之前，以免去上面所說的不妥之點。今天來的許多朋友，能給我們一個指教。我們是非常的歡迎的。說畢，他就坐下去了。在座的人聽了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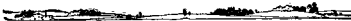


報告已經結婚，已經是忍不住，等着要演說完了。現在他自己歡迎人家演說，人家豈有不從之理？早有兩三個人同時站立起來，搶着演說，在座的人，看見這種樣子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。於是三人之中，推了一個先說。那人道：我們又要玩那老套子的文章了。衛先生吳女士既然是有這種驚人之舉動，這就叫有非常之人，有非常之功。這種非常之事的經過，是值得聽的，我們非吳女士報告不可！衛璧安對於這個要求，總覺得有點不好依允，正自躊躇着，吳藹芳却敲了兩下盤子，站將起來。新娘演說，真是不容易多見的事，所以在座的來賓，一見之下，應當如何狂熱，早是機關槍似的，有一陣猛烈的鼓掌，這一陣掌聲過去，藹芳便道：這戀愛的事情，本是神祕的，就是個中人對於愛情何以會發生，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惟其是這樣神祕，就沒有言語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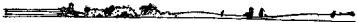


以形容，若是可以形容出來，就很平常了。這事要說，也未常不能統括的說兩句，就是我們原不認識，由一個機會認識了，於是成了朋友。成了朋友之後，彼此因為志同道合，我們就上了愛情之路，結果是結婚。說畢，便坐下去了。這時大家不是鼓掌，却是哄天哄地的說話，都道：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這完全是敷衍來賓的，得從新說一遍詳詳細細的。大家鬧了一陣了，藹芳又站起來道：我還有真正的幾句話，未曾報告諸位，現在要說一說。我們結婚以前，所以不通知諸位好友，不光是像璧安君所說，讓大家驚異一下子，實在是為減省這些無味的應酬起見，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既是要減省無味的應酬，為什麼我們又要請酒呢？這就因為度蜜月以後，也許就要出洋，當然要和大家許久不見面的，所以我們借這個機會，來談一談。大家聽他說到這裏，却不知道他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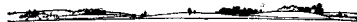


什麼用意？藹芳又道：惟其如此，我們在一處聚餐的時候，却是很匆促。很想聚餐之後，還照幾張像，照像之後，我們還要回去料理鋪蓋行李，這時候實在怕分配不開來了。若是諸位真要我們報告戀愛的經過，我們就在蜜月裏頭，用筆記下來，將來印出若干分來，報告諸位罷。我們還很歡迎大家給我們一個批評呢。大家一聽吳藹芳如此說了，就不應再為勉強，只得算了。臨時有幾個人起來演說，恭維了吳衛二人幾句。後來在場的孟繼祖，却笑嘻嘻的站起來演說道：兄弟今天所恭賀新人的話，前面幾位先生都說了，我用不着再來贅上幾句。我所要說的，就是吳女士說的，得了一個機會和衛先生認識，這是事實，而且兄弟也曾參與那個機會。不但兄弟參與了那個機會，在場的諸位先生們女士們，大概曾參與的，也不少哩。是那一回呢？就是金燕西冷清





秋二位先生結婚，四個男女僕相中，吳衛兩君，却在其內，這一對璧人就是那樣一見傾心了。由此說來，結婚的場合，不光是爲着主人翁而已，還要借這機會，實行願天下有情人，都成眷屬的工作。所以吳衛二君，在打破婚姻虛套儀式之下，今天還主張聚餐，實在大有用意。這用意，說明了，就沒有意思，不說明，又怕有人辜負主人翁的好意。所以我得點破一句。他說到這裏，已經把前面斟滿了的一隻玻璃杯子，舉着道：我們恭祝新夫婦前途幸福無量，同時又恭祝參與今天盛筵的人，他若是有得機會的資格，就慶祝他們，今天得機會。食堂裏面，許多的青年男女，自然不少未訂婚的，聽了這話，都不免心裏一動。在女賓裏面，還不過是一笑，在男賓裏面，早就要鼓掌，因爲孟繼祖有那一番做作，只好等着他說完，他正要舉着杯子喝酒呢，這裏的鼓掌聲，已經是



驚動了屋瓦。這時在招待一切的謝玉樹，却站起來道：我要代表新人說一句，請大家原諒，來賓喝酒吃菜罷，人家時候不多呢。他坐下來，在座就有人笑道：謝先生，記得燕西那天結婚，你和璧安一般，也是一個男儂相啊，怎麼你沒有得着機會呢？於是在座的人，哄堂大笑了。又有人道：說這話的這位先生，未免太武斷一點，在他未宣佈以前，我們又怎麼知道他沒有得着機會呢？也許他的相手方，就在食堂裏，比吳衛二位的經過，守得更秘密，將來我們驚異一下子，那更是有趣味了。這一遍話說完，大家笑得更厲害，經過五分鐘之久，聲浪才平靜。說話的人，原是無心，可是他誤打誤撞，這幾句話，真的射中兩人的心坎了。這其中第一個聽了不安的，便是謝玉樹，他心想我的心事，小衛是知道的，他的嘴一不穩，我這事，就很容易傳到別人耳朵裏去的，大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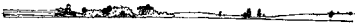


孟繼祖這話，不能平空捏造，必定有所本，他心裏這裏想着，眼睛就不免向對過那排座位上的梅麗看去。梅麗聽孟繼祖演說時，他也想着，這個促狹鬼在那裏瞎講了這一篇演說，到這裏來拿人開玩笑。那天當儂相的，除了衛璧安，還有個謝玉樹，論起人才來，他不見得不如小衛，不知道有了愛人沒有？若沒有愛人，在那天，倒是不少的人注意他，他要找個對手，那天果然他是一個機會。他有兩次和我碰見的，倒不免有些姑娘調兒，見人臉先紅了。心裏想着時，目光也不免向對面看來。兩個有心的人，不先不後，目光却碰個正着。梅麗倒不十分爲意，謝玉樹却是先扎了一針麻醉劑一般，不由到身上酥麻一陣，現在用的是一碗湯，於是只管低了頭，將長柄的勺子，不住的舀着湯喝。梅麗早知道他這個人是最善於害臊的，見他如此，不由得噗嗤一聲笑了。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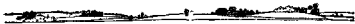


之和梅麗緊隣坐着的，因輕輕的問道：你笑什麼？我看到謝玉樹向我們這邊望着來的呢。梅麗笑道：我笑他，既是偷着看人，又怕人家看着他，真是作賊的心虛。我就不信這位衛先生和他也一樣的，怎麼現在就改變了。潤之笑道：小衛果然是比從前開敞多了。你要知道這種開敞，是藹芳陶融出來的。若是小謝也有人去陶融他，我想不難做到小衛這種地步的。梅麗也不再說什麼，就笑了一笑。西餐到了上咖啡，大家就紛紛離座，衛璧安和藹芳兩人便在一處走着，和大家週旋完了，他兩人就雙雙出門，同坐一輛汽車而去。這飯店裏的男女來賓，自有吳衛幾個友人招待，燕西見主人翁一去，也就無須再在這裏盤桓，就和姊妹們一塊兒出門，剛走到大廳門口，恰好和謝玉樹頂頭相遇，便笑道：小謝，你今天作何感想呢？謝玉樹一見他身後站立着三位小姐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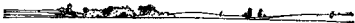
們，這却不可胡開玩笑，便含着微笑點了點頭道：「這件事情，大概你出於意料以外吧？」照說，他們是不應該瞞着你的。可是他是不不得已。因爲你這人太隨便了，一高興起來，你對人一說，他們所謂要讓人驚異一下子的，就成了泡影了。說着，敏之們都笑了。燕西道：「都認識嗎？要不要介紹一下子？」謝玉樹連點頭道：「都認識的，都認識的。正說着話，孟繼祖也走過來了。他和金家是世交，小姐們自是都認識的，因之他就比較放肆些，就拍着謝玉樹的肩膀道：「我說的話，你聽清楚了沒有？」對於我，有什麼批評呢？很對的吧？」謝玉樹見了梅麗，不免就有點心神不定，孟繼祖竟把這話直說出來，他大窘之下，紅着臉只說了四個字，別開玩笑。梅麗見他們說笑，站在兩個姐姐後面，也是微笑。燕西上前一步握着謝玉樹的手道：「你好久不到我那裏去玩了。我很想跟你學英語，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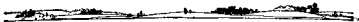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一回

能不能常到舍下去談談。謝玉樹道：我是極願去的，可是不容易會着。你可記得正月裏那一次嗎？在你書房裏，整整等六個鐘頭，真把我膩個夠。他一提這話，梅麗倒記起了，那次是無意中碰見過他的。正自想着，潤之忽然一牽手道：走哇，你還要等誰呢？梅麗一抬頭，只見燕西已走到門邊，連忙笑着走了。手正一開門，想起來了，手裏原捏着一塊印花印度綢手絹，現在那裏去了？回頭一看，只見落在原站之處的地板上，所幸發覺得早，還不曾被人拾了去。就回身來，要去拾那手絹。但是他發覺之時，恰好謝玉樹也發覺了，他站得近，已是俯了身子拾將起來。梅麗一見，倒怔住了，怎樣開口索還呢？謝玉樹拾了手絹，心裏先一喜，一抬頭見梅麗站在一邊看着，就一點不考慮，將手絹遞給他，心裏原想說句什麼，一時又說不出來，就只笑着點了一個頭。梅麗接過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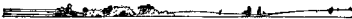


絹道了一聲勞駕。見燕西等已出門，便趕上來。梅麗退到門外，潤之道：「你都出來了，又跑回去作什麼？倒讓我們在這裏先等你。」梅麗道：「我的手絹丟了，也不應當回去找嗎？」潤之道：「你的手絹，不是拿在手上的嗎？」梅麗笑道：「是倒是拿在手上的。我可不知道怎麼樣會丟了，現在倒是尋着了。」潤之道：「大廳裏那末些個人，都沒有看見嗎？」梅麗一紅臉道：「我又沒走遠，就是人家看見，誰又敢檢呢？」潤之本是隨便問的一句話，他既能答覆出來，那裏還會注意，於是大家坐上汽車回家。到了家裏，梅麗早跑到金太太那裏去告訴了，回頭又到佩芳屋子裏去，問佩芳可知道一點。佩芳道：「我若知道，就是事先守秘密，今天我也會慫恿你們多去幾個人了。」梅麗道：「你和二嫂不去，都是當然的。」玉芬姐好好的人，爲什麼不去呢？佩芳道：「這個我知道。這幾天他爲了做公債，魂不守舍，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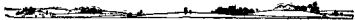


吃一餐飯的工夫，都不敢離電話，他那有心事去赴不相干的宴會。梅麗道：他從前掙了一筆錢，不是不幹了嗎？佩芳道：掙錢的買賣，那有幹了不再幹的。這一回，他是邀了一班在行的人幹，自信很有把握，不料這幾天，他可是越做越賠，聽說賠了兩三萬了。好在是團體的，他或者還攤不上多少錢。梅麗道：怪不得，我今天和三哥說話，他總是不高興的樣子。佩芳道：你又胡扯了。玉芬做公債，和鵬振並不合股，他蝕了本，與鵬振什麼相干？梅麗道：還有什麼不明白的。三嫂公債做蝕了本，三哥有不碰釘子的嗎？大概見着面，三嫂就要給他顏色看，釘子碰多了，他……還不會說下去，只聽着院子裏有人叫着梅麗梅麗，這正是鵬振的聲音，梅麗向佩芳伸了一個舌頭，走到玻璃窗邊，將窗紗掀起一隻角，向外看了一眼，只見鵬振站在走廊上靠了一個柱子，向裏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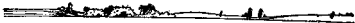


望着，像是等自己出去的樣子，因此放下窗紗，微笑着不作聲。鵬振道：你儘管說我，我不管的。我有兩句話對你說，你出來。梅麗躲不及了，走出房來，站在走廊這頭，笑嘻嘻的向鵬振一鞠躬，笑道：得我正式給你道歉。這還不行嗎？鵬振笑道：沒有出息的東西，背後說人，見了面就鞠躬。別走，別走，我真有話說。梅麗已走到走廊月亮門邊，見他如此，慢吞吞，將手摸着鬮干一步一步走來。鵬振笑道：我的事沒有關係。可是你三嫂作公債虧了，你別嚷說，若是讓父親知道了，是不贊成的。知道與我不相干，不知道的還不知道我私下積蓄了多少私款呢。梅麗笑道：就是爲了這個嗎？這也無所謂，我不告訴人就是了。說到這裏，臉色便正了一正道：三哥，我有一句話得說明。我心裏雖然攔不住事，可是要不關緊的事我才說，嫂嫂們的行動，我向來不敢過問，更是不會胡說。





而況且我自己很知道我自己的身分，我是個庶……鵬振不等他說完，就笑道：得了，得了，我也不過是謹慎之意，何曾說你搬什麼是非。說着話時，早在腰裏掏出皮頁子來，在皮頁子裏，拿了一張電影票，向梅麗手上一塞道：我道歉，請你瞧電影。梅麗笑道：瞧你這前倨而後恭，拿了電影票也就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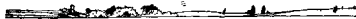


原书空白页



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財難中求助 逍遙爲急使忙裏偷閑

鵬振走回自己屋子，只見玉芬躺在一張長沙發上，兩隻腳高高的架起，放在一個小櫃兒上。他竟點了一枝烟捲，不住的抽着。頭向着天花板，烟是一口一口的向上直噴出來。有人進來，他也並不理，還是向着天花板噴烟。鵬振道：這可新鮮，你也抽烟，抽得這樣有趣。玉芬依舊不理，將手取下嘴裏的烟捲，向一邊彈灰。這沙發榻邊，正落了一條手絹，他彈的烟灰，全撒在手絹上。鵬振道：你瞧，把手絹燒了。說着話時，就將俯了身子來拾手絹。玉芬一揚臉道：別在這裏鬧，我有心事。鵬振道：你這可難了，我怕你把手絹燒了，招呼你一聲，那倒不好嗎？若是不招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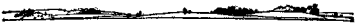
呼你，讓你把手絹燒了，那會又說我這人太不管你的事了。說着身子向後一退，坐在椅子上，不由得嘆了一口氣。玉芬見他這樣子，倒有些不忍，便笑着起來道：你不知道我這幾天有心事嗎？鵬振道：我怎麼不知道？公債是你們大家合股的，你蝕本也有限，你就把買進來的拋出去拉倒。攤到你頭上有多少呢？玉芬道：拋出去，大概要蝕二千呢，然而這是小事，說到這裏，眉毛皺了兩皺。剛才發出來的那一點笑容，又收得一點沒有了。看那樣子，似乎有重要心事似的。鵬振道：據你說，蝕二千塊錢，是小事，難道還有比這更大的事嗎？玉芬道：人要倒霉，真沒有法子，我是禍不單行的了。鵬振聽了，突然站起來，走到他身邊問道：你還有什麼事失敗了？玉芬道：果然失敗了，我就死了這條心，不去管了。說着，把那大半截烟捲，腳在口裏，使勁吸了一陣，然後向痰盂子猛



一擲，好像就是這樣子，決定了什麼似的，便昂着頭問道：我說出來了，你能不能幫我一點忙？若是本錢救回來了，我自然要給你一點好處。說着，便向鵬振一笑。鵬振也笑起來道：什麼好處哩？難道……說着也向沙發上坐下來。若在往日，鵬振這樣一坐下來，玉芬就要生氣的。現在玉芬不但沒看見一般，依然安穩的坐着。鵬振笑道：究竟是什麼事，你說出來，我好替我打算好處哩……玉芬道：正正經經的說話，你別鬧，你若是肯和我賣力，我就說出來，你若是不能幫忙，我這可算白說，我就不說了。鵬振道：你這是怎麼了？難道我不願你發財，願你的大洋錢向外滾嗎？只要可以爲力，我自然是盡力去幹。玉芬昂着頭向天花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你猜吧？我有多少錢私蓄？鵬振道：那我怎麼敢斷言，我向來就避免這一層，怕你疑我調查你的私產。玉芬道：惟其是這樣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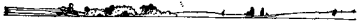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我們都發不了財。我老實說一句，我積蓄一點錢也並不爲我自己。就是爲我自己，我還能夠把錢帶到外國去過日子嗎？無論如何，這裏面，你多少總有點關係的。我老實告訴你罷，我一共有這個數。說着，把右手四個指頭一伸。鵬振笑道：你又騙我了。無論如何，你總有七八千了。而且首飾不在其內的。玉芬道：你真小看我了。我就上不了萬數嗎？我說的是四萬。鵬振笑道：你有那末些個錢，幹嗎常常還要向我要錢用。玉芬道：我像你一樣嗎？手上有多少，就用多少。要是那樣，錢又能積攢得起來。鵬振笑道：得！你這理由是很充足。自己腰裏，憋着五六萬不用，可要在我這月月款的頭上來搜括。我這個人，就不該攢幾文的。玉芬胸脯一伸，正要和他辯論幾句，停了一停，復又向他微笑道：過去的事，還有什麼可說的，算我錯了就是了。現在我這筆錢，發生了危





回二十七第

險，你看要不要想法子挽救呢？鵬振笑道：那當然要挽救，但不知道挽救回來了，分給我多少？玉芬道：你這話，豈不是自己有意見外嗎？從前我不敢告訴你，無非是怕你拿去胡花掉。現在告訴你了，就是公的了。這個錢，我自然不會胡花的，只要你是作正當用途，我那裏能攔阻你不拿。鵬振聽了這話，直由心裏笑出來，因道：那末，你都把這錢做了公債嗎？這可無法子想的，除非向財政界探聽內幕，再來投機。玉芬道：若是做了公債，我倒不急了，一看情形不好，我就可以趕快收場。我現在是拿了五萬塊錢，在天津萬發公司投資……鵬振不等他說完，就跳起來道：噯呀！這可危險得很啦！今天下午，我還得了一個祕密的消息，說是這家公司要破產呢。但是他有上千萬的資本，你是怎樣投了這一點小股呢？玉芬道：我還和幾位太太們，共湊成三十萬，去投資的。他



們都掙過好些個錢呢？不然……唉，不說了，不說了。說着只管用腳擦着地板。鵬振道：大概你們王府上總有好幾股吧？不是你們王府上有人導引，你也不會走上這條道的。這個萬發公司經理，手筆是真大，差不多的人，真會給他虎住了。有一次我在天津一個宴會上會着他，有一筆買賣，要十八萬塊錢，當場有人問他承受不承受，他一口就答應了，反問來人要那一家銀行的支票。那人說是要匯到歐洲去的。他就說是那要英國銀行的支票，省事一點了。他找了一張紙，提起筆來，就寫了十八萬的字條，隨便簽了一個字，就交給那人了，那人拿了支票去了，約有半個鐘頭，銀行裏來了電話，問了一問，就照兌了。在外國銀行，信用辦到了這種程度，不能不信他是一個大資本家。玉芬道：可不是嗎？我也是聽到人說，這萬發公司，生意非常好，資本非常充足，平常

的人，要投資到那公司裏去，是不可能的。他還要大資本家，大銀行，才肯作來往呢。我因為做公債究竟無必勝之權，所以把存款十分之八九，都入了股。不料最近聽得消息，這個經理完全是空架子，不過是善於騰挪，善於鋪張，就像很有錢似的。最近在印度做一筆買賣，虧空了六七十萬，又發現了他公司裏，借過好幾筆三五萬的小債，因此人家都疑惑起來。但是我想他的資本有一二千萬呢，總不至於完全落空吧？鵬振道：做大買賣的人，大半都是手段辣的，一個錢也不肯讓他放空，這裏錢來了，都邊就趕快想一個輸出的法子，好從中生利。到了後來，有了信用，不必拿錢出來，一句話也可以生利，更掙得多。越是掙的多，越向空頭買賣上做法，結果總是債務超過資本，有一天不順手了，債就一齊出頭，試問有什麼不破產之理？不過他大破產，就不知道要



連累多少人小破產，大家維持場面起見，只有債權人不和他要債，股東不退股，甚至於還加些股本進去，然後公司不倒，多少還有挽回之餘地。據我所知，現在有些銀行，有些公司，都是這樣……玉芬道：「得！得！那個和你研究經濟學，要你說這個，我就是問你，這筆款子，能不能想法子弄回來？」鵬振笑道：「你別忙呀。我這正是解釋這款子，或者不至於生多大的問題。這不是瞎摸海的事。你等我到銀行界裏去打聽打聽消息看。」玉芬聽說，就將鵬振掛在衣架上的帽子取下來，遞到他手裏，將手推了他一推道：「好急了，我心都急碎了，你就去罷，我等你的信。」鵬振待要緩一緩，無奈見他夫人，兩眉尖幾乎要鎖到一處，眼睛眸子深陷下去了，白臉翻黃，真急了，只得勉強出去。鵬振被玉芬催了出來，走到外書房裏，就向外面打了幾個電話，找着經濟界的人，打聽這個



消息。這究竟是公司裏祕密的事，知道的很少。都說個不得其詳。有幾個人簡直就說沒有這話，像那樣的大公司，那裏會有倒閉的事，這一定是經濟界的謠言。鵬振問了好幾處，都沒有萬發公司倒閉的話，心裏不免鬆動了許多，就把積極調查的計畫，放下來了。掛上了電話，正自徘徊着，不知道要個什麼事消遣好。金貴却拿了一封信進來，笑道：有人在外面等回話呢。說着，將信遞了過來，鵬振接過去一看，只是一張信紙，歪歪斜斜，寫了二三十個筆筆到頭的字，乃是：

三爺台鑒：即日下午五時，請到本宅一叙。恭候台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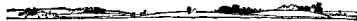
台安

花玉仙啓

鵬振不由得嘆嘴一笑，因向金貴道：你叫那人先回去罷。不用回信了，我一會兒就來。金貴答應去了。鵬振將信封信紙一塊兒拿在手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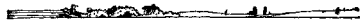
撕成了十幾塊，然後向字紙簍裏一塞，又把字紙抖亂了一陣，料着不容易再找出來了，然後才坐汽車先到劉寶善家裏去，再上花玉仙家。玉芬在家裏候着信，總以為鵬振有一個的實消息，帶回來的，到了晚上兩點鐘，鵬振帶着三分酒興，才走一步跌一步的走進房來。玉芬見他這個樣子，便問道：我這樣着急，你還有心事在外面鬧酒嗎？我託你辦的事，大概全沒有辦吧？鵬振被他夫人一問，人清醒了一大半，笑道：那是什麼話？我今天下午，到處跑了一週，晚上還找了兩個銀行界裏的人吃小館子。我託了他們仔細調查萬發公司最近的情形，他們就會回信的。玉芬道：鬧到這時候，你都是和他們在一處嗎？鵬振道：可不是？和這些人在一處是酸不得的，今天晚晌花的錢，真是可觀。玉芬道：他們怎樣說，不要緊嗎？這句話倒問得鵬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因已





第七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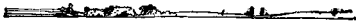
走向浴室來，便只當着沒有聽到，却不答覆這個問題。玉芬一直追到屋子裏來，連連問道：怎麼樣？怎麼樣？要緊不要緊？鵬振冷水洗了一把臉，腦筋突然一涼，清醒了許多。因道：我仔細和他們打聽了，結果，謠言是有的，不過據大局看來，公司有這大的資本，總不至於倒的。玉芬一撒手，回轉身去，自言自語的道：求人不如求己，讓他打聽了這一天一宿，還是這種菩薩話。若是這樣，我何必要人去打聽，自己也猜想得出來呀！鵬振知道自己錯了，便道：今天我雖然賣力，究竟沒有打聽一些消息出來。我很抱歉。明天我抽一點工夫，給你到天津去一趟，無論如何，我總可以打聽一些消息出來。玉芬跑近前，拉着鵬振的手道：你這是真話嗎？鵬振道：當然是真話，不去我也不負什麼責任，我何必騙你呢？玉芬道：我也這樣想着，要訪的實的消息，只有自己去走一趟。可是



我巴巴的到天津去，要說是光爲着玩，恐怕別人有些不肯信。你若是能去，那就好極了，你也不必告訴人，你就兩三天不回來，只要我不追問，旁人也就不會留心的。我希望你明天搭八點鐘的早車就走。鵬振聽說，皺了眉，現着爲難的樣子，接上又是一笑。玉芬道：我知道，又是錢不夠花的了。你既是辦正事，我豈有袖手旁觀之理？我這裏給墊上兩百塊錢，你衙門裏發薪水的時候，還我就是了。鵬振聽到，心裏暗想，這倒好，你還說那筆款子救回來了，大家公用呢。現在我給你到天津去想法子，盤纏應酬等費，倒都要花我自己的。便向玉芬拱了拱手，笑道：那我就感謝不盡了，可是我怕錢不夠花。你不如再給我一百元。乾脆，我就把圖章交出來，鹽務署那一筆津貼，就由你託人去領，利息就叨光了。說着，又笑着拱了拱手。玉芬道：難道你到天津去一趟，花兩百塊



錢，還不會夠嗎？鵬振道：不常到天津去，到了天津去，少不得要多買一些東西。百兒八十的錢，能作多少事情呢？玉芬笑道：你拿關章來，我就給你墊三百塊錢。鵬振難得有這樣的好機會，可以在外面玩幾天不歸家。反正錢總是用的，便將自己的圖章拿出，交給玉芬。玉芬看了一看，笑道：可是這一塊圖章？你別把取不着錢的圖章拿來。鵬振道：我這人雖然不講信用，也應當看人而設，在你面前，我怎麼能使這種手段呢？你想，你拿不着錢，能放過我嗎？玉芬笑了。等到鵬振睡了，然後悄悄的打開保險箱子，取了三百塊錢的鈔票，放在床頭邊一個小皮箱裏。到了次日早上醒時，已是九點多鐘了。玉芬道：好，還趕八點的車呢。火車都開過一百多里了。於是將鵬振推醒，漱洗完了，打開小皮箱，將那捲鈔票取了出來，敞着箱子蓋也不關。鵬振指着小箱子道：還不蓋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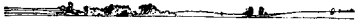


來，你那裏面有多少錢，都讓我看到了。玉芬聽說，索興將箱子裏東西翻了一翻，笑道：請看罷，有什麼呢？我一共只剩了三百塊錢，全都借給你了。現在要零錢用，都要想法子呢，這還對你不住嗎？鵬振見他是傾囊相助，今天總算借題目，重重的借了一筆大債，這也就算十分有情，不然，和他借十塊錢，還不肯呢。當時叫秋香到廚房裏去要了分點心吃，要了一個小皮包，將三百塊錢鈔票揣在裏面，就忽忽的出門，坐了汽車到花玉仙家來，就要他一路到天津玩兒去。花玉仙道：怎麼突然要上天津去？鵬振道：衙門裏有一件公事，要派我到天津去辦。我得去兩三天。我想順便邀你去玩玩，不知道你可能賞這個面子。花玉仙道：有三爺帶我們去玩，那裏還不去之理？只是今天我有戲，要去除非是搭晚車去。鵬振道：那也可以，回頭我們一路上戲館子，你上後台，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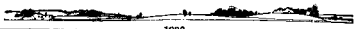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二回

進包廂。聽完了戲，就一路上車站。花玉他道：那就很好，四天之內，我沒有戲，可以陪你玩三天三晚呢。鵬振聽說大喜，到了晚上，二人就同坐了一間包房上天津去了。玉芬總以為鵬振十一點鐘就走了，在三四點鐘起，就候他的電話，一直候到晚上十二點鐘，還不見電話到，玉芬急得什麼似的。實在急不過了，知道鵬振若是住旅館，必在太平飯店內的，就打電話去試試，問有位金三爺在這裏沒有？那邊回說三爺是在這裏，這個時候不在旅館，已經出去聽戲去了。掛上了電話，玉芬倒想起來，不曾問一聲茶房，是和什麼人一路出去聽戲的？也只索罷了。到了晚上一點鐘，鵬振却叫回電話來了。原來玉芬自從作公債買賣而後，自己却私安了一個話機，外面通電話來，一直可到室內的。當時玉芬接過電話，首先一句就說道：你好，我特派你到天津去打聽消息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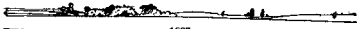
真是救兵如救火，你倒放了不問，帶了女朋友去聽戲。鵬振說道：誰說的？沒有這事。接上就聽到鵬振的聲浪離開了話機，似乎像在罵茶房的樣子。然後他才說道：絕對沒有這事，連戲也沒去聽。戲出在北京，幹嗎跑到天津來聽戲。玉芬道：別說廢話了，長途電話是要錢的，打聽的事情怎麼了？鵬振道：我打聽了好多地方，都說這公司買賣正作得興旺，在表面上一點破綻也沒有，明天中午我請兩個經濟界的人吃飯。得了消息，一定告訴你。是好是歹，明天上午，我准給你一個電話。玉芬聽得鵬振如此說，也就算了。天津那邊鵬振掛上電話，屋子裏電燈正亮得如白晝一般，花玉仙脫了高跟鞋，踏着拖鞋，斜躺在沙發上，手裏捧了一杯又熱又濃的咖啡，用小茶匙攪着，却望了鵬振微微一笑，點頭道：你真會撒謊呀！鵬振道：我撒什了麼謊？花玉仙道：你在電話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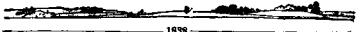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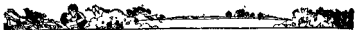
說的話，都是真話嗎？鵬振道：我不說真話，也是爲了你呀。說着，就同坐
到一張沙發椅上來。於是伸了頭，就到他的咖啡杯子邊看了一看，笑
道：這樣夜深了，你還喝這濃的咖啡，今天晚上，你打算不睡覺了嗎？花
玉仙瞅了他一眼，微笑道：你也可以喝一杯，豁出去了，今天我們都不
睡覺。鵬振笑道：那可不行，我明天還得起早一點，給我們少奶奶打聽
打聽消息呢。花玉仙道：既然是這樣，你就請睡罷。待一會兒，我到我姐
姐家裏去。鵬振一伸手將他耳朵垂下來的一串珍珠耳墜，輕輕扯了
兩下，笑道：你這東西，又胡搗亂，我使勁一下，把你耳朵扯了下來。花玉
仙將頭偏着，笑道：你扯你扯，我不要這隻耳朵了。鵬振道：你不要，我又
不扯了。這會子，我讓你好好的喝下這杯咖啡，回頭我慢慢的和你算
賬。花玉仙又瞅了他一眼，鼻子裏哼了一聲。這時，不覺時鐘噹的兩下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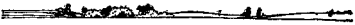


鵬振覺得疲倦，自上床睡了。這一覺睡的不打緊，到了第二天上午十二點以後方才醒過來，鵬振一睜眼，看見玻璃窗上，有一片黃色日光，就在枕頭底下將手表掏出來一看，連忙披着睡衣，爬了起來，漱洗以後，茶房却送了幾份日報進來，鵬振打開來，便支着腳在沙發上看。他先將本埠戲園廣告，電影院廣告看了一遍，然後再慢慢的來看新聞，看到第二張，忽然有幾個加大題目的字，乃是華北商界最大事件，資本三千萬之萬發公司倒閉。鵬振一看這兩行題目，倒不由得先嚇了一跳，連忙將新聞從頭至尾一看，果然如此，說是公司經理，昨日下午，就已逃走，三時以後，滿城風雨，都說該公司要倒閉。於是也不及叫茶房，自己取下壁上的電話分機，就要北京電話。偏是事不湊巧，這天長途電話特別忙，掛了兩個鐘頭的號，電話方才叫來。那邊接電話的，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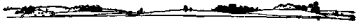


是玉芬，却是秋香，他道：你是三爺，快回來罷。今天一早，少奶奶吐了幾口血，暈過去了，現在病在床上呢。鵬振道：他知道萬發公司倒閉的消息嗎？秋香道：大概是吧？王三爺今天一早七點鐘打了電話來，隨後九點鐘，他自己又來一趟，我聽到說到公司裏的事情。鵬振再要問時，秋香已經把電話掛上了。鵬振急得跳腳，只得當天又把花玉仙帶回京來。原來玉芬自鵬振去後，心裏寬了一小半，以為他是常在外面應酬的，那一界的熟人都有，他到了天津去，不說他自己，就憑他父親這一點點面子，人家也不能不告訴他的實話。他打電話回來，說沒有問題，大概公司要倒的話，總不至於實現。於是放了心，安然睡了一覺。及至次日清早，睡得朦朦朧朧的時候，忽然電話鈴響，心裏有事，便驚醒了，以為必是鵬振打來的長途電話。及至一接話時，却是王幼春打的電話。





因問道：你這樣早打電話來，有什麼消息嗎？王幼春道：姐姐，你還不知道嗎？萬發公司倒了。玉芬道：什麼，公司倒了？你那裏得來的消息？王幼春道：昨天晚上兩點多鐘，接了天津的電話，說是公司倒了。我本想告訴你的，一來恐怕靠不住，二來又怕你聽了着急。反正告訴你，也是沒有辦法的，所以沒有告訴你。今天早上，又接到天津一封電報，果然是倒閉了。玉芬聽了這話，渾身只是發抖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那邊問了幾聲，玉芬才勉強答道：你……你……你還給我……打……聽打聽罷。掛上電話，哇的一聲，便吐了一口血。電話機邊，有一張椅子，身子向下蹲，就坐在上面。老媽子正在廊檐下掃地，見着玉芬臉色不對，便嚷了起來，秋香聽見，首先跑出房來。玉芬雖然暈了過去，心裏可是很明白的，就向他們搖了幾搖手。秋香會意，就不聲張，因問道：少奶奶，你要



不要上床去躺一躺呢？玉芬點了點頭，於是秋香和老媽子兩人，便將他攙上床去。秋香知道他有心事，是不睡的了，將被疊得高高的，放在床頭邊，讓他靠在枕上躺著。玉芬覺得很合意，便點了點頭。秋香見他慢慢的醒了過來了，倒了一杯涼開水，讓他漱了口，將痰盂接着。然後倒了一杯溫茶給他喝。玉芬喝了茶，哼了兩聲，然後對他道：吐的血掃了沒有？秋香道：早掃去了。玉芬道：你千萬不要告訴人，說我吐了血，人家知道，可是笑話，你明白不明白？秋香道：我知道。王少爺也許快來了。我到前面去等着他罷。他來了，我就一直引他進來就是了。玉芬又點了點頭。秋香走到外面去，不多一會兒，王幼春果然來了。秋香將他引來，他在外面屋子裏叫了兩聲姐姐。玉芬道：你進來罷。王幼春走了進來，見他臉色慘淡，兩個顴骨，隱隱的突起來，便道：幾天工夫不見，你怎



麼就憔悴到這種樣子了？玉芬道：你想我還不該着急嗎？你看我們這款子，還能弄多少回頭呢？王幼春道：這公司的經理，聽說已經在大沽口投了海了，同時負責的人也跑一個光，所有的貨款，在誰手裏，誰就扣留着，我們空拿着股票，那裏兌錢去？玉芬道：照你這樣說，我們所有的款子，一個也拿不回來了嗎？王幼春道：唉！這回事，害得人不少，大概都是全軍覆沒呢？玉芬聽到，半晌無言，垂着兩行淚下來道：我千辛萬苦，攢下這幾個錢，現在一把讓人拿了去了，我這日子怎樣過呢？說畢，伏在床沿上，又向地下吐了幾口血。秋香啣了一聲道：少奶奶你這是怎麼辦？你這是怎麼辦？說着，走上前一手托了他的頭，一手拍着他的背。玉芬道：你這是怎麼了？把我當小孩子嗎？快住手罷。說着便伏在疊的被條上。王幼春皺眉道：這怎辦？丟了錢不要鬧病，趕快去找大夫罷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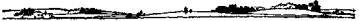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二回

玉芬搖了一搖頭道：「快別這末樣？讓人家聽見了笑話，誰要給我嚷叫出來了，我就不依誰。」王幼春知道他姐姐的脾氣的，守着秘密的事，不肯宣佈的。而且爲了丟錢吐血，這也與面子有關，他一時心急吐了兩口血，過後也就好了的，用不着找大夫的了。因道：「那麼，你自己保重，我還要去打聽打聽消息呢。我們家裏，受這件事影響的，還不在少處呢。姐夫不是到天津去了嗎？他也許能在那方面，打聽一點真實消息，找一個機會。」玉芬聽說，他那慘白的臉色，立刻又變一點紅色，格格笑上一陣說道：「他能找一點機會嗎？我也是這樣想呢。」王幼春一看形勢不對，就溜了。剛才到了大門口，秋香由後驚慌驚張的追了上來，叫道：「王三爺，你瞧瞧去罷，我們少奶奶不好呢。」王幼春不免吃了一驚，就停了脚問道：「怎麼樣，又變了卦了嗎？」秋香道：「你快去看罷，他可真是不好。」





幼春也急了，三腳兩步，跟他走到房內，只見玉芬伏在疊被上，已是不會說話，只有喘氣的分兒。王幼春道：這可是不能鬧着玩的，我來對他負這個責任，你們趕快去通知太太罷。秋香正巴不得如此，就跑去告訴金太太了。一會兒工夫，金太太在院子裏就嚷了起來道：這是怎麼樣得來的病？來得如此凶哩。說着已走進屋子裏來，看見玉芬的樣子，不由得向後退了一步，呀了一聲道：果然是厲害，趕快去找大夫罷。身邊只有秋香一個人可差使，便道：糊塗東西，你怎麼等少奶奶病到這樣才告訴我哩。到前面叫人坐了汽車找大夫去罷，不論是個什麼大夫，找來就得。王幼春道：伯母，也不用那樣急，還是找一位有名的熟大夫妥當一點，我來打電話罷。王幼春到外面屋子裏打了一個電話，好在是早上，大夫還沒有對平常出診的時候，因此電話一叫，大夫就答





第七十二回

應來，不到十五分鐘的工夫，就有前面的聽差，把梁大夫引進來。這時，家中人都知道了，三間屋子，都擠滿了人。王幼春也不便十分隱瞞，只說是爲公債虧了，急成這樣的。金太太聽到起病的原因，不過是如此，却也奇怪。心想玉芬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，就是公債上虧空兩三千，也不至於急到這田地。讓大夫瞧過之後，就親自問梁大夫，有什麼特別的病狀沒有？大夫也是說，不過受一點刺激，過去也就好了。金太太聽說，這纔寬了心。一直等大夫去後，王家又有人來看病，金太太才想起來了，什麼鬧這樣的厲害，還不見鵬振的影子？這也不問，一定是在外面又做了什麼壞事。玉芬本來在失意的時候，偏是他又置之不顧，所以越發急起病來了。因此金太太索興裝着糊塗，不來過問。玉芬先是暈過去了，有一小時人是昏昏沉沉的，後來大夫扎了一針，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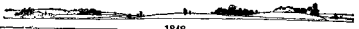
灌着喝下去好多葡萄酒，這才慢慢的清醒了。清醒了之後，自己又有些後悔，這豈不是讓人笑話，我就是那樣沒出息，爲了錢上一點小失敗就急得吐血。但是事已作出了，悔也無益。好在我病得這樣，鵬振還不回來，他們必定疑心我爲了鵬振，氣出病來。若是那樣，比較也有點面子，不如就這樣賴上了。本來鵬振也太可惡，自己終身大事相托，巴巴讓他去天津去，不料他一下車，就去聽戲，也值得爲他吐一口血。如此想着，面子總算抓回一部分，心裏又坦然些了。

第七十三回 扶榻問黃金心醫解困 並頭嘲白髮蔗境分甘

鵬振趕回北京的時候，已經兩點多鐘了。自己是接花玉仙一路走的，當然還少不得先送花玉仙回去，然後再回家。自己也覺亂子搗大了，待要冒冒失失闖進屋去，怕會和玉芬突衝起來，因此先在外面書房裏等着，就叫一個老媽子進去，把秋香叫出來。秋香一見面，就道：三爺，你怎麼回事，特意請你到天津去打聽消息的，北京都傳遍了，你會不知道鵬振笑道：你這東西沒上沒下的倒批評我起來，這又和你什麼相干呢？秋香道：還不和相干嗎？我們少奶奶病了。鵬振問是什麼病，秋香把經過情形略說了一說，因道：現在躺着呢，您要是爲省點事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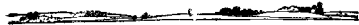
最好是別進去。鵬振道：他病了，我怎能不進去，我若是不進去，他豈不是氣上加氣？秋香望着他笑了笑，却不再說什麼。鵬振道：我爲什麼不能進去？秋香回頭看了一眼，屋子外頭，並沒有人，就笑着將身子蹲了一蹲道：除非你進去，和我們少奶奶這麼，不然，說着臉色一正道：人十分命，也去了七八分了，您瞧着他那樣子，你忍心再讓他生氣嗎？我真不是鬧着玩，你要不是先叫我出來問一聲，糊裏糊塗的跑進去，也許真會弄出事情來。鵬振道：你說這話，一定有根據的，他和你說什麼來着嗎？秋香沉吟了一會子，笑道：話我是告訴三爺，可是三爺別對少奶奶說。要不然，少奶奶要說我是個漢奸了。鵬振道：我比你們經驗總要多一點，你告訴我的話，我豈有反告訴人之理？秋香笑了一笑，又搖搖頭道：這問題太重大了，我還是不說罷。鵬振道：你幹嗎也這樣文謔



諷的，連問題也鬧上了。快說罷。秋香又沉吟了一會，才笑着低聲說道：「這回可不是鬧着玩的，少奶奶要跟你離婚哩。」鵬振笑道：「就是這句話嗎？我至少也聽了一千回了，這又算什麼？」秋香道：「我是好意，您不信就算了。可是您不信我的話，你就進去鬧出禍事來了，後悔就遲了。少奶奶還等着我呢。說畢，他抽身就走了。鵬振將秋香的話一想，他究竟是個小孩子，若是玉芬真沒有什麼表示，他不會再三說得這樣懇切的。玉芬的脾氣，自己是知道的，若是真冒昧衝了進去，也許真會衝突起來。而自己這次作的事情，實在有些不對，總應該暫避其鋒才是。鵬振猶豫了一會子，雖然不敢十分相信秋香的話，却也沒這樣大的胆子敢進屋去，就慢慢的踱到母親屋裏來。金太太正是一個人，在屋子裏閒坐，一個陪着的沒有。茶几邊放了兩盒圍棋子，一張木棋盤，又是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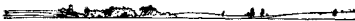
册桃花泉圍棋譜。鵬振笑道：媽一個人打棋譜嗎？怎麼不叫一個人來對着？金太太也不理他，只是斜着身體，靠了太師椅子坐了。鵬振走近一步，笑道：媽是生我的氣嗎？金太太板着臉道：我生你什麼氣，我只怪我自己，何以沒有生到一個好兒子？鵬振笑道：哎喲！這樣子，果然是生我的氣的，是爲了玉芬生病，我不在家嗎？您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昨天到天津去了，剛才回來呢。金太太道：平白的你到天津去作什麼？鵬振道：衙門裏有一點公事，讓我去辦，您不信，可以調查。金太太道：我到那兒調查去，我對於這些事全是外行，你們愛怎麼撒謊，就怎麼撒謊，可是我希望你們自己也要問問良心，總別給我鬧出大亂子來才好。鵬振道：我又不能未卜先知，我要是知道玉芬今天會害病，昨日就不到天津去。金太太冷笑道：你指望我睡在鼓裏呢。玉芬就爲的是你不在





第七十三回

家，他才急病的。據我看來，也不知你們這裏頭，還藏了什麼機關。我聲明在先，你既然不通知我，我也不過問，將來鬧出亂子來了，可別連累我就是了。鵬振見金太太也是如此說，足見秋香剛才告訴的話，不是私造的，索興坐下來問玉芬是什麼情形。金太太道：你問我作什麼？你難道躲了不和他見面，這事就解決了嗎？女子都是沒有志氣的，不希望男子有什麼偉大的舉動，只要能哄着他快活就行了。你去哄哄罷，也許他的病就好了。鵬振聽了母親的話，和秋香說的又不同，自己真沒了主意，倒不知是進去好，是不進去好？這樣猶豫着，索興不走了，將棹上的棋盤展開，打開一本桃花泉，左手翻了開來，右手就伸了到棋子盒裏去，沙啦沙啦抓着響。人站在棹子邊，半天下一個子。金太太將桃花泉奪過來，向棹上一扔，將棋盤上的棋子，抹在一處，抓了向盒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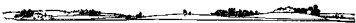


裏一擲，望了他道：你倒自在，還有心打棋譜呢。鵬振笑道：我又不是個大夫，要我急急去看他作什麼呢？但是嘴裏這樣說着，自己不覺得如何走出了房門，慢慢踱到自己院子裏，聽到自己屋子裏靜悄悄的，也就放輕着脚步走上前去。到了房門口，先掀着門簾子，伸頭向裏望了一望，屋子裏並沒有別人。玉芬側着身子向外面睡，臉向着窗子，眼睛却是閉了的。鵬振先微笑着進了房去。玉芬在床上，似乎覺得有人進來了，却把眼睛微微睜開了一線，然後又閉上，身子却不曾動一動。鵬振在床面前彎腰站着，輕輕叫了兩聲玉芬。玉芬並不理會，只是閉眼不睜，猶如睡着一般。玉芬不作聲，鵬振也不作聲，彼此沉寂了許久，還是鵬振忍耐不住，因道：你怎樣突然得了這樣的重病？玉芬睜開眼望了他一望，又閉上了。鵬振道：現在你覺得怎麼了？玉芬突然向上一坐，

向他瞪着眼道：你是和我說話嗎？你還有臉見我，我可沒有臉見你呢？你若是要我快死，乾脆你就拿一把刀來。要不然，就請你快出去。我們從此永不見面。快走快走！說着話時，將手向外亂揮。鵬振低着聲音道：你別嚷，你別嚷，讓我解釋一下。玉芬道：用不着解釋，我全知道。快走快走！你這喪盡了良心的人。他口裏說着，手向床外亂揮。一個支持不住，人向後一仰，便躺在疊被上。秋香和兩個老媽子聽到聲音，都跑進來了，見他臉色轉紅，只是胸脯起伏，都忙着上前，鵬振向他搖了一搖手道：不要緊，有我在這裏，你們只管出去。他三人聽到，只好退到房門口去。鵬振走到床面前，給玉芬在胸前輕輕撫摩了一番，低着聲音道：我很對你不住，望你原諒我。我豈有不望你好，不給你救出股款的嗎？實在因為……得了，我不解釋了，我認錯就是了。我們亡羊補牢，還得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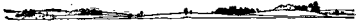
心去奮鬥，豈可自生意見？！這兒給你正式道歉。說時，他就退後了兩步，然後笑嘻嘻的向玉芬行了兩個雙鞠躬禮。玉芬雖然病了，他最大的原因是痛財，對於鵬振到天津去不探聽消息，這一件事，却不是極端的恨，因為公司要倒，是已定之局，多少和公司裏接近的人，一樣失敗。鵬振一個事外之人，貿然到天津去，他由那裏入手去調查呢？不過怨他不共患難罷了。現在聽到鵬振這一番又柔軟又誠懇的話，已心平氣和了一半。及至他說到我這裏給你鞠躬了，倒真個鞠躬下去，一個丈夫，這樣的和妻子道歉，這不能不說他是極端的讓步了。因道：這人怎麼一回事，要折死我嗎？說時，就不是先緊閉雙眼，不聞不問的樣子了。也微微的睜眼偏了頭向鵬振望着。鵬振見他臉上沒有怒容了，因道：你還生我的氣嗎？玉芬道：我並不是生你的氣，你想我突然受



這樣的大損失，怎樣不着急。巴巴的要你到天津去一趟，以爲你總可以給我幫一點忙。結果，你去了的，反不如我在家裏的消息靈通，你都靠不住了，何況別人呢？鵬振道：這回實在是我錯了，可是你還得保重身體，你的病好了，我們就再來一同奮鬥。說着，他就坐在床沿上，側了身子，覆轉來，對了玉芬的耳朵，輕輕的說。玉芬一伸手，將鵬振的頭向外一推，微微一笑道：你又假惺惺。鵬振道：我是受不了良心的譴責，只因偶然一點事，不會賣力，就弄得你遭這樣的慘敗，我怎能不來安慰你一番呢？玉芬道：我失敗的數目，你沒有對人說嗎？鵬振道：我自然不能對人說，我洩漏你的秘密……下面還不曾接着說，就有人在院子裏說道：玉芬姐。鵬振一聽是個女子的聲音，連忙走到窗子邊，隔着窗紗向外一看，原來是白秀珠，這真出乎意料以外的事。自從金冷二家



的婚事成了定局以後，他就和這邊絕交了。不料他居然惠然肯來，作個不速之客。趕着就招呼道：白小姐，稀客，稀客，請到裏面來坐。玉芬在床上市問道：誰？秀珠妹妹來了嗎？鵬振還不曾答話，他已經走進來了。和鵬振點了一個頭，走上前，執着玉芬的手道：姐姐，你怎麼回事？突然得了這樣的重病。我聽到王家的伯母說，你爲了萬發公司倒閉了，是嗎？玉芬點了點頭，又嘆了一口氣。秀珠回轉頭來，就對鵬振道：三爺，我要求你，我單獨和玉芬姐說幾句話，行不行？鵬振巴不得一聲，笑道：那有什麼不可以說？就起身走出房門去了。秀珠等着鵬振脚步聲音走遠了，然後執着玉芬的手，低低的說道：你那個款子，還不至於完全絕望，我也許能幫你一個忙，挽救回來。玉芬緊緊握着秀珠的手，望了他的臉道：你不是安慰我的空話嗎？秀珠道：姐姐，你怎麼還不明白？我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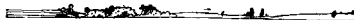


是說空話？我也不必自己來跑一趟了。你想你府上，我還願意來嗎？我就知道我這劑藥，準能治好你的病，所以我自己犯着嫌疑來一趟。玉芬不由得笑了。因道：小鬼頭，你又瞎扯，我有什麼病，要你對症下藥哩？不過我是性子燥，急得這樣罷了。你說你有挽救的辦法，有什麼法子呢？秀珠正想說你已經說不是爲這個病，什麼又問我什麼法子。繼而一想，他是一個愛面子的人，不要說穿罷。就老實告訴他道：這個公司裏，承辦了一批洋貨，是祕密的，只有我哥哥和一兩個朋友知道。這洋貨足值五六十萬，抵償我們的債款，大概還有富餘。我就對我哥哥說，把你這筆款子，也分一股，你這錢不就回來了嗎？我哥哥和那幾個朋友都是軍人，只要照着他們的債款扣錢，別人是不敢說話的。玉芬道：這話真嗎？若是辦成了，要什麼報酬呢？秀珠道：這事就託我哥哥辦，他

能要你的報酬嗎？這事詳細的情形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們和萬發公司有債務關係，款子又收得回來，這是事實。要不然，等你身體好了，你到我家裏去和我哥哥當面談談，你就十分明白了。玉芬道：若是令兄肯幫我的忙，事不宜遲，我明天上午就去看他。秀珠道：那也不忙，只要我哥哥答應了，就可以算事。等你好了，再去見他，也是一樣。玉芬道：我沒有什麼。我早就可以起床的，只是我恨鵬振對我的事太模糊，我懶起床。現在事情有了辦法，我要去辦我的正事，就犯不着和他計較了。秀珠笑道：你別着急，你自己去不去，是一樣的。我因為知道你性急，想要託一個人來轉告訴你，都來不及，所以只得親自前來。我這樣誠懇的意思，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？玉芬道：我很感激你，還有什麼不放心，我就依你，多躺一兩天罷。於是二人說得很親熱，玉芬并留秀珠在



自己屋裏吃晚飯。秀珠既來了，也就不能十分避嫌疑，也不要人陪，廚房開了飯來，就在外面屋子裏吃。飯後又談到十點鐘，要回去了，玉芬就叫秋香到外面打聽打聽，自己家裏有空着的汽車沒有。秀珠連忙攔住道：不，我來了一天了，也沒有人知道，現在要回去，倒去打草驚蛇，那是何必？你讓我悄悄的走出去，你這大門口，有的是人力車，我坐上去就走了。玉芬覺得也對，就吩咐秋香送他到大門口。秀珠經過燕西書房的時候，因指着房子低低的問秋香道：這個屋子裏的人在？家裏嗎？秋香道：這個時候，不見得在家裏的。有什麼事要找我們七爺嗎？我給你瞧瞧去。秀珠道：我不過白問一聲，沒有什麼事，你也不必去找他。秋香道：也許在家裏，我給你找他一下子，好不好？秀珠道：你到那裏去找他？秋香道：自然是先到我們七少奶奶那裏去找他。秀珠扶着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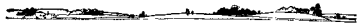


香的肩膀，輕輕一推道：這孩子說話，幹嗎叫得這樓親熱。誰搶了你七少奶奶去了？還加上我們兩個字作什麼？秋香也笑了起來了。二人說着話，已走到洋樓門下，剛一轉彎，迎面一個人笑道：本來是我們的七少奶奶嗎，怎麼不加上我們兩個字呢？秀珠抬頭看時，電燈下看得清楚，乃是翠姨。便笑道：久違了，您好。翠姨上前一步，執着秀珠的手道：我早就想你，你怎麼老不來？秀珠道：總是有事，抽不開身來。翠姨道：一個大小姐，那有那麼忙呢？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又笑道：也許，各人有各人的事，那裏說得定呢？幾時來的，我一點兒不知道。坐一會兒再走罷。秀珠道：我半下午就來了，坐了不少的時候了，改天再見罷。說着，就忽忽的出門去了。翠姨站在樓洞門下，等着秋香送客回來，因問道：這一位今天怎麼來了？這是猜想不到的事呀。秋香道：他是着我們少奶奶

病來的。翠姨笑道：你這傻瓜，你不知道和他說七少奶奶犯忌諱嗎？怎麼還添上我們兩個字呢？可是這事你也別和七奶奶說，人家也是忌諱這個的。秋香道：七少奶奶他很大方的，我猜不會在這些事上注意。翠姨道：七少奶奶，無論怎麼好說話，他也只好對別的事如此，若是這種和他切己有關的事，他也麻糊嗎？兩人說着話，一路笑了進來。秋香只管跟翠姨走，忘了回自己院子，及走到翠姨窗外，只見屋子裏電光燦爛，由玻璃窗內射將出來，窗子裏頭，兀自人影搖動。秋香停住了腳，接上又有人的咳嗽聲，秋香一扯翠姨衣襟道：總理在這裏了，我可不敢進去。說完，抽身走了。翠姨走進房去，只見沙發背下，一陣一陣有烟冒將出來，便輕輕喝道：誰扔下火心在道兒，燒着椅子了。這時，靠裏一個人的上身伸將出來，笑道：別說我剛才還咳嗽兩聲，就是你聞到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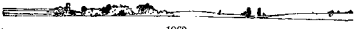
種雪茄烟味，你也知道是金總理光降了，說着，就將手上拿的雪茄烟，向翠姨點了兩點。翠姨先不說話，走到銅床後，繡花屏風裏，換了一件短短的月白綢小緊衣，下面一條蔥綠短腳褲，比膝蓋還要高三四寸，踏着一雙月白緞子繡紅花拖鞋，手理着鬢髮，走將出來。問道：這個時候，你跑到我這裏來做什麼？金銓口裏啣着雪茄，向他微笑，却不言語。翠姨道：來是儘管來，可是我有話要聲明在先，不能過十二點鐘，那個時候我要關房門了。再說，你也得去辦你的公事。金銓啣着雪茄，只管抽着，却不言語，又搖了一搖頭。翠姨道：你這是什麼玩意，我有些不懂。金銓笑道：有什麼不懂。難道我在這屋子裏還沒有坐過十二點鐘的權利嗎？翠姨笑道：那怎樣沒有這屋子裏的東西，全是你的，你要在這裏坐到天亮也可以。但是……金銓道：能坐，我就不客氣坐下了。我





第七十三回

不知道什麼叫着。但是翠姨也坐到沙發上，便將金銓手上的雪茄，一伸手搶了過來。皺着眉道：「我就怕這一股子味兒，最是你當着人對面說話，非常的難受。」金銓笑道：「我爲了到你屋子裏來，還不能抽雪茄不成？」翠姨將雪茄遞了過來，將頭却偏過去。笑道：「你拿去抽去，可別在我這裏抽，兩樣由你挑了。」金銓笑道：「由我挑，我還是不抽煙罷。」翠姨撇嘴一笑，將雪茄扔在痰盂子裏，坐了一會，翠姨却打開屜棹，拿了一本賬簿出來，金銓將賬簿搶着，向屜裏一扔，笑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還算你的陳狗屎賬。」翠姨道：「我虧了錢呢，不算怎麼辦？」算你的嗎？」金銓道：「算我的，就算我的。難道你那一點小小的賬目，我還有什麼擔負不起嗎？」翠姨笑道：「只要你有這句話，我就不算賬了。」於是把抽屜關將起來。金銓隨口和翠姨說笑，以爲他沒有大賬，到了次日早晌，因爲有公事，八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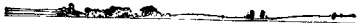


鐘就要走，翠姨一把扯住道：「我的賬呢？」金銓笑道：「哦！還有你的賬，我把這事忘了。多少錢？」翠姨笑道：「不多，一千三百塊錢。口裏說着，手上扯住金銓的衣服，却是不曾放。」金銓笑道：「你這竹槓，未免敲得兇一點。我若是昨天不來呢？」翠姨道：「不來，也是要你出。難道我自己存着一注家私來給自己填虧空嗎？」金銓只好停住不走，要翠姨拿出賬來看。翠姨道：「大清早的，你有的是公事，何必來查我這小賬呢？反正我不能寬你。今天晚晌，你來查賬也不遲，就是這時候，要先給我開一張支票。」金銓道：「支票簿子不在身上那行呢？」翠姨道：「你打算讓我到那家去取款呢？你就拿紙親筆寫一張便條得了。只要你寫上我指定的幾家銀行，我準能取款，你倒用不着替我發愁。」金銓道：「不用開支票，我晚上帶了現款來交給你，好不好？」翠姨點點頭笑道：「好是好，不過要漲二百元利息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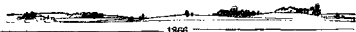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三回

銓笑道：「了不得，一天工夫，漲二百塊錢利錢，得！我不和你麻煩，我這就開支票罷。」說着，見靠窗戶的棹上，放了筆和墨盒，將筆拿起，笑道：「這屋子裏，會有這東西，足見早預備要訛我一下子的了。」翠姨道：「別胡說，我是預備寫信用的。」說時，伏在棹沿上，用眼睛斜瞅着金銓道：「你真爲了省二百塊錢，回頭就不來查賬了嗎？」金銓哈哈一笑，這才一丟筆走了。到了這天晚上，金銓果然就拿了一千五百元的鈔票，送到翠姨屋子裏來。笑道：「這樣子，我總算對得住吧？」翠姨接過鈔票，馬上就打開箱子一齊放了進去。金銓道：「我真不懂，憑我現在的情形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至於要你挨餓，何以你還是這樣的拚命攢錢。這箱子裏關了多少呢？」說着，將手向箱子連連點了幾下。翠姨道：「我這裏有多少，有什麼不知道的，反正我的錢，都是由你那兒來的啊。你覺我這就攢錢不少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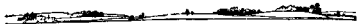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你打聽打聽看，你們三少奶奶，就存錢不少，單是這回天津一家公司倒閉，就倒了他三萬。我還有你撐着我的腰，我那裏比得上他？金銓笑道：你可別嫌我的話說重了。若是自己本事掙來的錢呢，那就越掙的多，越有面子。若是滾得人家的錢，一百萬也不足爲奇。你還和他比呢。翠姨道：一個婦人家，不靠人幫助，那裏有錢來？金銓道：現在這話說不過去了，婦女一樣可以找生活。翠姨道：好吧？我也找生活去。就請你給我寫一封介紹信，不論在什麼機關找一個位置。金銓聽了，禁不住哈哈大笑，因站起身來，伸手拍着翠姨的肩膀道：說來說去，你還是得找我。你也不必到機關上去了，就給我當一名機要女秘書罷。說着，又哈哈大笑起來。翠姨道：你知道我認識不了幾個字，爲什麼把話來損我？我可是真要我當祕書，我也就去當。現在有些機關上，雖有幾個女職



員，可是裝幌子的還多着呢。金銓笑道：難道還要你去給我裝幌子不成？翠姨道：瞎扯淡，越扯越遠了。說着話，他就打開壁上一扇玻璃門，進浴室去洗手臉。金銓在後面笑着，也就跟了來。到了浴室裏，只見翠姨脫了長衣，上身一件紅鴛鴦格的短褂子，罩了極緊極小的一件藍綢坎肩，胸前突自鼓了起來。他將兩隻褂袖子高高舉起，露出兩隻雪白的胳膊，彎了腰在臉盆架子上洗臉。他扭開盆上熱水管，那水發出沙沙的響聲，直射到盆裏打漩渦，他却斜着身子等水滿。這臉盆架上，正斜斜的懸了一面鏡子，翠姨含着微笑，正半抬着頭在想心事。忽然看到金銓放慢了脚步，輕輕悄悄的，繞到自己身後，遠遠伸着兩隻手，看那樣子，是想由後面抄抱到前面。當時且不作聲，等他手伸到將近時，突然將身子一閃，回過頭來對金銓笑道：幹嗎？你這糟老頭子。金銓道：



老頭子就老頭子罷，幹嗎還加上個糟字？翠姨將右手一個食指，在臉泡上，輕輕爬了幾下，却對金銓斜瞅着，只管撇了嘴。金銓嘆了一口氣道：是呀！我該害臊呀。翠姨退一步，坐在洗澡盆邊，一張白漆的短榻上，笑道：你還說不害臊呢？我看見過你對着晚輩那一副正經面孔，真是說一不二。這還是自己家裏人。大概你在衙門裏見着你的屬員，一定是活閻羅一樣的，可是讓他們這時在門縫裏偷瞧瞧你這樣子，不會信你是小丑兒似的吧？金銓道：你形容得我可以了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？說着，就嘆了一口氣。於是在身上掏出一個雪茄的扁皮夾子來，抽了一枝雪茄，放在嘴裏。一面揣着皮夾子，一面就轉着身子，要找火柴。翠姨捉住他一隻手，向身後一拉，將短椅子拍着道：坐下罷。金銓道：剛才我走進來一點，你就說我是小丑，現在你拉我坐下來，這就沒事了。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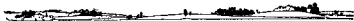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三回

姨笑道：我知道你就要生氣。你常常教訓我一頓，我總是領教的。我和你說兩句笑話，這也不要緊，可是你就要生氣。金銓和他並坐着，正對了那斜斜相對的鏡子。這鏡子原是爲洗澡的人遠遠在盆子裏對照的。兩人在這裏照着影子，自然是髮眉畢現。金銓對了鏡子，見自己頭上的頭髮，雖然梳着一絲不亂，然而却有三分之一，是帶着白色的了。於是伸手在頭上兩邊分着，連連摸了幾下，接上又摸了一摸鬍子，見鏡子裏的翠姨烏油油的頭髮，配着雪白的臉兒，就向鏡子點了點頭。翠姨見他這種樣子，便回轉頭來問道：你這是什麼一回事？難道說我這樣陪服了你，你還要生氣嗎？金銓道：我並不是生氣。我看着鏡子裏那一頭斑白的頭髮，和你這鮮花一朵，並坐一處，我有些自慚形穢了。翠姨道：你打了半天的啞謎，我以爲你要說什麼，原來是一件不相干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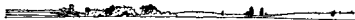
的事。慢說你身體很康健，并不算老。就是老的話，夫妻們好不好，也在年歲上去計較。若是計較年歲，年歲大些的男子，都應該去守獨身主義了。金銓拍了他的肩膀笑道：據你這樣說，老頭子也有可愛之道，這倒很有趣啊！說着，昂頭哈哈大笑起來。翠姨微笑道：老頭子怎麼沒有可愛之道？譬如甘蔗這東西，就越老越甜，若是嫩的呢，不但嚼着不甜，將甘蔗水嚼到口裏，反有些青草氣味。金銓走過去幾步，對了壁上的鏡子，將頭髮理上兩理，笑道：白頭髮你還不要發愁，有人愛這調兒呢。說着又笑了起來。因對翠姨道：中國人作文章，歡喜搬古典，古典一搬，壞事都能說得好。老頭子年歲當然是越過越苦，可是他掉過頭來一說，年老還有點指望，這就叫什麼蔗境。那意思就是說，到了甘蔗成熟的時候了。書上說的，我還不大信，現在你這樣一說，古人不欺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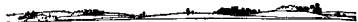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三回

我也。翠姨皺了眉道：你瞧，這又用得搬上一大套子書。金銓道：不是我搬書，大概老運好的人，都少不得用這話來解嘲的，其實我也用不着搬書，像你和我相處很久，感情不同平常，也就不應該嫌我老的，說着又笑起來。翠姨道：你瞧，只管和你說話，我放的這一盆熱水，現在都涼過去了。你出去罷，讓我洗澡。金銓道：昨天晚晌天氣很熱，蓋着被出了一身的汗。早晌起來，忙着沒有洗澡，讓我先洗罷。翠姨道：我們蓋的是一床被，怎麼我沒有出汗呢？你要洗，你就洗罷。說着就起身出浴室，要給他帶上門。金銓道：你又何必走呢？你花了我那些錢，你也應該給我當一點小差事。翠姨出去了，重新扶着門，又探了頭進來笑問道：又是什麼差事？金銓道：勞你駕，給我擦一擦背。說時，望了翠姨笑。翠姨搖着头道：不行不行，回頭濺我一身水。金銓道：我們權利義務，平等待遇，回





頭你洗澡，我是原禮兒退回。翠姨道：胡說，一笑之下，將門帶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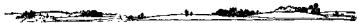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七十四回 三戒異時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壽斷句寫哀思

這個時候，也就到了開稀飯的時候了。那邊金太太屋子裏吃晚餐，因為兒輩們都散了，一個人吃的時候居多，有時金銓也就於此時進來，和金太太吃飯，藉以陪着說笑。這晚晌，金太太想起老頭子有一星期不曾共飯了，倒有點奇異起來。金太太越想越有點疑惑，這屋子裏伺候雜事的，就是陳二姐一人，他是個中年的孀居，有些話，又不便和他說，一人喝罷了稀飯，因道：「今天晚上，天氣暖和得很，這汽水管子，熱得受不了，我到外面透透空氣去罷。」說着，就慢慢的踱到外面來。陳二姐追出來道：「太太，晚上的風，吹得怪涼，別……金太太喝道：「別嚷，別嚷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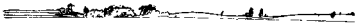
我就只在廊子下走走。陳二姐不敢作聲，退進屋子去了。金太太在廊子下轉了半個圈，不覺賤到小跨院子門邊來。這裏就是翠姨的私室，除了丫頭玉兒，還有一個老媽子伺候他。這時下房都息了電燈了，只有上房的玻璃窗子有電光。那電光帶着紫色，和跳舞廳裏，夜色深沉，酒醉酣舞的時候一樣的顏色。金太太想了一想，他屋子裏那有這樣的燈光。是了，翠姨曾說在床頭邊要安一盞紅色電燈泡，這大概是床頭邊的電燈泡了。金太太正在凝想，不覺觸着廊下一隻白瓷小花盆，噹的一聲響。自己倒嚇了一跳，向後一縮。站着靠了圓月亮門，再一看時，只見玻璃窗邊，伸出一隻粉臂，拉着窗紗，將玻璃掩上了。窗子裏的燈光，就格外朦朧。金太太呆呆的站了一會，却聽到金銓的嗓子，在屋子裏咳嗽了幾聲。金太太一個人衝口而出的，輕輕罵了一句道：越





第七十四回

老越糊塗。也就回房去了。金太太走回房去，連忙將房門一關，插上了橫門，只一回身，就看到陳二姐走了過來，他笑道：「太太，你怎麼把我也關在屋子裏？」金太太這才知道只管關門，忘了有人在屋子裏，不覺笑了起來。陳二姐開了門，自己出去了。這裏金太太倒不要睡覺，又自斟了一杯茶，坐在沙發椅上慢慢的喝將起來，自己只管一人發悶，就不覺糊塗糊塗的坐到兩點鐘了。空想也是無益，便上床安歇了。次日吃午餐的時候，叫人到金銓辦公室裏去看看，由衙門裏回來沒有？打聽的結果，回來說總理剛到那屋子裏去，今天還沒有上衙門呢。金太太坐了一會，緩緩踱到辦公室來。在門簾子外，先問了一聲誰在這裏，有金貴在旁答應出來了。金太太道：「沒有什麼事，我看有沒有人在這裏呢？你們是只顧玩，公事不管罷了，連性命不管，也沒有關係的。」金貴也





不知什麼事得罪了太太，無故碰一個釘子，只得退到一邊，連啗了幾聲。金太太一掀簾子，走進房去，只見金銓靠住了沙發抽雪茄。金太太進來，他只是笑了一笑，沒說什麼，也沒起身。金太太道：「今天早上，你沒有上衙門去嗎？」金銓道：「沒有什麼公事，今天可以不去。」金太太道：「你什麼時候起來的？」問到這句話，金銓越發的笑起來了，因道：「今天爲什麼盤問起這個來了？」金太太道：「你笑什麼？我是問你正話。」金銓笑道：「說正話，反正不是說氣話，怎麼不笑呢？」說正話，你有什麼問題要提出來呢？」金太太道：「正經莫過於孔夫子，孔夫子曾說過，君子有三戒，這三戒怎麼分法呢？」金銓聽了這話，看着夫人的顏色，笑道：「這有什麼難懂？爲老壯少罷了。」金太太道：「老時候呢？」金銓將嘴裏雪茄取出來，以三個指頭夾住，用無名指向雪茄彈着，伸到痰孟子上去落灰。那種很安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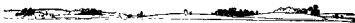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四回

而自然的樣子，似乎絕不爲什麼擔心，笑着答道：這有什麼不能答的呢？孔子說，戒之在得，得呀，就是貪錢的意思。問道：壯年的時候呢？答戒之在鬥，那就是和人生氣的意思。問道：少年的時候呢？金銓又抽上雪茄了，靠着沙發，將腿搖曳了幾下，笑道：戒之在色。要不要下註解呢？說着，望了他夫人。金太太點了點頭道：哦！少年戒色，壯年和老年就不必戒的，是這樣說嗎？金銓笑道：孔子豈會講這一家子理。他不過是說，每個時候，有一個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對那個毛病特別戒嚴。金太太連搖着頭道：雖然是孔子說的話，不容後人來駁，但是據我看來，有點不對。如今年老的人哪，他的毛病，可不是貪錢呢？你相信我這話不相信我這話呢？說到這裏，金銓却不向下說了。他站了起來，將雪茄放在玻璃缸子上，連忙一推壁下的懸鏡，露出保險箱子來，就要去開鎖。原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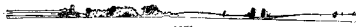
這箱子是專門存放要緊的公文的。金太太道：我要不來和你說話，你就睡到下午三點鐘起來也沒有事。我一來找你，你就要辦公了。金銓又把玻璃缸子上的雪茄拿起，笑道：你說你的，我幹我的，我們兩不妨礙。金太太道：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，我來和你說話，完全是好意。你若不信，我也不勉強要你信。金銓口裏含着雪茄，將兩隻手背在身後，在屋子裏來回的踱着，笑道：你這話，我有點不明白。金太太道：你明白嗎？那就算了。只是我對於你有一個要求，從今天起，請你不必到裏邊去了，就在這邊樓上那間屋子裏安歇。據我看，你身上有點毛病，應該要養週年半載。金銓笑道：就是這事嗎？我雖然寂寞一點，老頭子了，倒無所謂，可是這樣一來，連自己家裏的晚輩，和那些下人，都會疑心我們發生了什麼裂痕。金太太道：決不，決不，決不能夠的。說時，將腳在





第七十四回

地板上，連連踏了幾下。又道：你若不照我的話辦，也許真發生裂痕呢。誰要反對這事，誰就對你不懷好意，我非……金銓笑道：得，就是這樣辦罷。不要拖泥帶水，牽上許多人。金太太冷笑一聲道：你有了我這一個拖泥帶水的，你比請了十個衛生顧問還強呢。你心裏要明白一點。我言盡於此，聽不聽，在乎你。說畢，馬上站起身，就走出他的屋子了。剛剛走出這辦公室的屋子，一到走廊外，就見翠姨打扮得像個花蝴蝶子似的，遠遠的帶着一陣香風，就向這邊來。他一遇到了金太太，不覺向後退了一步。金太太一看，身邊無人，將臉色一正道：他這會子正有公事要辦，不要去打他的攪了。翠姨笑道：我不是去見總理的。今天陳總長太太有電話來，請太太和我去吃便飯。我特意來問一聲，太太去我就去，太太不去我又不懂矩規，我就不去了。金太太本來不高興，





見他這種和顏悅色的樣子，又不好怎樣申斥，便淡淡的答道：「我不去，你要去，你就去罷。」翠姨道：「那我也不去了。」說着話時，閃到一邊，就陪着金太太，一路走到屋裏來，又在金太太屋子裏陪着談了一會話，因大夫瞧玉芬的病剛走，便道：「我瞧瞧他去，病怎麼還沒有好呢？」這就走出來了。先到玉芬屋子裏坐着，聽到清秋這兩天，身體也常是「不好」，又彎到清秋這院子裏來。走進院子，便聞到一種很濃厚的檀香味兒，却是一點聲音也沒有。一掀簾子，只見清秋臥室裏，綠幔低垂，不聽到一些響動，再掀開綠幔，鑽了進去，却見清秋斜靠在沙發上，一手撐了頭，一手拿了一本大字的線裝書，口裏唧唧噥噥的念着。沙發椅旁邊，有一個長腳茶几，上面只放了一個三脚鼎，有一縷細細的青煙，由裏面直冒上空際。看那烟只管突突上升，一點也不亂，這也就覺得這屋子裏



是十分安靜，空氣都不流動的。清秋一抬頭，看見他進來，連忙將書放下，笑着站起來道：「姨娘怎麼有功夫到我這裏來談談？請坐請坐。」翠姨笑道：「你真客氣。以後把這個娘字免了，還是叫我翠姨罷。我比你大不了幾歲，這個娘字我不敢當。說着，拉了清秋的手，一塊兒在沙發上坐下了。因摸着他的手道：「我聽說你身上不大舒服，是嗎？」清秋笑道：「我的身體向來單弱，這幾月來，都是這樣子的。」翠姨拍着他的肩膀，笑着輕輕的道：「你不要是有喜了吧？可別瞞人啦。你們這種新人物，總也不會爲了這個害臊吧？」清秋臉一紅道：「我才不會爲這個害臊呢。我向來就是這個樣子的。」翠姨道：「老七在家，你就陪着老七。老七不在家，你也苦守着這個屋子作什麼？隨便在那個屋子裏坐坐談談都可以，何必老悶着看書，我要學你這樣子，只要兩三天，我就會悶出病來的。」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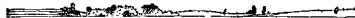
秋笑道：這話我也承認。你是這樣，就會悶成病。可是我要三天不這樣，也會悶成病的。翠姨道：可不是？我就想着，我們這種人，連讀書的福氣都沒有。清秋笑道：你說這話，我就該打，難道我還在長輩面前，賣弄認識字嗎？姨娘，你別看我認識幾個字，我是十二分無用，什麼也不懂，說話也不留心，什麼能說，什麼不能說，全不知道，我有不對的事，姨娘儘管指教我。翠姨對於這些少奶奶們向來不敢以長輩自居的，少奶奶們雖不敢得罪他，可是總不恭維他，現在見清秋對他這樣客氣，心裏反老大的不過意，笑道：我又懂得什麼呢？不過我比你早到金家來幾年，這裏一些人的脾氣，都是知道的，其實這裏的人除了玩的時候，大家不常在一處，各幹各的，彼此不發生什麼關係，你不喜歡玩，更是看你的書去好了。慢說你這樣的聰明人，用不着人來說，就是個傻子，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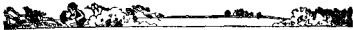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七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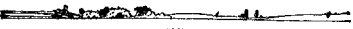
不要緊，不過你也不可以太用功了，大家玩的時候，你也可以湊在一處玩玩。你公公就常說，什麼人是感情動物，聯絡聯絡感情，彼此就格外相處的好的，這話我倒也相信。二十塊底的小麻雀，他們也打的，玩不傷脾胃，聽戲，看電影，吃館子，花錢很有限，而且那是大家互相作東的，你聽我的話沒有錯，以後也玩一個，省得那些不懂事的下人，說你……說到這裏，翠姨頓了一頓，笑了一笑，才接着道：說你是書呆子罷了，也沒有說別的。清秋聽了他的話，自然很感激，也不去追求，是人家僅笑他書呆子，可是要照着這樣辦，越發是向墮落一條路上走。因對他笑道：誰不願玩，可是我什麼玩意兒也不行。那還得要姨娘指導指導呢。翠姨笑道：行哪。你說別的事，我是不在行，若要說到玩，我準能來個雙分兒。清秋道：年輕的人都喜歡玩的，這也不但是姨娘一



個人呀。翠姨却不說什麼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他原以為清秋有病的，所以來看一看，現在見他也不像什麼有病，說了幾句話，也就走了。清秋送着客走了，見宣爐裏香烟，更是微細，添上一點兒小檀條兒。將剛才看的一本書，又拿起來靠着沙發看。但是經翠姨一度來了之後，便不住咀嚼着他說的那幾句話。眼睛雖然看在書上，心裏可是念着翠姨說的話。大概不是因話答話偶然說出的。由此可知自己極力的隨着人意，無所競爭，結果倒是這個主義壞了事。古人所謂有不虞之譽，有求全之毀，這是個明證了。回轉來想想，自己並不是富貴人家的女子，現在安分守己，還覺不忘本，若跟他們鬧，豈非小人得志便顛狂嗎？我只要居心不作壞事，他們大體上總也說不出什麼壞處來，我又何必同流合污？而且就是那樣，也許人家說我高攀呢。他一個人，只管坐



在屋子裏，沉沉的想着，也不知道起於何時，天色已經黑了。自己手裏捧着一本書，早是連字影子都不看見，也不會理會得，實在是想出了神了。自己一想，家裏人因為我懶得出房門，所以說病體很沉重，我今天的晚飯，無論如何，是要到母親屋子裏去吃的。這樣想着，明了電燈，洗了一把臉，梳了一梳頭髮，就到金太太屋子裏來。金太太戴了眼鏡，正坐在躺椅上，看小說，見他進來，放下書本，一隻手扶了眼鏡腿，擡起頭來，看着清秋道：「你今天顏色好些了。我給你一盒參，你吃了些嗎？」清秋笑道：「吃了一些，可是顏色好一些，乃是假的，因為我抹了一些粉哩。」省得他回來一見，就說我帶着病容，金太太笑道：「不要胭脂粉，那也是女子唱高調罷了。其實年輕的人，誰不愛個好兒，你二嫂天天和那些提倡女權的女偉人一塊兒來往，嚷着解放這裏，解放那裏，可是他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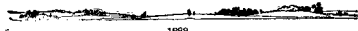
一回出門，也是穿了束縛着兩隻腳的高跟鞋。清秋笑道：我倒不是唱高調，有時爲了看書，或者作事，就把擦粉忘了。說着話時，走近來，將金太太看的一本書，由椅上拿起來，翻了一翻，乃是後紅樓夢。因道：這個東西，太沒有意思，一個個都弄得歡喜團圓，一點回味也沒有。你老人家倒看着捨不得放手。金太太笑道：這書很有趣呀。賈府上不平的事，都給他弄團圓了，熱鬧意思，怪有趣的。所有的紅樓夢後套，什麼續夢，後夢，復夢，圓夢，重夢，紅樓夢影，我全都看過了。我就愛這個。什麼文學不文學，文藝不文藝，我可不管。我就不懂文學是什麼意思，好好的一件事，一定要寫得家敗人亡，那才樂意。清秋可不敢和金太太討論文學，只一笑，便在對面椅子上坐下。金太太道：我就常說，你和老七的性情，應該掉換掉換才好，他一談到書，腦袋就痛，總是玩。你有一點也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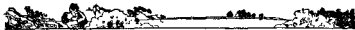


運動，總是看書。清秋道：母親是可以坐着享福的人呢，還要看書，何況我呢。金太太道：我看什麼書，不過是消遣消遣。清秋道：母親是消遣，我又何常不是消遣，難道還想念出書來作博士嗎？我也想找點別的事消遣，可是除了打麻雀，還勉強能湊付一脚而外，其餘什麼玩意，我也不行，不行就沒有趣味的。我看書，倒不管團圓不團圓，只要寫得神乎其神的，我就愛看。金太太笑道：這樣說，我是文學不行，所以看那不團圓的小說，心裏十分難過。我年輕的時候，看小說還不能公開的，爲了看紅樓夢，不知道暗下掉了多少眼淚。你想一個人家，落到那樣一個收場，那是多麼慘呀！正說得這裏，梅麗一掀門簾跳了進來，問道：誰家收場慘，又是求幫助來了。金太太道：我們在這兒談小說，你又想打聽消息和誰報告去做小姐的時候，你喜歡多事，人家不過是說一句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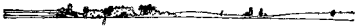
嘴快舌的丫頭罷了。將來做了少奶奶，可別這樣。梅麗皺了眉道：不讓我說話，就不讓我說話，幹嗎提到那些話上面去？金太太望了清秋笑道：做女孩子的人，都是這樣，總要說做一輩子姑娘，表示清高。可是談到戀愛的時候，那就什麼都會忘了，只是要結婚。梅麗不和他母親說話了，却把手去撫弄棹上的一套活動日歷。這日歷是用玻璃罩子罩了，裏面用銅絲繫在機紐上，外面有活紐，可以扭過去，也可以退回來。梅麗撥了那活紐，將裏面的日歷，亂撥了一陣，把一年的日歷全翻過來了。金太太道：你瞧，你總是沒有一下子停不是？梅麗將頭一偏，笑道：你不和我說話，又不許我動手，要我做個木頭人兒，坐在這裏嗎？清秋就站起來，笑着將日歷接過來，一張一張翻回來，翻到最近的日子，翻得更慢了。及至翻到明日，一看附註着陰歷日子，却是二月十二，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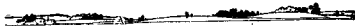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四回

覺失聲，呀了一聲。梅麗道：我弄壞了嗎？你呀什麼？清秋道：不是，我看到明日是花朝了。金太太道：是花朝嗎？這花朝的日子，各處不同，有定二月初八的，有定十二的，有定十五的。明天是陰歷什麼日子。清秋道：是十二，我們家鄉是把這日當花朝的。金太太道：是花朝也不足為奇，為什麼你看到日歷，有些失驚的樣子？清秋笑道：糊裏糊塗，不覺春天過去了一半了。金太太道：日子還是糊裏糊塗，混過去的好。像我們算着日子過，也是沒有事，反而會焦燥起來，倒不如糊裏糊塗的過去，忘了自己是多大年紀。清秋先以金太太盤問起來，倒怕是金太太會問出什麼來。現在他轉念到年紀老遠的問題上去，把這事就牽扯開了。大家吃過晚飯，清秋却推有東西要去收拾，先回房去，在路上走着，却碰到大姐阿囡，清秋便叫他到自己房裏來，因問道：我聽說你在這個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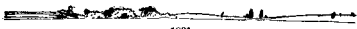
內，要回上海去，這話是真的嗎？阿囡微微一笑，將身子連忙掉了轉去。手掀了簾子，作要走的樣子。清秋扯着他的衣裳道：「傻子，回來罷。我並不是和你開玩笑，有正經話和你說呢。因為你若是真回南去的話，我倒有些事，要託你辦，所以我把你拉住，好問幾句話。」阿囡聽他如此說，就轉回身來，望着清秋微笑道：「我也是這樣說，你不至於和我開玩笑哩。」清秋將他按了一按，讓他在沙發上坐下，又倒了一杯茶遞給他。阿囡見他倒茶，以為他是自己喝，及至一伸手過來，連忙站起來，兩手捧着，呵了一聲道：「那還了得！折煞我了。」清秋笑道：「你這叫少見多怪，你不是伺候我的人，我順手遞一杯茶給你喝，你就受折。你不過窮一點兒，在我家幫工，又不是晚輩對着長輩，折什麼呢？」阿囡笑道：「七少奶奶，你這話和二少奶奶常說的一樣。可是要論到你這樣客氣，他可沒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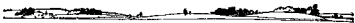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四回

做出來呢。清秋道：他爲人的確是很講平等的，不過因爲你少和他接近，你若是常和他在一處，他自然也和我這樣的客氣了。二人談了一陣子清秋就問到他的生辰上去，又問這些少奶奶過生日平常是怎樣的辦法呢？阿囡道：也無所謂辦法，大家鬧一陣子，吃吃喝喝，回頭聽聽戲罷了。清秋道：除此以外，沒有別的樂子嗎？阿囡道：這也就夠了，還有什麼鬧的呢？七少奶奶是什麼時候生日？清秋昂着頭想了一會，微笑道：早着哩。阿囡道：我彷彿聽到說是春天似的，春天都快過完了，怎麼還遠着呢？清秋微笑，又想了一想道：也許要等着明年了。阿囡道：啊！你把生日都瞞着過去了，那可了不得。清秋笑道：這也無所謂了，不得不過省事罷了。阿囡又談了一會，見清秋並沒有什麼事，又恐怕敏之潤之有事，便起身走了。回房之後，他姊妹二人寫信的寫信，看書的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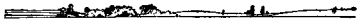
書都沒有理會到他。次日吃午飯的時候，阿囡在一邊陪着閒話。談到清秋真是講平等。潤之笑道：你和他向無來往，怎麼好好的和他宣傳起來了？阿囡便說，並不是無緣無故的，就把昨晚上的事細述了一遍。潤之道：這可怪了，他好好的把你叫了去，又沒有什麼事，不過和你閒談幾句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敏之道：據我想，一定是他有什麼事情要問，又不好意思說出來，於是就叫阿囡去閑談，以便順便將他口風探出來，你看對不對？潤之道：我想起來了，清秋的生日不是花朝嗎？今天陰歷是什麼日子呢？敏之道：我也彷彿記起花朝。那就是今天了。阿囡道：怪不得我問他是那天的生日，他就對着我笑，先不肯說，後來才說早過去了。我看那神氣就很疑心的，倒不料就是今天。潤之道：我先去瞧瞧，他在作什麼。說着，馬上吃了飯，跟着淨了手臉，就到清秋這邊院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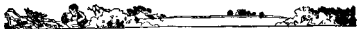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七十四回

裏來。走過轉廊，屋子裏還是靜悄悄的，寂無人聲。潤之以爲是還在金太太屋子裏吃飯，不曾回屋子，正待轉身，却聽到清秋屋子裏一陣吟哦之聲，達於戶外，這正是清秋的聲音，於是停了脚步，聽他念些什麼。可是清秋這種念書的調子，是家傳的，還是他故鄉的土音，因之潤之站在外面聽了一會子，一個字也聽不出來。還待要聽時，老媽子却在下房看見了，早叫了一聲六小姐，潤之只得一掀簾子，自走進房去。清秋站着在收拾窗戶前橫桌上的紙筆，笑道：六姐靜悄悄的就來了，也不言語一聲。潤之指着他笑道：言語一聲嗎？我要罰你呢。清秋道：你罰我什麼呢？潤之道：你手裏拿些什麼稿子，只管向抽屜裏亂塞。清秋將手上的稿子，一齊塞進去了，然後將抽屜一推，便關合了縫。笑道：沒有什麼可研究的價值，我是一個人坐在屋子裏無聊，瞎塗了幾句詩。潤



之走過來，笑着將他一拉，向沙發上一推，笑道：你一個小人兒，可別和我講打，要打，你是玩不過我的。清秋根本就未曾防備到，他會扯上一把的，所以他一拉一推，就讓他拉開了。潤之也不徵求他的同意，扯開抽屜，將稿子一把拿在手裏，然後向身後一藏，笑問道：你實說，是能看不能看的呢？若是能看的，我才看。不能看的，我也不胡來，還給你收起。清秋笑道：我先收起來，不是不給你看，因為寫得亂七八糟的。你要看就看，可別見笑。潤之見他如此，才拿出來看。原來都是仿古雲箋，欄着細細直橫格子，頭一行，便寫的是花朝初度。潤之雖是個新一點的女子，然而父親是個好談中國舊學的。對於詞章也略為知道一點，這分明是個詩題了。初度兩個字，彷彿在那裏念過，就是生日的意思。因問道：初度這兩個字怎麼解？清秋道：初度就是初次過，這有什麼不懂的。



潤之也不敢斷定初度兩個字就是生日，他說初度就是初次過，照字面也很通順的，就沒法子再追問他，且先看文字。清秋道：你不要看了，那是零零碎碎的東西，你看不出所以然來的。潤之且不理會，只看他寫的字。只見頭一行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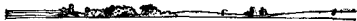
錦樣年華一指彈，風花直似夢中看，終乖鸚鵡貪香稻，博得鮎魚上竹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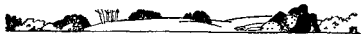
那鸚鵡一句，已是用筆圈了一路圈兒，字跡只模糊看得出來。第二行是：

不見春光似去年，却教春恨勝從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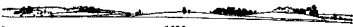
這底下又沒有了。第三行寫的是：

百花生日我同生，命果如花一樣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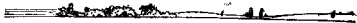


潤之叫起來道：這兩句我懂了。這不是明明說着你是花朝過生日嗎？只是好好的過着生日，說這樣的傷心話，有點不好吧？清秋道：那也無所謂。舊詩人都是這樣無病而呻的。潤之道：你問我要罰你什麼，我沒有拿着證據，先不敢說，現在可以說了，你今天的生日，爲什麼一個字也不吐露出來，怕我們喝你一杯壽酒嗎？清秋道：散生日過去了就過去了，有什麼可說的？潤之道：雖然是散生日，可是到我們金家來的第一個生日，爲什麼不熱鬧熱鬧呢？你不說也罷了，老七這東西也糊塗，爲什麼他也和你保守祕密？清秋鼻子微微哼了一聲，淡淡的笑道：他忙着哩，那裏還記得這個不相干的事？潤之看他這種神色，知道燕西把清秋的生日忘了。雖明明知道燕西不對，然而無如是自己的兄弟，總不好完全批評他不對，因道：老七這種人，就是這樣，絕對不會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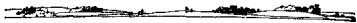


正經事放在心上的。清秋道：過散生日，這也不算什麼正經事，不過他有兩天不見面了，是不是還記得我的生日，我也無從證明。潤之道：兩天沒有見着他，難道晚上也沒有回家來嗎？清秋想了一想，笑道：回來的，但是很晚，今天一早，他又出去了。這話你可以不要告訴兩位老人家，我早是司空見慣的了！潤之道：你願意替他遮掩，我們還有替他宣佈的道理嗎？不過你的生日，我們不知道也就算了。我們既然知道，總得熱鬧一下子才好。清秋連搖手道：那又何必呢？就算今天的生日，今天也過去大半天了。潤之道：那不成，總得熱鬧一下子。說着，將稿子丟了下來，就向外面跑。清秋想要攔阻，也來不及了。潤之走回房去，一拍手道：可不是今天生日嗎？敏之道：你怎知道，他自己承認了嗎？潤之就把來看證據的話說了出來。因道：那張稿上，全寫的是零零碎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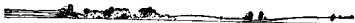


的句子，可想他是心裏很亂。你說要不要告訴母親去？敏之道：他寫些什麼東西不必說了，至於他的生日，當然要說出來。他心裏既然不痛快，大家鬧熱一下，也給他解解悶。潤之笑道：我這們大人，這一點事都不知道，還要你先照應着哩。說着，便向金太太屋子裏來。金太太斜斜的躺在沙發上，看着梅麗拼益智圖，梅麗將一本圖樣，放在桌上，手上拿着十幾塊大小木板，只管拼來拼去，一心一意的，對着圖書出神。潤之笑道：我瞧這樣子，大概大家都無聊得很，我現在找一個有趣味的東西，大家可以樂一陣子了。梅麗站起來，怕着胸道：你這冒失鬼，真嚇我一大跳，什麼事，大驚小怪。潤之向他笑道：你這會打聽新聞的人，要宣告失敗了。清秋是今天的生日，你怎麼會沒有打聽出來？梅麗一拍手，哦了一聲道：我想起來了，怪不得昨日他見日歷發楞哩，這明明是





想起生日來了。金太太也道：他昨日吃飯的時候，提到過花朝來的。原來花朝是他的生日，這孩子就是這個脾氣不好，過於守祕默了，這也不是什麼不能告人的事，爲什麼守着祕密呢？日子過了半天去了，找什麼玩意呢，到賬房去拿兩百塊錢，由你們大家辦去罷。他是到我們金家來的第一個生日，冷淡了他，可不大好。梅麗笑道：喝壽酒不能安安靜靜的喝，找個什麼下酒哩。說到這裏，燕西由外面嚷了進來，問道：喝誰的壽酒，別忘了我啊？他這一說，大家都向他笑。正是：粗忽恆爲心上事，疏慵轉是眼前人。



原书空白页

第七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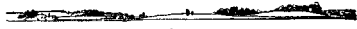
日半登樓祝嘏開小宴

酒酣謝席赴約賞濃裝

却說燕西問起誰過生日，大家向他發笑，他更是莫明其妙，因道：「大家都望着我作什麼，難道我這句話說錯了嗎？」金太太正色道：「阿七，你整天整晚的忙些什麼？」燕西笑道：「你瞧，好好的說着笑話，這又尋出我的岔兒來了。」金太太道：「我找你的岔兒嗎？若是像你這樣的瞎忙，恐怕將來連自己姓甚名誰都忘了。你自己媳婦的生日，你不記得，倒也罷了，怎麼連人家說起來了，你還是不知道？你兩個人不像平常的小兩口兒，早是無話不說不談的，難道那一天的生日，都沒有和你提過嗎？」燕西伸起手來，在自己頭上輕輕的拍了一下，笑道：「該打，今天是他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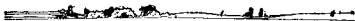
生日，我全忘了。他倒不在乎這個，忘了就忘了，可是我們那位岳母冷老太太，今天一定在盼這邊的消息，等到現在，音信渺然，他一定很奇怪。我瞧瞧去，他在作什麼事。說着，掉轉身子，就向自己屋子裏來。一掀簾子，便嚷道：人呢？人呢？清秋答在這兒。燕西聽他聲音，在臥室後面浴室裏，便笑問道：我能進來嗎？清秋道：今天怎麼這樣客氣，請進來罷。燕西走了進去，只見他將頭髮梳得溜光，似乎臉上還微微的抹了一點胭脂，那白臉上，猶如喝酒以後，微微有點醉意一般。因笑道：除了結婚那一天，我看見你抹胭脂，這還是第一次呢！今天應該喜氣洋洋的。這樣就好。清秋笑道：今天爲什麼要喜氣洋洋的，特別一點嗎？燕西深深的點了一個頭，算是鞠躬。笑道：這是不對，你到我家來第一個生日，我會忘了。昨晚晌我就記起來了的，偏是喝的醉得不成個樣子，我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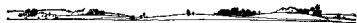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五回

也不好意思來見你，就在外面書房裏睡了。今天起來，又讓人家拉去吃小館子，剛剛回來，一進門我心裏連說糟了，怎麼會把你的生日都忘了呢？你是一定可以原諒我的，只是伯母那裏，也不知道你今天熱熱鬧鬧的過着呢？也不知道是冷冷清清的過着？所以我急於來見你，問問你看要怎麼樣的通知你家裏。你覺得我這話說的撒謊嗎？清秋笑道：什麼人也有疏忽的時候，我一個散生日，並不是什麼大事，這一程子我又沒和你提過，本容易忘記的，何況你一進門就記起來了，究竟和別人的關係是不同，不要說別的，只這幾句話，我就應該很感激你的了。燕西一伸手握住清秋的手，一隻手拍着他的肩膀，笑道：你這一句話，好像是原諒我，又像是損我，真教我不知道要怎樣答覆你好。本來我自己不對。清秋道：你別那樣說，我要埋怨你就埋怨幾句，





旁敲側擊損人的法子，我是向來不幹的。這是我對你諒解，你倒不對我諒解了。燕西點着頭笑道：是是是，我說錯了。這時候要不要我到你家去通知一聲呢？清秋笑道：你今天真想得很週到，最好是自己能回家一趟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我要回去，反是說我矯情了。燕西道：你偷去一趟，也不要緊，不過時候不要過多了，省得大家盼望壽星老。清秋搖搖頭道：你作不了主，等我見了母親問上一問再說罷。正說到這裏，只聽得院子裏一陣嚷着拜壽拜壽，壽星老那裏去了？清秋聽說，連忙迎到外邊來，這裏除了敏之姊妹，還有劉守華，都擁了進來，劉守華雖是年長，然而他是親戚一邊，可以不受拘束的開玩笑。因笑道：這事老七要負一大半責任，怎麼事先不通知我們？這時候要我們預備壽禮都來不及。清秋笑道：這不能怨他，原是我保守祕密的。我守祕密，就



因爲十幾歲的人，鬧着過生日，可是有點寒憎。敏之道：這話可就不然，小孩週歲作壽，十歲也作壽，十幾歲倒不能作壽嗎？清秋道：那又當別論，因爲週歲是歲之始，十歲是以十計歲之始，是一個紀念的意思。梅麗笑道：文謔謔的，你真够酸的了。媽正等着你，問你要什麼玩，走罷，我們還要樂一陣子呢。說着，拉了清秋的手向外就跑。清秋笑道：去就去，讓我換一件衣服。這句話說出來，自己又覺得不對，這更是裝出一個過生日的樣子了。梅麗笑道：對了，壽星婆應該穿得齊齊整整的，穿一件什麼衣服，挑一件紅顏色的旗袍子穿，好嗎？本來已是將清秋簇擁到走廊子上來了，於是復又簇擁着他回房去。清秋笑道：得了，我也用不着換衣了。剛才說着玩的。你想，真要換新衣服，倒是自己來作壽，豈不是笑話嗎？而且見了母親，也不大方便。梅麗究竟老實，就聽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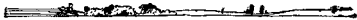


話，又把他引出來。大家到金太太屋子裏，金太太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太守緘默了。自己的生日，縱然不願取個熱鬧，也該回去看看你的母親。我拿我自己打比，娘老子對於兒女的生日，那是非常注意的。說到這裏，抬頭一看清秋臉上頭上，笑着點了點頭道：「原來你是預備回家去的，這也好。你先回家去罷，這裏讓大家給你隨便的湊些玩意兒，你早一點回來就是了。若是親家太太願意來，你索性把他接了來，大家玩玩。清秋聽他如此說，覺得這位婆婆，不但是慈祥，而且十分體貼下情，心中非常的感激，便道：「我正因為想回去，打算先來對母親說一聲，母親這樣說了，我就走了。」金太太道：「別忙，問問家裏還有車沒有，若有車，讓車子送你回去。」燕西道：「有的，剛才我坐了那輛老車子回來。說了這句，覺得有點不合適似的，就向清秋看了一眼。清秋對於這一層，倒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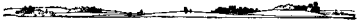


甚注意，便道：好極了，我就走罷。燕西也十分湊趣，就道：你只管回家罷，這裏的事，都有我和你張羅。清秋道：你不阻止大家，還和我張羅熱鬧嗎？燕西笑道：你去罷，你去罷，這裏的事，你就不必管，反正不讓你擔受不起就是了。清秋聽了他如此說，這才回房換了一件衣服，坐了汽車回家去。到了門口，汽車喇叭只一響，冷太太和韓媽，早就迎了出來。韓媽搶上前一步，攙着他下了汽車，笑道：我就猜着您今天要回來的。太太還說，不一定呢。金家人多，今天還不留着 he 鬧一陣子嗎？我正在這裏盼望着，你再不回來，我也就要瞧你去了。冷太太道：依着我，早就讓他去了，倒不料你自己果然回來。三個人說着話，一路進了上房，韓觀久提着嗓子，在院子裏嚷起來道：大姑娘，我瞧你臉上喜氣洋洋的，這個生日，一定過的不錯。大概要算今年的生日，是最歡喜了。清秋道：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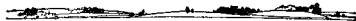
啊，我歡喜你還不歡喜嗎？說着話，隔了玻璃向外張望時，只見韓觀久樂的只用兩隻手去搔着兩條腿，韓媽也嘻嘻的捧了茶來，回頭又打手巾把。清秋道：乳媽，我又不是客，你忙什麼。現在家境寬裕一點了，舅舅又有好幾分差事，家裏就雇一個人罷。冷太太道：我也是這樣說呀。可是他老夫妻倆都不肯，說是家裏一共只有四口人，還有一個常不落家的，雇了人來，也是沒事，我也只好不雇了。清秋道：雖然沒有什麼事可作，但是家裏多一個人，也熱鬧一點子，都不更好嗎？說着話時，韓媽已在外面屋子裏端了一大盤子玫瑰糕來。笑道：這是我太太兩個人做的，知道你愛吃這個，給你上壽呢。他將盤子放在桌上，却拿了一片糕遞給清秋手上，笑道：若是雇的人，也能作這個嗎？我們自己作東西，雖是累一點，倒也放着心吃。清秋吃着玫瑰糕，只是微笑。冷太



太道：你笑什麼，你笑乳媽給你上壽的東西太不值錢嗎？清秋道：我怎麼說這東西不值錢，你猜得是剛剛相反，我正是愛吃這個呢。我歇了許久沒有看見這種小家庭的生活，今天回來，看見家裏什麼事都是自己來，非常的有趣。我想到從前在家裏過的那種生活，真是自然生活。而今到那種大家庭去，雖然衣食住三大樣，都比家裏舒服，可是無形中受有一種拘束，反而，反而……說到這裏，他只將玫瑰糕咀嚼微笑。韓媽道：喲！我的姑奶奶，你怎說出這種話來了呢？我到了你府上去過幾次，我真覺得到了天宮裏一樣。那樣好的日子，我們住一天半天，也是舒服的，何況過一輩子呢？我倒不明白，你反是不相信那種天宮，這不怪嗎？冷太太道：在家過慣了，突然掉一個生地方，自然有些不大合適，由做姑娘的人，變到做少奶奶，誰也是這樣子，將來你過慣了，也



就好了。清秋笑道：媽這話還只說對了一半，有錢的人家，和平常的人家，那種生活，可是兩樣呢。說到這裏，笑容可就有點維持不住。便借着將糕拿在手上看，了幾看，又復笑道：可真是比平常家裏有些不同，又乾淨，又細緻，這樣就好，只要我受用就得了。金家那些小姐少奶奶們，這一下午，可不知要和我鬧些什麼。說完了這話，又坐下來說笑。冷太太道：既是你家裏很熱鬧，你就回家熱鬧去罷。人家都高高興興的，給你上壽，把一個壽星翁跑了，可也有點不大好。清秋道：媽，你記得嗎？去年今日，我還邀了四五個同學在家裏鬧着玩呢。今年我走了，我想你一個人太寂寞，你也一路跟我到金家去玩玩好嗎？冷太太道：等一會，你舅舅就要回來，他一回來，就要開話匣子的，我不會寂寞。再說和你在一處鬧着玩的，都是年輕的人，夾我一個老太婆在裏面，那有什麼





第七十五回

意思？我能那樣不知趣，夾在你們一處玩嗎？清秋一想這話也對，看看母親的顏色，又很平穩，不像心中有什麼傷感，這也就不必再勸了。又坐了一會，回來共有兩小時之久了，心想對於那邊怎麼樣的鋪張，也是放開不下，因笑道：這玫瑰糕是我的，我就全數領收了，帶回去慢慢的吃罷。韓媽笑道：是呀。我們這位姑爺就很愛吃這個呢。說着，就找了一張乾淨紙來，將一碟玫瑰糕都包起來了。冷太太和韓媽也都催着清秋早些回去，清秋站着呆了一呆，便走到裏面屋子裏去，因叫着韓媽送點熱水洗手，趁着冷太太不在面前，輕輕的道：乳娘，我有點事託你，請你過兩三天到我那裏去一趟。可是你要悄悄的去，不要先說出來。韓媽連連點着頭，說是知道了。清秋見韓媽的神氣，似乎很明白，心裏的困難，覺得爲之解除了一小部分。這才出門上汽車回家，只是一



到上房，大家早圍上來嚷着道：壽星回來了，壽星回來了。也不容分說，就把他簇擁到大客廳樓上去。樓上立時陳設了許多盆景，半空懸了萬國旗和五彩紙條，那細紙條的繩上，還垂着小紅綢燈籠。正中音樂台掛了一副絲繡的麻姑騎鹿圖，前面一列長案，蒙上紅緞桌圍，陳設了許多大小錦匣，都是家中送的禮，立時這樓上擺得花團錦簇。清秋笑道：多勞諸位費神，佈置得真好真快，但是我怎樣承受得起呢？因見燕西也站在人叢中，就向燕西笑道：我還託重了你呢！怎麼讓大家都給我真陳設壽堂起來？燕西道：這都是家裏有的東西，鋪陳出來，那算什麼，可是這些送禮的給你叫了一班大鼓書，給你唱落子聽呢。說着手向露台上一指。清秋向露台上看時，原來是列着桌椅，正對了這樓上，桌上擺了三絃二胡，桌前擺了鼓架，正是有鼓書堂會的樣子。因笑道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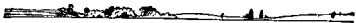
你們辦是辦得快，可是我更消受不了。我怎樣的來答謝大家呢。燕西笑道：這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已經叫廚房裏辦好幾桌席面，回頭請大家多喝兩杯就是了。說時，佩芳和慧厂也都來了，一個人後面，跟隨着一個乳媽抱着小孩。佩芳先笑道：七嬭上坐呀，讓兩個小侄子給你拜壽罷。兩個乳媽聽說，早是將紅綢小褥子裏的小孩，向清秋蹲了兩蹲，口裏同時說着給您拜壽。佩芳也在一邊笑道：雖然是乳媽代表，可是他哥兒倆，也是初次上這樓，參加盛典，來意是很誠的呢。清秋笑着，先接過佩芳的孩子，吻了一吻，又抱慧厂的孩子吻了一吻。當他吻着的時候，大家都圍成一個小圈，將兩個孩子圍着。梅麗笑着直嚷：你瞧這兩個小東西，滿處瞧人呢。只這一聲，就聽到有人說道：你們這些人一高興，就太高興了，怎麼把兩個小孩子也帶出來了呢？這地方



這多人，又笑又嚷，仔細把孩子嚇着了。大家看時，乃是金太太來了。燕西笑道：這可了不得，連母親也參加這個熱鬧了。金太太道：我也來拜壽嗎？你這壽星公當不起吧？我聽說兩個孩子出來了，來照應孩子的。燕西笑道：你老人家這話漏了。兒子受不住，特意的來瞧孫子，孫子就受得住嗎？說畢，大家哄堂一笑。金太太連忙揮着乳媽道：趕快抱孩子走罷。這裏這些個人，這麼點兒大的孩子，那裏經得住這樣嘈雜呢？兩個乳媽目的只是在拜這個壽，領幾個賞錢。壽是拜了，待一會兒，賞錢自然會下來的，這就用不着在這裏等候了。因之他們也就笑着抱孩子走了。只在他們走後，樓下就有人笑了上來道：這可了不得，連這點兒大的小孩子，都把壽拜過去了。你瞧你還不會出來呢。大家一看，原是玉芬到了，當時玉芬走上前握了清秋的手，一定要他站在前面，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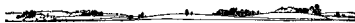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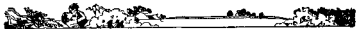
裏笑道：賀你公母倆千秋。清秋笑道：三嫂，你這樣客氣，我怎樣受得了？有個嫂嫂給弟婦拜壽的嗎？玉芬笑道：這年頭兒平等啦。清秋看他眉飛色舞，實實在在是歡喜的樣子。便道：道賀不敢當，回頭請你唱上一段罷。玉芬道：行，上次老七作壽，我玩票失敗了，今天我還得來那齣武家坡，說時望了大家一笑。清秋心裏，好生疑惑，他鬧了大虧空之後，病得死去活來，只昨天沒有去看他，怎麼今天完全好了，而且是這樣的歡喜。向來他是看不起人的，今天何以這樣高興和親熱，這真是奇怪了。難道自己的生日，還會引起他的興趣嗎？那倒未必。不但清秋是這樣想，這壽堂一大部分人也這樣想，他前兩天如喪家之犬一般，何以突然快樂到這步田地呢？不過大家雖如此想，也沒法問了出來，都擱在心裏。這舞廳上，已經安設了一排一排的椅子，一張椅子面前一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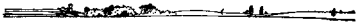


茶點，燕西笑着，請大家入座，一面就有聽差將大鼓娘由露台下平梯上引上來。佩芳慧厂是初出來玩，玉芬又高興不過，他都願聽書，其餘的人也就沒有肯散的，燕西一班朋友，有按着電話的，也都來了，所以也有一點小熱鬧。到了晚上吃壽酒的時候，臨時就加了五席，家裏人自然沒有不到的。這其間却只有鶴蓀在酒席上坐了一半的時候，推着有事下了席。女賓裏頭的烏二小姐，正坐在壽星夫婦的一桌，回過頭來，一看鶴蓀要走，便笑道：二爺，我有一件事托你，說着走近前來道：我有一個外國女朋友，音樂很好，還會幾種外國語，有什麼上等家庭課，請你介紹一兩處。鶴蓀說着可以，走出了飯廳外，烏二小姐又覺着想出了一句什麼話要追加似的，一直追到走廊上回頭望了一望，低低的笑道：你們老七知道嗎？鶴蓀道：大概知道吧？但是回頭怕要打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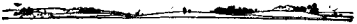


牌，他未必走得開。烏二小姐道：你先去，我就來，你和他們說，我決不失信的。說畢，忽忽又歸座了。只說到這裏，那邊桌上，已有人催烏二小姐喝酒，便回座了。鶴蓀輕輕悄悄的走到外邊。今天家裏的汽車，都沒有開出去，就吩咐金榮，叫汽車夫開一輛車到曾小姐家裏去。汽車夫們坐在家裏，是找不着外花的，誰也願意送了幾位少爺出門，不是牌局，便是飯局，總可以得幾文。而今又聽說是到曾小姐家去，更是樂大發了。鶴蓀溜出大門，坐上汽車，就直上曾美雲家來。原來曾美雲和家庭脫離關係的，自己在東城另覓了一重帶着濃厚洋味的房子，一人單獨住家。屋子裏除了幾個不甚相干疏遠親戚而外，其餘就是僕役們。他在這裏，無論怎樣交際，也沒有人來干涉他。有些男朋友，以為他這裏，又文明，又便利，也常在他這裏聚會。鶴蓀和曾美雲的感情，較之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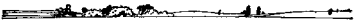


常人，又不同一點，有時竟可借他這地方請客，客請多了，曾美雲多次作陪，也不能不回請一次。今晚這一會，就是曾美雲回席，除了幾位極熟的女朋友而外，還有兩位唱戲的朋友，約了今晚，大家小小同樂一宿。鶴蓀在三日前就定好了，今天的日期，不料突然發表出來，却是清秋的生。在情理上固然是非到不可，同時也覺得不到，又很露形跡，所以勉強與會，吃了半餐飯。這邊曾美雲也早已得了他的消息，好在這些朋友，一來各家都有電話，二來他們並不怕晚，所以都通知了一聲，約着十點鐘才齊集。鶴蓀吃了半餐就跑了出來，不過九點鐘剛剛過去，還要算他來得最早。他一下汽車，只見裏面屋子裏電燈，接二連三的一齊亮着，很像是先沒有客到的樣子，所以他走到院子裏便笑道：我總以為來得最晚呢，原來倒是我先到。隔着紗窗，就看見曾美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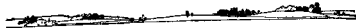


嫵嫵婷婷的由裏面屋子裏，走到外面客廳裏來。等到鶴蓀上了走廊下的石階，他就自己向前推着那鐵紗門，來讓鶴蓀進去。鶴蓀望了他笑道：你這樣客氣，我真是不敢當。曾美雲等進來了，也不說什麼，就一伸手，在他頭上取下帽子，一回手交給了老媽子。鶴蓀見他穿了綠綢新式的旗衫，袖子長齊了手脈，小小的束着胳膊。衣服的腰身，小得一點空幅沒有，胸前，高高的突起兩塊。這綢又亮又薄，電燈下面一照，衣服裏就隱約托出一層白色。這衣服的底襟，長齊了脚背，高跟皮鞋移一步，將開岔的底擺踢着有一小截飄動。他在左擺上面，又垂着一掛長可二尺的穗子，上面帶着一束通草藤蘿花，還有一串小葡萄，走起來哆哩哆唆，倒有個熱鬧意思。鶴蓀不由得先笑了。曾美雲見鶴蓀老是笑嘻嘻的望着他，便笑問道：什麼事，你今天這樣的樂，老是對着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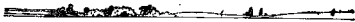


笑。鶴蓀笑道：我看你這一身，美是美極了，不過據我看來，也有些累贅似的，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？曾美雲道：這就太難了。我常穿西服，你們說我過於歐化，失去東方之美。我穿着中國衣服，又說太累贅了，到底是那一種的好呢？鶴蓀道：這話還是不對。中國衣服有的是又便利又好看的。這種衣服，我敢說渾身上下都受了一種束縛。而且還有許多不便。說着，向曾美雲微微一笑。正燃了一枝煙捲抽着，於是唧了煙捲，斜靠在沙發上，望了曾美雲。他瞟了鶴蓀一眼道：你這人是怎麼了？總說不出好的來。說着，挨了鶴蓀，也就在沙發上坐下。笑着道：你說你說，究竟是那一點不便利？你自己不望好處着想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鶴蓀道：我就指點出幾種壞處來，譬如手胳膊上癢，你可沒有法子搔，用手作事，如下水洗手之類，不能不小心。這衣服下擺是這樣小，雖然四





角開了岔口，總不像短旗袍，光着兩腿，可以開大步。上起高台階，自己踏着衣服，也許摔你一個跟頭。再說如今講曲線美，兩條玉腿，是要緊的一部份，長旗袍把腿遮了起來，可有點開倒車。曾美雲笑道：據你這樣說，這種最時新的衣服，倒是一個錢不值。鶴蓀道：衣服不管他時新不時新，總要合那美觀和便利兩個條件。若是糊裏糊塗的時新，究竟是不久就會讓人家來打倒的。曾美雲笑道：這樣時新的衣服，我還做的不多，要說打倒的話，我很願意這種衣服先倒，因為大袖子短身材的衣服，我還多着呢，我自然願意少數的犧牲。只說到這裏，院子外就有人接着嘴說道：要犧牲誰呀？無論站在那一方面說，我都是少數的，不要將我犧牲了。鶴蓀聽了這話，向外問道：噫！這不是老五。外面答道：是我呀。你料想不到今晚來賓之中，有我這樣一位吧？說着話，這人已





是由外面推了門進來，就是上次燕西和曾美雲所討論有曲線美相片的那個李倩雲小姐。他手上搭着一件紫色夾斗篷，身上穿了一件對襟半西式的白褂子，袖口比兩脅長出二三寸。下面穿着猩猩血的短襦裙，其長不到一尺。上面兩條光胳膊，下面兩條絲襪子裹着大腿，都是圓圓溜溜的。鶴蓀因他說了猜不到我吧，這裏面言中有物，不好意思把這話追下去說了，便笑道：這孩子真是，只要俏，凍得跳。爲什麼這樣早的時候，你就穿着這樣露出曲線美的衣服？李倩雲還不曾答覆，曾美雲便笑道：你這人怎麼這樣說話？我穿了這長袖子的衣服，你說是不好，人家穿了短衣服，你又說不好。鶴蓀道：我並不是說不好，不過我覺得這樣太薄一點罷了。說時，便伸手撈住李倩雲的胳膊，笑道：你摸着我的手，我涼不涼，你還不知道嗎？說時，也就向他身一挨坐下，



擠着下去。曾美雲是坐在鶴蓀右邊，他就在鶴蓀左邊，將頭靠在鶴蓀肩膀上，臉一偏望着曾美雲笑道：我這樣，你討厭不討厭？說畢，昂着頭，眼睛又向鶴蓀一溜。曾美雲道：老五，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李倩雲將嘴對鶴蓀一努，笑道：他不是你的嗎？我們朋友太親熱了，與你友誼有礙吧？曾美雲道：你這話就自相矛盾，你既然承認是你的朋友，又說恐礙了我的友誼，分明大家都是朋友了。朋友和朋友親熱，與別個朋友有什麼相干？二爺又怎能夠是我的呢？李倩雲道：雖然都是朋友，可是朋友也要分個厚薄呀。曾美雲道：我和二爺很熟，這是我承認的，但是你和二爺熟的程度，也不會在我以下。我就是聽到人說，關於和二爺交朋友，你我發生了誤會。我想這是那裏的話？誰也不能只交一個朋友哇。所以我今天請客，非把你請到不可，表示我沒有什麼成見。李倩



雲笑道：惟其是這樣，所以你一請，我今天就來，我要有成見，今天我也是不會到的了。鶴蓀笑道：你二位不必多說了，所有你們的苦衷，我都完全諒解。李倩雲將右手伸出，中指按住大拇指，中指打着掌心，拍的一下響。在這響的中間，眼睛斜望着鶴蓀道：反正你不吃虧，你有什麼不諒解的呢？鶴蓀伸着手，將他的大腿，拍了幾下，笑道：瞧你這淘氣的樣子。曾美雲笑道：你們倆在這裏蘑菇罷。說畢，他就起身入室去了。鶴蓀和倩雲，都以爲他果真有事，這也就不跟着去問。過了一會兒，他走了出來，却是煥然一新，原來他也照着李倩雲的裝束，換了一身短袖、短袖的西服出來。鶴蓀本想說兩句俏皮話，轉身一想，那或者有些不好意思，也就向他一笑而已。

